



過去的二十年，各位已奠定了事業的基礎，未來的歲月，必將有更輝煌的成就。師大的校譽，當可由於各位對社會所作的卓越貢獻而日益增高。盡其在我，隨分報國，願與社教系各畢業校友共勉之。

劉真

民國九十四年四月

目 錄

劉校長題詞·····	扉頁
孫主任祝詞·····	一
永恒的社教系·····	二

師長贈言·····	一七
四八級之頁·····	四〇
二十年前群影·····	四二
級友漫筆·····	四六
二十年後重聚·····	八八
追憶老友·····	九六
系友會成立·····	一〇二
歷屆系友的話·····	一〇六
社會教育學系大事記·····	一三八
四八級同學通訊錄·····	一四九
編後·····	一五三

祝詞

孫邦正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成立於民國四十四年秋季。自民國四十八年第一屆結業生進入社會以後，今已屆二十周年。每年均有結業生五十餘人出而應世。各同學均能發揚教育專業精神，堅守崗位，服務社會，卓著成績，令人欣慰。

回憶社教系創立之初，筭路藍縷，幸賴系內諸同仁和衷共濟，同心協力，熱心教學；而諸同學亦能潛心向學，進德修業，為社教系樹立一個新的風格。諸同學畢業以後，在工作崗位上復能發揮其誠樸、勤勉、謙虛、踏實之學風，以致卓然有所表現，並獲致社會人士之讚譽，使此一新成立之學系，為社會人士所欣賞，要皆諸系友辛勤工作之成果。

社會教育學系雖然分為社會工作、新聞、圖書館學等三組，然其旨趣均在以教育方式，從事社會文化與心理之建設，以促成三民主義建國理想之實現。誠如先總統 蔣公所說：「我們要建設民生主義社會，必須把成人教育當作教育的主流來辦理。」因為學校教育有種種條件的限制，只能施於社會中的一部分人士；若要做到全民教育，終生教育的理想，使社會成為一個大學校，讓每個人都能夠「活到老，學到老」，那麼，就要靠社會教育力量了。所以，我們懷於對國家社會所負的重責大任，今後當發盡努力，從事於社會文化建設的工作。

今當系友紀念特刊印行之際，爰誌數語，聊表祝賀之意。

民國六十八年七月一日



永 恒 的 社 教 系

一一一



→ 社 會 教 育 系 辦 公 室 外 景

縱使時光飛逝，梵音依然喧唱
在你的面前
不知穿梭過多少狂狷小子
近了
遠了
且成來了

初夏，朗麗的陽光灑滿了大地，環繞着教育學院的青翠樹上，披了一層亮閃閃的金衣。校園小徑上，孫邦正教授飄白的頭髮，散放著慈祥的銀色光芒。

光智橋畔，幾個穿著學士袍的社會教育系學生在捕捉鏡頭，為大學四載黃金年華，留下可以展示的紀念。孫教授越過他們，望著一張張神采飛揚、充滿愉悅的年輕臉龐，他心裏又快樂又感慨！

又要送出一批大孩子了。二十年前送出校門的學生，如今都已一個個家成業立了，孫教授的兩鬢也添上了銀絲。二十年，雖已悠悠流逝，但是社會教育系却在他的呵護中成長、茁壯。一批又一批學生進來了，一批又一批學生出去了，看到他們在不同的崗位上貢獻所能，孫教授在回憶中笑了。

抬起頭，社教系館正沐浴在金色的陽光下。

一一一

燃起社教之火炬（創案經過）

民國四十二年先總統 蔣公發表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在「育的問題」一章中，談到成人教育時說：

「我們要建設民生主義社會，必須把成人教育當做教育的主流來辦理……對個人，要教他自覺其『做到老，學到老』。對社會，要使其成為一個大學校，讓每一份子都能充實自己，發展自己。這才是民生主義社會建設的成功。」

但是，當時這股教育的主流並未能奔騰浩蕩，與學校教育比起來，它不過只是一條小溪流罷了！原因是：當時國內缺乏各類社會教育工作的專才，各大專院校又無社會教育科系以養成人才來推動、研究社會教育。

針對這個痼結，當時的教育部長張其鈞、中央圖書館館長蔣復璁、師大校長劉真及師大教育學院院長田培林等教育界先進，著手策劃，希望點燃社會教育的火種，使有更多更多熱愛社會教育的青年，擎著一把一把的火炬，照亮社會的每一個角落。

民國四十四年，台灣省立師範學院（本校前身），改制為台灣省立師範大學，社會教育系也在這一年正式成立，招收新生，社會教育工作在師大插下了一顆種子。

社會教育系成立之初，由教育學院院長田培林教授兼代系主任，系館設在圖書館裏的一間小房間裏，第一屆招收五十四名學生。社會教育系開始她「募路藍縷，創業維艱」的路程，社教的火炬也點燃了……

這五十四位社教系的「大徒弟」，踏進了這個始創的天地，帶著幾分的迷惑，也有著幾分的新奇。

第一屆系友楊月樺在一篇名為「從迷感到感激」（刊登於社會教育第四二期，民國五十七年一月十五日）的文章中說：

「我最初報考社會教育系，選的是戲劇組，結果開學後在一大新生訓練中，當時的教育學院院長告訴我們，那一組取消了，後來改為視聽教育組；記得學了幾個禮拜如何操縱電影放映機之後，這一組也開始呈現天折的跡象，取而代之的是社會事業組。……」

經過一番艱辛的開拓，社會教育系終於站立起來了，撐起她的是圖書

館組、新聞組以及社會事業組（民國六十一年改名為社會工作組）三根擎動的大柱。

第二年，由美國研究回國的孫邦正教授接任系主任，從此這位社教系的園丁，孜孜矻矻地從事社教系的奠基工作，牽引著她走過一個又一個的春天。

不是三國鼎立（課程介紹）

社會工作、新聞、圖館三組構成了社會教育系。

在社會教育的藍圖上，你將發現社會工作、新聞、圖館三項專業，擔任了何等重要的角色；社會教育系就是由這三個門徑，培育教人濟世、傳播新知、啓迪民智的社教專才，達成社會教育的功效。

如果以「殊途同歸」來比喻社教系學生的學習過程是最恰當不過了。在起跑線上，各人必須以一年的時間具備社會教育的基本學識，包括文化陶冶、教育、社會等共同科目。大二時，依興趣及志願就社工、新聞、圖館三個領域，擇定其一，修習專業課程。步出校門後，無論在社工機構、在大眾傳播界、在圖書館、在各級學校，人人都以「社會教育者」自居，殊途同歸達於「社會教育」的目標。

教人濟世——社會工作組

「搞社工的！」我們這樣稱呼他們。不是輕視，也沒有成見，只有親熱中透露尊敬。在生活上，有任何的「疑難雜症」，可以找他們談。他們會帶著熱心、愛心與信心為你解決任何困難。他們說：「社會工作是種救人的專業。」

社會工作組在本系成立時，原名社會事業組，民國六十一年五月通過應社需要，培育社會服務與社會工作人才，更名社會工作組。

社會工作組的範圍既廣又泛，大凡從搖籃到墳墓的種種有關福利措施都包括在內，譬如兒童福利、家庭服務、少年犯罪與感化教育、醫療衛生照顧、心理衛生治療、就業輔導、勞資協調與勞工福利、社團工作與康樂活動、公共扶助、社會救濟、社會保險、社區組織與發展、社會個案工作等等。總之，社會工作與我們日常生活有密切關係，並且成為今日衡量國家

社會進步的標尺。

為了處理當前錯綜複雜的社會問題，一個社會工作從業人員，除了需有菩薩心腸、基督胸懷，更應具備豐富的專業知識和科學的工作方法，才能勝任於社會工作，社會診治的重責。

因此，社會工作組同學所修習的專業科目，包括：社會工作概論、社會個案工作、社會思想史、社會問題與社會政策、社會團體工作、社會福利行政、社會組織與社區發展、少年犯罪與感化教育、社會服務、教育與職業指導、社會研究法、社會發展、社會工作實習等；另外為使實際與理論相配合，社工組同學並在台北市長安、永安、龍飛等社區展開服務兼實習的工作。

任教於社工組的師資都是一時之選，在名師薰沐下，每一位社工組的同學，都成為最佳的社會工作者。

在學校推動學校社會工作，在社教機構為民服務，解決社會問題，社工組的成就寫在系友的工作上。這是一輩永懷愛心、信心與熱心的社會工程師。

社會醫師——新聞組

「嗨，大記者！」一聲稱呼，幾許「虛榮」油然而生，於是裝出很權威的樣子，新聞組的「大記者」會把剛剛採訪到的新聞透露一點給你，並針對新聞作了一些評論。他們說：「記者是社會的醫師，我們要以銳利的眼，如椽的筆，為社會疾病開刀，對症下藥，並報導社會的光明面，介紹新知，使報紙成為社會教育最有效的工具，使社會臻於至善至美的境界。」

社教系新聞組以「培養具有教育專業訓練的新聞從業人員」為理想，透過新聞事業發揮社會教育的力量，改造社會，革新社會。

由此，社教系新聞組比一般大事新聞科系多了「項特殊的任務，課程範圍也比較廣泛，除了新聞事業本身所需的採訪、寫作、編譯、編輯和報業經營等專業訓練外，尚須選習一般教育學科。

新聞組課程包括：新聞學概論、新聞採訪學、報業經營、新聞英語、新聞史、國際組織與現勢、新聞編輯、學校新聞、新聞文學、廣播與電視、大眾傳播學、新聞寫作、新聞英語會話、新聞評論、輿論、新聞法規、副刊編輯、公共關係、語意學、西洋新聞名著選讀、新聞學專題研究、報

業實習等科目。

社會教育、師大青年、師大華僑青年、師大校刊等學生刊物，是他們「牛刀小試」的園地。

早期師大社教系新聞組鮮為人知，經過一屆一屆畢業系友的耕耘，由於他們的努力，他們誠懇、踏實的工作態度，公正、客觀的新聞報導，已為新聞組在新聞界樹立信任和信譽，也為學弟学妹開闢了一條寬坦的士道。

「嗨，大記者！」對於前期學長們，這樣的稱呼，他們當受之無愧。

民衆教師——圖書館組

據說圖書館組的同學都是比較文靜的。

據說圖書館組的同學都是很有深度的。

據說圖書館組的同學都是很有氣質的。

很多的據說，充滿這個奧妙的圖書館世界裏。但有一點我們知道，圖書館組的同學都是愛書人，而且希望將這種愛書的精神推廣於社會大眾。於是他們被稱為「民衆教師」。在沒有時地限制的社會教育園地裡，圖書館是教室，成為民衆接受文化的中心。

社教系圖書館組的教育目標，即在培育圖書館專業人員以從事社會教育。他們在校時所必須修習的專業課程包括：圖書館學概論、中文圖書分類及編目、中文參考資料、圖書選擇與採訪、西文圖書分類及編目、西文參考資料、中國目錄學、檔案管理、社會科學文獻、學校圖書館、大學圖書館、公共圖書館、圖書館學專題研究、博物館學、資訊科學概論、資料管理、圖書館公眾服務等科目。

「館長」是我們對於圖書館組同學的尊稱，舉目望去，畢業的系友如今已有不少高居館長之位，其他理首於圖書資料中的系友，對於社會教育中的民衆大學——圖書館，更是功不可沒。就因為有了他們，民智得以啓迪，社會得以進步。

學校老師——輔系的設立

有人將社教系畢業同學，到社教機構任職，而沒有到學校任教的，戲稱為師大的「化外之民」。

但在這「化外之民」之外，社教系每年也為中等學校培育了不少具有

特級專長的老師。這是社教系在培養社會教育行政人才及養成各類社會教育專才兩項教學目標之外的第三項教學目標。

社教系依照教育部法令，設置了國文、英語兩種輔系的課程，學生於大二時可依志願選修，以養成中等學校的合格教師，但如果他的志趣不在這兩科，那也可憑志趣，選擇其他各系為輔系，只要按照規定修滿二十個以上的輔系學分，即可取得該科目的任教資格。

有了輔系，再加上自己的專業學識，社教系的學生在中學任教都能深受學生的歡迎；因為，他們除了教授自己輔系的課程外，並兼辦學校內的相關工作；如社會工作組畢業生兼辦指導活動和學校社會工作，圖書館組畢業生兼辦學校圖書館工作及圖書館教育，新聞組畢業生兼辦學校報刊之編輯與時事教育等工作。

秉承著師大「誠、正、勤、樸」的校訓，心懷著社會教育的遠大理想，這些培育國家幼苗的社教系系友，不僅是教師，更是人師。

推動系務的手（歷任系主任）

像一個初生的嬰兒，由誕生、成長到茁壯，社教系經歷了二十四個春天的洗禮，如今步入了她的青年期，而這一段成長的艱辛，需要母親的呵護與培育。細數社教系的腳步，我們似乎可以看到歷任社教系大家長精心策劃，小心呵護的苦心；他們一面教書，一面著作，然後又以兩手推動系務。

社教系的奠基者孫邦正主任（四十五年——六十一年）

灰白的頭髮、簡樸的衣著，孫邦正教授將他生命中最寶貴的四十寒暑，奉獻給百年樹人的教育事業，其中二十三年在社教系。

社教系第一屆的畢業生，到現在在社教系的學生，都曾感沐在這位教育家的春風中。二十三年如一日，他是社教系的老師，也是社教系的「老師的老師」。

民國四十四年，社教系創設之初，孫邦正教授正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當時的系務由教育學院院長田培林先生兼代，次年，他返國接任系

主任，這個嶄新的學系在他雙手的推動下，成為一個頗具特色的學系。

孫主任聘任教師極為嚴格，如果是學驗俱佳的教授，他一定登門拜訪，或託人輾轉聘任，否則，即使知名人士推薦，他也不會接受。他在社教系倡導「以系為家」的精神，把老師和學生分組，每一個老師指導幾個學生，四年下來，學生有歸屬感、安全感，老師對於學生也有了解，因此，師生關係密切，感情融洽，這是大學中難能可貴的。

孫主任並在任內為同學爭取輔系的設立，並減少必修學分，使同學有餘暇選修輔系，做為日後在中等學校任教之準備。

民國五十八年，孫主任接任教育學院院長，在繁忙的院務中，仍兼理社教系的系務，直到六十一年，因教育學院院長工作繁重，才辭去社教系主任的兼職。

當時，「社會教育」雙月刊（六十一、十一、一）有一篇彭麗英系友寫的訪問稿——我們的系老丁。充分表現了對於這位社教系大家長的尊敬和感恩。

「社教系能有今日的成就，能有今日響亮的招牌，是誰給予的？剛卸下系主任職務的孫邦正院長說：『這是畢業校友發揮敬業樂業的精神；是師長們專心教學，同學熱心學習的成果。』」

但是同學們都說：『在社教系成長、茁壯的過程中，從奠基到引導工作，我們的老園丁——孫邦正老師貢獻了十多年的心血和精力凝聚而成的。』

去年，孫邦正教授從事教育工作滿四十年，在接受教育部表揚後，他把教育部長朱鎔森頒贈的匾額「苦我樂育」，轉贈給社教系，他說：「我的生命已融入社教系裏！」

桃李滿天下，著作等身的孫教授，歲月雖在他的臉上刻上了神聖光輝的紋路，但他仍努力不懈，奉獻他的所有給社教系，而使薪火綿延不絕！……。

嚴正不阿的王振鵠主任（六十二年——六十六年）

正當社教系邁入第十八個春天時，王振鵠教授從孫邦正院長的手上接過了社教系主任的棒子。

王振鵠教授是美國喬治及保德學院圖書學碩士，曾任本校圖書館長及圖書館館長，他接任社教系主任時，仍兼學本校圖書館。因此有人稱他

「主任」，也有人稱他「館長」。

溫文儒雅帶點威嚴的王主任，是同學們公認最具學術味道的老師。他接掌社教系之後，在原來系主任孫邦正教授所深築的穩固基礎上繼續努力，使社教系更為發揚光大。

為了使社教系目標更為明確，王主任在全系老師協助下，將課程做了若干的調整，如新聞組走向新聞界，課程方面偏重編輯、採訪；社會事業組改名為社會工作組，更明確的走向社會工作的途徑；圖書館則加強教育性質、學校圖書管理，以備日後擔當學校圖書館的工作。

當時系館設在教育大樓一樓，沒有獨立的系圖書室，對於本系書籍資料的保存及同學自修都感不便；王主任極力向學校爭取一間空的房子做為社教系圖書室，又撥出經費佈置、購書，使社教系有了一個屬於自己的圖書室，圖書館同學也多了一個寶貴的場所。

社教系的日益精壯，引起他系同學的注意和重視，每年總有許多人想「跳槽」成為社教人。為了顧及社教系質量並重的發展，王主任訂定了社教系招收轉系生的原則：每年轉出多少人，補進多少人，並以成績為先後的大序，使社教系，各組仍能維持小班制，以便教學的進行及師生情感的溝通。

民國六十六年四月王主任榮調國立中央圖書館館長，揮別社教系前，他對全系同學談話，仍殷切地表示對社教系的期望，他勉勵同學要有開創新局的衝勁，並希望社教系在質與量上能夠力求平衡。

王主任在擔任系主任的經驗時，打趣地比喻：排課像炒菜，系主任有如廚子，要把某炒的好，確實要下一番功夫，不但甜酸苦辣要配合得當，色香味也要俱全。

五年的系主任任期內，王振鵠教授為社教系炒出了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好菜，我們永遠懷念這位最具學術味道的「大家廚」。

雙料博士的李寶和主任（六十六年——六十七年）

親切和藹、談吐風趣的李寶和教授，從美國獲得高等教育及C.S.P兩個博士學位後回國，不久，他在校長的邀請下，繼任社教系大家長。李主任曾擔任本校視聽教育館館長及訓導長等職位，對學校行政工作可說經驗豐富，出任系主任，更是得心應手。

在李教授擔任系主任期間，你一定不會忘記系館內，他那爽朗的笑聲

孫邦正主任



王振鵠主任



李寶和主任



李建興主任



，他那明快的處事能力，他那洒脱的開明作風……。

在李主任時代，社教系館完成了「喬遷之喜」，有了獨立的系館、獨立的教室，社教系開始邁入它茁壯的年代。

民國六十七年十月，李寶和主任經政府徵調擔任設在漢城的亞洲太平洋地區文化社會中心執行長，為政府從事敦睦外交的工作，那裏有艱鉅的任務，那裏也在等待李教授發揮更遠大的抱負與理想。如今，李主任雖遠在國外，但他對社教系的貢獻卻永遠留在社教系莘莘學子的心裏。

社教系出身的李建興主任（六十七年）

民國六十七年對社教系而言，是光輝燦爛的一年，社教系系友郭為藩接任師大校長，林清江繼任訓導長並兼任教育研究所所長，這兩位系友的成功為社教系放射出萬丈的光芒。

社教系主任一職，於六十七年十二月，由李建興系友接任，他是第一位畢業於社教系的系主任。

從學生、助教、老師……到系主任，李主任對於社教系有一份濃得化不開的感情。對於社教系以後的發展，他於接掌之初，就殫精竭慮地策劃。

李主任是我國第一位國家教育博士，他認為系主任是：一為老師、系友服務；二是協調各系和學校行政機構；三是輔導同學的學業和生活。

他強調，社教系是一個大家庭，同學、老師和系友都能打成一片。為了加強和系友之間的連繫，李主任認為除了擴大發行「社會教育」，編印通訊錄外，並積極推動系友會的成立，及透過獎學金的方式，發揮系友愛系的實質力量。

社教系最大的困難是同學所學的，未能發揮所用，專業知識未能受到重視；李主任認為，今後必須加強和全國社會教育行政機關、社會事業機構的連繫，透過實習或建教合作的方式，使同學能學以致用。並建議考試院增設社會教育行政人員高、普考，使同學取得正式公務員的任用資格；以及籌設社會教育研究所，增加畢業學生的進修機會並培育專業研究人才。

系館是社教系的「家」，在李主任的精心策劃下，除了老師們有自己的研究室外，三組同學也有自己的地方：圖館組有一間設備完善的編目室

，新聞組有一間報刊資料豐富的報刊編輯室，社工組有一間窗几明淨的會議室；另外屬於三組共有的有社教學會活動室、暗房、打字間等場所，社教系同學可以在那裏休閒、工作，讓自己的學識滋長、進步，讓自己的思想昇昇、飛躍。

年青的系主任、飛躍的社教系，我們看到的將不祇是一個系的茁壯，而將是整個中國社會教育事業的進步。

在春風裏（師資介紹）

社教系的進步除了那一雙雙推動系務的手外，更數那一位位熱心教學的老師，他們有如陣陣的春風吹拂過教室，吹拂在學生的心靈裏，系友的成就歸於社教系，歸於諸位恩師。

社教系分為三個組，師資陣容甚為堅強。創系之初的師資是在系主任孫邦正的禮聘下到本系任教，他們包括：

專任教師：孫邦正、趙友培、鄭明東、謝微孚、李寶和、施金池（助教）。

圖館組兼任老師：王省吾、倪寶坤、陳晉賢、蔣復達、藍乾章、羅秀貞、包遵彭、萬惟英等先生。

新聞組兼任老師：于衡、王洪鈞、成舍我、余紀忠、邱楠、吳錫澤、姚朋、戚長誠、陳訓會、程遠波、馮志翔、歐陽醇、謝然之、董昭輝、楊孔森等先生。

社事組兼任老師：查良鑑、俞慈民、郭敏學、湯麗輝、楊玉昆、楊懋春、趙聚廷、衛惠林、謝應寬、鍾其熾、邢公侗、吳克剛、李鴻晉、王克、陸光、姚卓英等先生。

這些老師都是教育、圖館、新聞、社事等界的名儒碩彥，可以說是羣賢畢集在社教系，他們或以全部精力專任本系教職，或於業餘貢獻心力為同學傳授學識。如果我們翻閱社教系舊有刊物，我們可以從其中捕捉他們的一些風采。

隨著時光的流轉，早期的老師有些已經離開社教系，但也有二十四年如一日，始終在本系從事「春風化雨」的神聖工作，他們功在社教系，社教系與他們已有一份濃郁的感情。

如果我們將現在社教系的老師加以分類的話，我們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一種是「老師的老師」，一種是「系友兼老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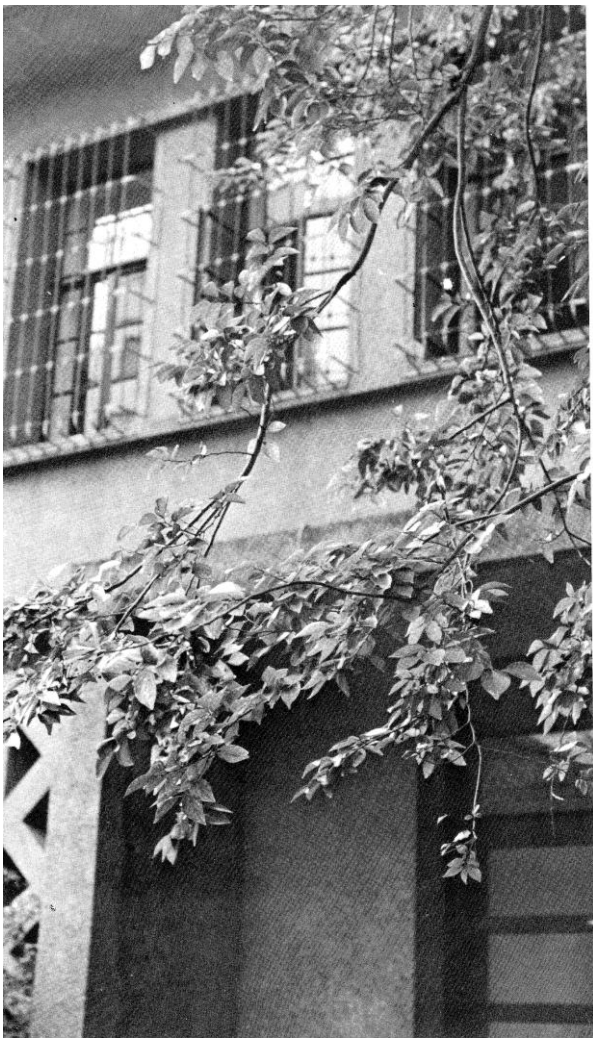
一、「老師的老師」：他們是社教系的老前輩，與社教系結了不解緣，在社教系受到人人尊敬。這些老師包括：孫邦正、王振鵬、李寶和、戚長誠、靳久誠、于衡、王洪鈞、沈宗琳、吳錫澤、鄭繼隆、倪寶坤、張思恆、歐陽醇、謝應寬、藍乾章、陸光等諸教授。

二、「系友兼老師」：他們是社教系成就的代表，對於母系有更

深的認同感，也為學弟學妹樹立了良好的榜樣。這些老師包括：郭為藩、林清江、李建興、林美和、楊月蓀、楊國賜、吳瑤瑛、胡歐蘭、黃肇珩、陳德仁、陳淑英、林勝義、郭麗玲等。

另外，原是社教系的「女婿」，與社教系有一份特殊的感情的馬駿仲老師，以及張鼎鍾、劉國華、趙振靖、高仰止、許水德、王秋士、陳謙倫等諸師，都是本系各科教師一時之選，先後由系主任邀請到本系任教，為同學傳道、授業、解惑。

←社教系館後樓——專門教室及社教學會活動室



在承受春風吹拂之際，社教系的學生一定難以忘懷諸師的特殊風格，如：孫邦正教授的親切平易、王振鵠館長的學者風範，李寶和教授的瀟灑個儒，戚長誠教授的雪茄味道，鄭明東教授的濃濃鄉音，陸光老師的密密板書，沈宗琳老師的爽朗笑聲，于衡教授的嚴肅姿勢等等，懷念老師的風采，將與鄭恩永存於記憶之中。

麥克斯阿恩有句名言：「老兵不死，只是逐漸凋謝。」而我們却認為「老師不死，只是逐漸凋謝。」社教系的老師如謝徵宇、鄭明東、邱楠等，雖先後作古，但他們在社教系的學生心中卻「永留去思」。為了表示對老師的懷念與敬愛，系友們以設立獎學金來使師恩廣被以後的學弟學妹們，這種敬師愛系的精神也正是社教系的優良傳統之一。

「社會教育」第二二期（六十八、四九）的一篇「謝徵宇獎學金擴大捐募報告」，充分記載著這種敬師愛系的傳統精神，這篇報告說：「謝教授於民國五十六年積勞成疾故世，社教系學生為表現對老師的敬愛與懷念，特發起以獎學金來紀念老師，立即獲得普遍贊同，籌得新台幣二萬元，存放中央信託局，由各屆系友代表輪流負責，每年以利息約兩千元，在本系設獎學金乙名，這項工作已繼續約有十年。

去年十月間，各國系友代表為擴大獎學金之意義與效果，發起擴大捐募運動，並成立「謝徵宇獎學金擴大捐募委員會」……。

捐募工作展開以後，系友們慷慨輸捐，爭先恐後，所表現敬師、愛系、鼓勵後進同學之深情，至為感人。例如：許多旅居國外系友，不遠千里，郵捐美元、港幣為數甚夥；有些多年來未有音訊之系友，藉此機會從此與同學、母系有了連繫，充份表現了敬師愛系的精神。

捐募工作已初步告一段落，共得到新台幣二十萬一千七百四十一元，已孳生利息六百四十一元，加上原有獎學基金二萬一千七百七十八元，全部合計二百六十四千一百六十元。預計每年利息約二萬元，將可在本系設置獎學金約五名，每名獎額四千元。……」

點點滴滴的師恩流進心田裏，匯成了一股長流，長流中有老師的血汗，有老師的諄諄教誨。

水難忘懷，木難忘懷，在春風裏，我們的學識增進，在春風裏，我們的心智開朗。

人在燈火闌珊處（系友點滴）

每年社教系展開雙週進了一批此新同學，但也老手揮別送走一班班同學，如今經過二十四個寒暑，社會教育系已為國家培育了一千一百七十七位社會教育工作專才。（截至六十八年七月）

翻開「社會教育」合訂本，從早期的「系友介紹」、「系友近況」、「系友動態」、「系友來鴻」到今日的「系內系外」，我們可以看到系友的奮鬥、系友的成果，一個個躍然紙上。

他們從師大社教系來，他們以師大及社教系的優良傳統精神，創造繽紛的生命，並將這繽紛的生命獻給國家及社會。

如今站在教育、社工、園遊、新聞的崗位上，他們是那樣的挺拔，那麼的聳立；他們已經為社教系打出一塊閃亮的金字招牌，為後期學弟學妹開拓了一條通衢大道。

系友在踏出社教系之後，有些繼續更高深學問的研究，有些通過高考、特考，如今都在不同崗位上，盡忠職責，成為社會教育界不可缺少的一份子。

細數系友的成果，那是一份驕傲——社教系的驕傲，全體系友的驕傲。

教育界——「教育」是師大的本行，二十年來躋身教育界各單位的系友共有四百五十二位（截至六十八年三月），從大學校長、訓導長、研究所所長、系主任、教授、副教授、講師、助教以及高中校長、老師、國中校長、老師以及各級教育單位的主管都有本系系友，他們在教育界默默耕耘，為國家、民族培育優秀的下一代。

這期間，系友們的努力，「當仁不讓」地創造了許多我國的「第一位」，如我國第一位土耳其博士韓大鐘、第一位國家教育博士李建興、第一位最年輕的大學校長郭為藩博士。

郭為藩校長是本系第一屆（四十八級）系友，擔任過本系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並曾為政府徵召擔任教育部常務次長；民國六十七年七月，以四十二歲的年紀而成為第一位師大校友身份出任師大的校長。

五十一級的林清江系友，也是國家的「青年才俊」，歷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長、常務次長以及海外工作會主任，現在回到師大擔任訓導長及教育

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新聞界——目前服務於新聞界的系友共有五十八位（截至六十八年三月），他們大都在通訊社、報社服務，少部份任職於新聞局、電視公司及廣播公司，在通訊社、報社的系友，有擔任國外特派員、主任、副主任、編輯及記者的，他們都是新聞界的「大將」，我們可以經常從報上看到他們的大名及大作，讀來倍覺親切。

現為中央通訊社國內新聞部主任的黃肇珩系友，在五十八年因表現優異，文章自成一格，而以記者身份榮獲十大傑出女青年。

聯合報駐華府特派員施克敏系友，對於華府動態經常有精彩的報導，尤以中美斷交之際，篇篇翔實中肯的專論，更獲得新聞界一致的讚譽。

社工界——社會工作包含廣泛，許多的社工機構都有本系系友發揮所長，獻身其間，目前本系友任職於社工界的計有八十位（截至六十八年三月）。機構包括：中央信託局、勞保局、國民就業輔導處、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會、保險公司、救災賑濟所、兒童福利中心、僑委會、家庭扶助中心、電影事業處、育幼院、兒童基金會、各種福利會等機構，而其職位從處長、副處長、經理、副理、主任、副主任、科長、專員到輔導員、辦事員等，都有系友任勞任怨，奉獻所學。

如任職於台灣地區勞工保險局的柯木與系友，目前已是位保險學專家，政府部門有關保險方面的政策經常採納他的意見。

第一屆系友陳重華，天生富有領導才幹，現在他是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會職訓中心主任，為社會造就不少有用的青少年。

圖書館界——目前本系有六十二位系友（截至六十八年三月），沉浸於書籍寶貴的世界中，數十年如一日，樂此不疲，他們服務的機構包括大、中學校圖書館、縣市圖書館、公私機構圖書室、檔案資料處等，其中有多位已居「館長」。

如四十八級系友胡獻蘭，現任淡江文理學院圖書館館長，五十八級系友凌公山擔任逢甲學院圖書館館長。

目前在美任教的園遊組第一屆系友黃文宏，是加州州立大學分校、分校正教授，又是圖書館學系系主任、亞洲學系系主任及教研所暑期部主任，「名師」多得可以嘍倒美國人。

除了上述「四界」的系友外，社教系還有二百餘位僑生系友及回僑居地，帶著祖國的文化及關懷，在「華僑界」散播「社會教育」的種子，他

們的耕耘將為僑界子弟，帶來一個更光亮的明日。

另外尚有一些系友旅居國外，默默地從事國民外交的工作，也有一些系友「跳槽」離界，白手起家，成為商場大亨。

無論在那裏，系友都難忘母系的培育；為了感謝母系的栽培，他們除了在各地設立系友會聯絡情感，互切互慰外，並在母系設置獎學金，曉掖後進，「社教系港澳系友獎學金」的設立，就是個例。

在社教系的同窗中，曾經響起了不少的爱情進行曲，為四年大學生活抹上一道艷麗的色彩，也為社教系平添無數佳話，他們在踏出校門後，並攜手走向地極的那一端，開創共同的未來，這些同窗體影包括同學關係、學兄與學妹關係、學弟與學姊關係，他們將共同回憶屬於社教系的大學生活。

「社教系培育了系友的偉大，系友成就了社教系的光榮」，細數歷屆系友，驕然回首，你將發覺，在那燈火闌珊處，有著系友的歡笑。

嗨！社教人（在校生）

畢業系友的光輝，永遠留在社教系的歷史中。今日的社教人，他們又是如何地在創造屬於明日社教系歷史的光輝呢？六八級應屆結業同學高政曾經在本校「畢聯會訊」第十二期（六十七、十一、廿）中寫了一篇「點點滴滴在社教系」的文章，回首四年社教系的大學生活，或許我們可以從這篇文章中，捕捉一些屬於今日社教人的驕爪，聽聽他們在說什麼，看看他們在做什麼。

下面是「點點滴滴在社教」這篇文章的點滴：

還記得身為新鮮人時，一位教授的語：

「我可以開自己的玩笑說自己笨死了，但是絕不願意別人這樣指著鼻子說我。我會當著你們笑你們土氣，可是我絕不容許外人在我面前取笑你們。」

同樣的，對於社教系，我們也有這樣的感覺，曾經抱怨過，曾經自嘲過，但誰都知道在每一個人的心靈深處，對社教系的那份濃厚感情。

「社教系？」一臉茫然和滿眼的疑問。

這就是大一告知別人自己所念系別時的必然反應。到了第二年若再告訴他們，是社教系社會工作、新聞、圖書館三組中的那一組時，更讓他們如墜五里霧中了。

說真的，就單以校內同學而言，對社教系稍有了了解的實在不多，更遑論外人了。所以在社教系將近千餘個日子，已匯成了一個好習慣，那就是隨時抓住時機，對別人進行一番「機會教育」。

相信不僅在師大，即使全國各大專院校中，也沒有任何一個和社教系相同的系了。正因為如此，許多應考的人根本不了解社教系，甚至考進來了，仍是一知半解。雖然在經過一段摸索的歷程之後，大家多能尋出脈絡，但終究是稍遲了一些。

或許這是因為社教系的歷史不算悠久，而「社會教育」也不易由字面上推敲出它的內容和意義。相信假以時日在一代一代社教人出來後，社教系或將成為人人耳熟能詳的名詞了。

說起社教系的歷史不長，可以由它在去年才擁有一棟社教大樓看出來，在這以前，凡我社教系的同學，常常在教育學院和校本部兩地奔波，一副僕僕風塵的樣子。我記憶中最深刻的一次，是大一第一堂課，大夥兒等在「教四一三」上課，在鐘響之後，却被趕了出來，羣集在教育大樓前的草地上，席地而坐，上了新鮮人最新鮮的兩堂課。此外，由文學院的二樓匆匆趕下來，穿過一進進大樓，走入地下道，任車輛在腦頂滾動，而後爬到教育大樓四樓上課，也成為鍛鍊腳勁的大好機會。

現在，每當下課，坐在社教大樓門前的石階上，悠閒的和同窗共話當年時，總忍不住想起那一本正趕趕上課的模樣，也老懷念著在秋風中、綠草上、晴空下的那兩堂課。

每一個走出社教系的人，都稱得上是熱心社團的人，社教系也因此被稱為全校「最活躍的一個系」。怎麼說呢？社工組的是社工組的基本社員；新聞組的理所當然是師青社的記者，新研社的社員；圖書館組的則必然得參加圖書館研究社，而每個社員對所屬的社團，都得有納貢和服役的義務。

每年暑假，實地調查、山地服務便是由社工組的同學負責，在揮汗成雨的酷暑中，跑到窮鄉僻壤，為夏季添上一份年輕人的熱情和愛心。圖書館組的同學則默默的走進各大專的書庫，負責書目的騰寫和編列。

在一冊冊書本中工作著，沉溺在濃郁的書香中。

新聞組同學到雜誌社尋找實習的機會，把平常在課堂上學得的像蜜蜂採集全校的各種新聞和重大事件，發掘各種問題呼籲大家注意，真正履行「手到、口到、眼到和腳到」精神，用于實際的採訪工作上，求得理論與實際的溝通。

有人說社教系「蠻社會化的嘛！」或許，社會教育原本就不能和社會脫節的，在書本之外，社教系勇敢的走進社會，用心、用眼接觸社會，為將來步出校門，奠下一塊基石。

理論和實務並重，雙手和大腦並用，這是社教系的特色之一。「丈母娘看女婿，愈看愈有戲」，自己看自己的系，也是愈看愈可愛，這就跟老王賣瓜一樣，瓜倒未必甜，但加上自己的心血和汗水，自然格外的甘芳，這不足為外人道的感覺。

別人常喜歡戲謔道：社教系的必修學分是「睡覺」。根據系裏男孩子的自白，彷彿大家都牢記了一句西語：「早起的蟲被鳥吃」，不過晚起的鳥也常常吃不到早餐的推理却不為為人然記。

嘲歸嘲，諷歸諷，真正辦起事來，沒有人是斤兩不足的，這也是彼此砥礪、磨鍊出來的，而師長們的鼓舞，更是團結的原因。

不少人喜歡說：「假如我是大一新生……」但我却鮮有這類想法。大一時覺得很幸運，身為新鮮人，真是老師學長寵愛集一身。大二時覺得已摸出一條門徑，很積極。大三時，懂得如何調配社團與自己間的關係，比大二成熟多了也充實多了。如今邁入「老生」行列，又發覺可以被他人稱為「年高德劭」，且倍受禮敬。每一年，都覺得比前一年富足一些，或許這就是成長吧！

是的，這就是成長，成長在社教系的懷抱中，假以時日，今日的社教人，都將為社教系寫下「頁又一頁又光輝更燦爛的歷史」。

願一聲輕呼「嗨，社教人！」時，我們都帶著一分驕傲，一分歡欣。

筆花與墨香（社刊）

「編刊物，找社教系！」或許是社教系有個新聞組，學校內編輯刊物往往以社教系同學為主幹

→社教大樓間的庭園——同窗席坐共話之地

，低年級同學投入校內大小刊物的編採陣容，將課堂的理論印證於實際作業上；高年級同學掛名為各刊物的「顧問」，以既有的經驗指導的刊物採。因此，社教系新聞組同學是校內刊物的一支尖兵，也提高了校內刊物的水準。

「編刊物，找社教系！」又豈止是一種榮譽，更是一種責任。

除新聞組同學外，社會工作與圖書館兩組的同學更不肯讓新聞組專美於前，他們也以自己的研究心得，透過生花妙筆，化為一篇篇學術論著，創造一份屬於自己的定期刊物。

目前社教系出版的刊物計有社會教育雙月刊、社教系刊及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等三種，如果我們追求這些刊物的歷史，翻閱舊有的期刊，你將可以看到許多理想與抱負，這些刊物的保存，不僅保存了一份社教系的歷史，也保存了一部社會教育的學術論著。

「社會教育」雙月刊

早期社教系的學生刊物，有新聞通訊、社事通訊及社教通訊，這些刊物是早期在校學生及畢業系友情感溝通與學術討論的橋樑。

社會教育系，這個全國唯一培育社教人才的系，她的全體師生時時不忘自己對全國社會教育所擔負的使命，「社教通訊」的誕生恰逢四十八年度社會教育運動週的前夕，在創刊詞中，全系師生展示了這份刊物對社會教育所負的雙重任務：

一、它希望對社會教育界人士負起溝通發聲的任務。

二、它希望給社會教育界人士帶來一些新的知識。他們認為，要充分发挥社會教育的積極作用，以達成提高社會文化，改善社會風氣，完成社會建設的使命，必須各種社會教育機關，遵守一致的教育方針，密切配合國家的教育政策，尤其要社會教育行政機關、社會教育事業機關，以及社會教育人員訓練機關三方面密切配合，步調一致，始能奏效。再則社會教育事業日新月異，社會教育的實施方法也不斷地革新，「社教通訊」介紹各國社會教育的新知識、新方法，提供社會教育工作人員的進修與參考，以為改進我國社會教育事業的借鑑。擔負這兩個任務，「社教通訊」先後合併「新聞通訊」及「社事通訊



「兩份刊物，使它的內容更為充實，論述更為翔實。」

民國五十年一月十日，「社教通訊」辦理新聞雜誌登記手續，正式改名為「社會教育」，並以系主任為發行人，從此「社會教育」雙月刊這份四開大的報紙型刊物，在社會教育界逐漸確立它的地位，多少社教專家撰述的有關社會工作、新聞及圖書館的論著先後在這份刊物上發表，提供給社會教育界無數的新知識，並經由新聞組織滿載飛騰的採訪，社會教育界的各項活動也一一呈現在讀者的眼前，社會教育界人士的聲息也賴以溝通。

目前這份新聞組同學的實習刊物，內容大致如下：

第一版——社論，有關社會教育及本校的新聞。

第二版——本系新聞及系友動態。

第三版——副刊。

第四版——有關社會教育的專題報導。

由「社教通訊」到「社會教育」，二十年如一日，有多少當年新聞組的狂狷小子在這裏磨厲以須，如果翻閱一頁頁「社會教育」的合訂本，你當驚覺——那些昔日在「社會教育」上署名為「本刊記者」的小子，今日都已成為全國各大報的操樞之才。

掩卷之際，胡適之的一句話或許會猛然閃過你的腦際，「要怎麼收穫，先要怎麼栽」。

「社教系刊」年刊

每年一次，你會收到一本社教系刊，雖僅百餘頁，但每一頁，每一篇文章都是全系師生的心血結晶，師長及同學們將他們的研究心得，撰述成文，構成這一本學術性的刊物。

社教系刊創刊於民國六十二年六月，當時的系主任王振鵬教授曾撰文敘述這本刊物的理想：

一、闡揚社會教育的理想與功能。

二、達到「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之目的。

三、增進同學合作關係，發揮合作精神。

社教系刊內容包含社會教育、社會工作、新聞及圖書館等方面的學術論著及系務報導，社教系刊出版至今已足第七期，期數雖不多，但每一篇老師的大作，都是擲地有聲，具有學術研究上的價值，且每篇被人引為研究、寫作的參考資料；每一篇學生的作品，都是經過多少次煎熬，翻閱

多少的資料加以融會貫通，並加上自己的心得而成，篇篇儼然有學者之風。

從「社教系刊」的每一篇文章中，我們似乎可以看到一位位兢兢業業埋首於社會工作、新聞及圖書館學研究的師生；走在研究與著述的路上，他們是不寂寞的，有了他們的研究心得，社會教育事業將因之日新又新。

「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半年刊

提起社教系的刊物，「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這本期刊是後起之秀。這本刊物於民國六十四年四月創刊，它的主旨在：

一、聯繫國內外圖書館與資訊科學界從業人員及專家學者，共同研討圖書館與資訊科學各方面之問題。

二、介紹有關之新技術，報導圖書館與資訊科學界之重要活動。

三、謀求我國圖書館與資訊事業之發展。

內容包括：論述、評論、譯述、介紹報導、書目與書評等欄。「圖書館與資訊科學」出版至今已足第四卷第一期，經由圖書館老師的耕耘，使這本刊物結出了花蕾，成為圖書館眾多期刊中，一本屬於自己的「龍兒」。

每一分鐘都是截稿時間

如果在師大的小徑上，與匆匆趕路的社教系同學相撞，而你，書本滿地，而他，飛奔而去，請不要怪他；因為這時他或許正火速地趕着去採訪，或許正捕捉到那一刹那的靈感，與匆匆地趕着去執筆寫作，對他們而言——每一分鐘都是截稿時間。

算一算社教系新聞組的同學，幾乎囊括了學校內每一份大小刊物，如師大青年、師大華僑青年、師大月刊、師大校友月刊、畢聯會訊等。而社工組的同學也創辦了屬於他們實習社區的「報紙」，如長安導報、龍飛導報等刊物，雖是小小的一張打字刊物，却是為該社區「第一大眾」呢！

每日穿梭於學校內各行政單位及社團之間，社教系同學以「無私王」的姿態出現，為全校師生奉獻所學，溝通學校與同學的情誼，也因此社教系被譽為「全校最活躍的一系」。

當一份份心血的結晶呈現在你的眼前，觀賞之餘，你不禁會打心裡讚它兩句：「不是蓋的，社教系！」

社教精神日日新

吹滅了二十四根蠟燭，社教系昂然地步入了第二十五個年頭。

二十四年來，社教系由圖書館內一間狹窄的小房間擴充系館發展到今日獨立的系館、獨立的教室、獨立的系圖書室；師資陣容更為龐大，圖書設備更為豐富，二十四年來社教系的變遷很大，不變的，是社教系的精神。

社教系的精神是全體師生經過一年又一年的努力所凝聚而成的，而社教系的奠基者孫邦正教授及第一屆的學生對於這個精神的建立，更是具有開拓的貢獻。

社教系精神涵蘊在「誠正勤樸」的校訓內，而表現於外的包括：

一、苦學實幹的精神。

二、愛校愛系的精神。

三、敬師愛友的精神。

四、敬業樂羣的精神。

這種種精神的表現，使我們看到：

越來越多的系友，通過了高、普、特考，取得了博、碩士學位，他們永遠是「從苦幹中求表現，從實幹中見成績，從硬幹中得光榮」；

畢業系友心裏永存師大、永存社教系；在校同學時時不忘為校、為系爭取榮譽；

師生關係有如一家人，三組同學互相支援、互相協助；

在社會工作、在新聞、在圖書館、在教育崗位上，每一個社教人皆能盡其在我的奉獻所學及所能，贏得各方的讚譽與信任。

社會教育的對象是全民的，時期是畢生的，內容是生活的，因此每一個社教系的學生都被要求養成兼具品行端正、服務熱心、態度活潑、學識廣博、意志堅定、眼光遠大的條件，以期日後在社會、在學校都能成為社會教育的推動者，手握社會之舵，將社會風氣導向一個更健康、更和諧的方向。

在誠正勤樸的校風下，社會教育系已培育出一種獨特的「社教精神」。

二十四年的培育，他們來，他們去，他們成羣了，但每一個來去社教系的人，將永遠心懷社教系的精神，並使它隨時光的流轉，日日新又日新。

↓訓校門校



永不熄滅的火炬

「開啓人生第二扇門後，就是成人了！」
同樣的，經過了長長的二十個年頭，社教系第一批畢業的大孩子已在社會上獨當一面；社教系也由昔年一個草創初興的家，逐漸茁壯而成為組織健全、設備完善、具有相當規模的「家」。

在今年的教育部教學評鑑中，社教系獲得了評鑑人員一致的好評，然而社教系並不以此為滿足，尤其是在民國六十六年，政府宣佈繼十項建設決定再推行十二項建設後，社教系所擔負的責任更是與日俱新。

社教教育系，是當今我國唯一培育社會教育專業人才之學術機構，因此對於這一項神聖艱鉅的使命，實在是責無旁貸。

今後，社教系積極規劃與推動的，有下列各項事務：

(一)協助政府評鑑及規劃全國社會教育機構之現況、設備、人員及工作計劃；對所有的社會教育館、圖書館、博物館、科學館、藝術館、音樂廳、體育場等，進行調查、評鑑後，再予輔導和規劃。

(二)協助政府調查研究全國各大專院校培育文化建設人才的狀況：包括社會教育學系、社會學（社會工作）系科、新聞（大眾傳播）系科、圖書館（圖書資料）系科、音樂系科、美術系科、體育系科等未來畢業生人數的調查，以瞭解文化建設人才供給情況，並促進有關系科的協調合作。

(三)加強與社會教育行政機構、社會事業機構的密切聯繫，實施建教合作，並配合補助本系畢業生的分發實習，以促進人才蔚為國用。

(四)及早籌設本校社會教育研究所，以培育社會教育機構與文化中心所需之行政、規劃、協調之專業人才。

(五)規劃舉辦在職社會教育人員的進修教育：由本校研習中心與本系合

一六

辦，對象為社會教育行政人員、社會教育事業機構人員及各級學校辦理社會教育人員，藉以充實知識、學習方法，促進社會教育的全面革新。

(六)協助政府釐定社會教育行政機構、文化中心、圖書館、博物館、藝術館、音樂廳、體育場等單位專業人員的任用及敘薪辦法，規定社教人員的任用，敘薪得比照學校教育人員，或准予借調學校教育人員從事上述社教工作；又本系結業生得由教育部統一分發社教機構服務，其資歷視同學校工作。

(七)函請考試院於高、普考試增設社會教育行政人員、科，以儲備日後文化中心所需人才。

(八)加強文化建設理論與實務的研究，如補助本系創辦社會教育學刊，加強編輯與發行現有的「社會教育」與「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等刊物。

(九)成立本系系友會，加強系友間聯繫，切磋專業知識，交換工作經驗，團結合作，謹守工作崗位，成為國家文化建設中的生力軍。

這些工作的推行，有賴於系友與系友及在校同學共同的合作，與勉力達成。

站在系辦公室前面的階梯上，正好與新建巍峨的綜合大樓相望。回首社教系館由借居圖書館的一側，到寄寓教育大樓的一隅，一直到現在獨據教育學院一隅，匆匆竟已逝去二十四日曆。前瞻社教系未來的遠景，正像面前那座軒昂的高大建築物一樣。誰能預言，在繼續揭開二十四日曆之後，社教系會發展到怎樣的巔峯。

辦公室後面，社教系的學生正在活動着，遠遠的便能感受到他們身上散發出來的青春活力，雖然，社教系址經過果大的遷移，但社教精神却從未曾流失。

二十四年前，社教系的老師們與學長們引燃了社教的火炬，燃起一支火炬誠非易事，要護住這支火炬更需要衆力同心，而今，讓我們將這支火炬高擎上天，讓它愈燃愈旺，普射最耀眼的亮光。



師長贈言

（師長贈言依姓名筆劃順序排列）

一七

→ 本校圖書館前至聖先師孔子銅像

前年十二 的 懷情快愉

于衡

「我們的二十年」編輯同學，向我索稿，此刻我左眼被衣架碰傷，掛了一支眼罩；自今春起所患的「頭昏病」未好，但我必須抱病執筆，勉強成文。因為我懷念師大社教系新聞組的同學，就如同要追回我自己的青春，同樣的值得追憶。

(一)

民國四十七年春天，我被師大社教系主任孫邦正先生拉到新聞組去教「新聞採訪學」，那一年我僅三十七歲，社教系剛剛分成「社會事業組」、「圖書組」和「新聞組」。「採訪學」共六個學分，到第四年再加六個學分的「報業實習」，此外又擔任了新聞組的導師。

我必須說，我初到師大教書的那一年在精神上極為愉快，因為全組僅有同學十二名，師生間的感情親如家人，我們一道研究學問，共同討論處世作人之道。同學們常常聚集到木柵我的家中，共進晚餐，夏夜，我們就坐在草地上，看天空的明月，默數着天上的星辰，談「新聞學」算不算一門學問，也談畢業後的就業和大家的事業前途。

倒，新聞組的同學全來了，我們一起重編竹籬，有的人手被割傷，有的人灰頭土臉。但大家的心情是愉快的。那時我的家就如同同學們的家。

我在二十八歲那年，就開始做大學講師，在第二堂課時，有一位姓傅的女同學，在課堂上編毛衣，被我趕出教室。但我在師大社教系第一期的同學中，卻從沒有人惹我生過氣。一直到二十年後，我們還親如家人。

我也必須肯定的說，我曾經為這個組，付出了許多心血，第一期同學畢業的那一年，也正是政大新聞系在台北復校後第一期畢業的那一年，因為王洪鈞先生，也負責「政大」和「師大」新聞系組兩班同學的「報業實習」，所以在分發實習時，兩校在同一個時間互相合作。那是民國四十九年的事。

那一年洪鈞先生和我，真是到處拜門子，向各報社低首下心，希望同學們在實習後，能被留用。關於師大的部份，黃肇珩、葉耿漢、施克敏、楊月斌分別被留用於中央社、聯合報、中華日報和大華晚報。對於香港的僑生，我們則為介紹信，分發他和她們到香港時報、星島日報、工商日報去實習。

(二)

日子過得真快，一轉眼二十年過去了，師大新聞組的同學，居然在新聞界中，走出了一條路，而且是一條正路。在第一期之後，也人才輩出，現在都成為新聞界中的中堅。

黃肇珩除了在中央社擔任國內新聞部主任之外，她也回母校任教，她教書的願望總算達成了。葉耿漢也在聯合報熬到了副主任，美匯建交的那一段時間，在聯合報任駐美特派員的施克敏，表現得特別突出，如同長了三頭六臂。

在第一期同學中，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黃肇珩，因為她計劃在畢業後到中學去教書，我費盡唇舌說服她進入新聞界。另一位同學是葉耿漢，因為他為人厚道，如同四十年代的「士林布」，永不變色。還有楊月斌同學，純潔得像一張白紙，施克敏同學的英文程度最好，讀書也最用心。此外在僑生中有位程耀宗同學，宅心仁厚，任妙玲同學，性格有些孤僻。其他各位同學，都各有長處。

這些同學，聚在我家中，研究學問，討論問題，頗類似前代的「書院制度」。我們共同品嚐「葉根香」的味道，也共同瞭解到「誠樸」是我們處世的最高哲學。因此我們共同樹立了一個良好的組風，一直傳到現在。歷屆新聞組的同學在新聞界工作的，從不排擠別人，也不製造派別，大家循序而進，謙讓有禮。不和任何人爭「權」奪「位」。這就是師大的「新聞人」的真面目。

(三)

使我永遠不能忘記的事，是那一年來了大颱風，我家的竹籬牆被風吹

二十年了，師大新聞組的同學，在新聞界中，建立了她和他們自己的社會地位。她和他們一絲不苟，規規矩矩的守着自己的崗位，我每看見他們，就如同看見了孫邦正先生——師大前任社教系主任——的典範。

(四)

當然，我不否認，我是個「是非分明」和「愛憎分明」的人，就新聞記者這行業來說，是非分明是對的，但愛憎分明，則會遇到失敗。

我以二十多年的時間，從事新聞工作和新聞教育工作，前者是我的志趣，後者則志在培植一些優秀的新聞記者。我在政大、文化學院和輔仁大學的新聞系組，都教過書，我真是愛「才」如命，遇到人才，我就多加些土壤，政大新聞系的吳炯造、胡有瑞、關定槐、鍾榮吉，文化學院的潘健行、丁莉莉、郭淑敏，在大二時期，我就發現他和她們是些大器，輔大的關亮和何朝榮念大一時，我就發現他的身上就有新聞細胞，對於那些熱愛新聞的同學，我却特別添上一些肥美的土壤，但對於那些長在田埂上的幼苗，我也從不想把它鏟掉。因為他們都生在新聞的田地中。我僅是一個平凡的農夫。

師大的「我們二十年」，我本不該把問題扯得太遠，還是說回師大。在師大的後期同學中，沈靜和伍齊美，都是熱烈的新聞愛好者。師大校長張宗良先生有一天，看見了沈靜和伍齊美的專欄，居然打電話給我說：「這兩個學生，簡直是第二個黃肇珩嘛！」那一晚我激動得無法入睡。我彷彿分享了她們的一份榮幸。

我來日本任職，已將兩年，懷念台北的「鄉愁」很深，準備秋涼時候，全家搬回台北，重新回到我的「家」，和同學們相聚。找回我二十年前的愉快情懷。（六十八年七月六日在東京）

老師忘老·師大更大

王洪鈞

· 破題的話 ·

二十四年前，師大創設社會教育系；迄今幾達四分之三世紀。開始之際，經謝然之先生介紹，得識師大校長劉真先生和系主任孫邦正先生，延聘到社教系兼任教職。現任省教育廳長的施金池先生當時襄辦系務；記得在一個悶熱的夏晚，金池兄把聘書送到廈門街舍間。這薄薄的一紙乃把我和師大社教系的關係，經廿四年歲月的培養，變成血肉相連。

不久前，曾參與教育部社會教育評鑑小組，來社教系考察。無論設備、圖書、房舍，規模徹底改觀，固不待言。大部份的老師皆已由本系畢業校友擔任，大部份的校友皆已成爲國家和社會中堅。這就顯示師大社教系出長壯大早已不是誕生時的光景。值得許鑑的，倒是我自己。四分之一世紀，曾盡心教職；我究竟爲社教系貢獻了什麼？回顧過來的道路，不禁汗顏。實在說，師大更大了，身為老師的我也變得更老了。這祇是破題的話。社教系能有今日的成就，可謂難能可貴。因為從設系之始，社教系下分社會事業、新聞、及圖書館三組，便顯示着社會教育一詞在許多人的觀念上可能存在着瞭解的差異。試想，以一個系的力量，尤其是一個新創設的系，如何能用來發展三個系？

· 設系目的 ·

僅以課程而論，就可以看出來，完全是三套，共同的科目實在不多。而每一組的課程，又包括甚廣。以新聞組爲例，記得當時設計課程時，曾接受了政治大學一位美籍教授的意見，在一般新聞科目之外，加入了有關傳播的科目，大眾傳播學和公共關係皆是。但師大社教系新聞組的課程與一般大學是否應該有所不同呢？其目的究竟應侷限於教育性的新聞傳播事業，抑一般新聞傳播事業呢？甚至當時還有人主張：既在師大設新聞組，宗旨似應在於培養中學新聞教育的師資。這個問題，直到今天恐怕還沒有澄清，儘管社教系新聞組的系友廿年來已經用鐵的事實塑造了一個模式，顯示師大新聞教育真的培養了最有道德責任的新聞記者。

我在開始之際除講授編採外，因剛剛留美歸來，還擔任了新興的傳播科目，記得還是全系必修。所以我有機會認識了社教系第一屆的全系同學

。由於首次任教，又是新的課程，上課之際一定是不知所云。恐怕二十年後的今日，本屆同學對當時我所講的課除「大眾傳播」一詞外，其他早已不復記憶了。

對編採課程，因為新聞組人數不多，而且個個都非常「高段」，所以教起來比較容易。尤其是編輯課，我常把全班分成四組到五組，再找中央通訊社要幾份全日的稿件，在上課時交給各組核稿，加標題，並設計版面。我還仿照中央社發稿情形，一次一次的發給大家。然後，再到每組編輯桌前巡迴指點。記得筆瑋常與月孫一組；嚴格說來，應該是月孫當執筆瑋一組。因為從那時起，筆瑋在編寫上已顯露了帶頭的本能。

· 公平競爭 ·

第一屆很快就畢業了。政大新聞系第一屆也同時畢業。我當時確曾用過一番心思，來建立畢業實習制度。爲了使同學瞭解大眾傳播事業的實況，並促進一點與報端負責人的「公共關係」，便在畢業這一學期，每週請報老闆們到校講演。記得蕭同茲先生、胡健中先生、王惕吾先生、余紀忠先生等都應邀過。祇是因爲師大人少，政大人多，便委曲師大新聞組同學到政大新聞系來共同聽講。我覺得兩校關係恰如學生，應無分際。那知道師大新聞組真的覺得「委曲」了。好像有一次，竟全體請假。我也知道究竟是誰出的「點子」，但始終沒有說；可是問題總得解決。最後，則改爲輪流舉辦專題講演，更改爲分別舉辦。從此，政大新聞系和師大新聞組學生在畢業實習上便從密切合作的關係，演變爲公平競爭。

· 哀兵精兵 ·

說是公平競爭，其實師大社教系新聞組同學在學校教育階段以及就業關係而言，所具備的許多條件是不公平的。尤其是從第一屆開始的最初幾屆。課程繁重無比，除大學共同課程新聞專業課程之外，還要修習教育上的共同科目。實習設備也相當貧乏，圖書期刊極其缺少。而且，新聞組這個家庭，前幾代「人口」單薄；同時期的政大新聞系平均每年畢業五十餘人，最多一級到百人，世新學生每年畢業多達四、五百人。以小國寡民而與「列強」一起賽跑，說是公平競爭，自屬稱公平。

但天道不負師大。如今師大社教系新聞組同學，尤其是第一屆同學在國內國外都獲得輝煌的成就，證明條件雖不公平，結果却有公道。這究竟是什麼原因？我想來想去，認爲還是人的因素。也就是說，我們全憑着每個人的質素致勝。我們自然不是「天兵」「神兵」，但我們至少是「哀兵」「精兵」。就以第一屆新聞組現在新聞事業擔負重任的幾位同學而論，如筆瑋之通達幹練，克敏之聰明睿智，耿漢之樸實敦厚，月孫之才氣橫溢，玉峯之守正不阿，皆爲同儕少見。而更難得的，他們廿年來皆堅守崗位，默默耕耘；廿年來，他們始終篤實踐履，不事浮華。他們已帶頭爲師大社教系新聞組締造了一個模式——不僅爲教師，亦爲人師；不僅爲學校之師，亦爲社會之師。此所謂師大之大也。

假如在廿年的過程中，也曾參預了一個角色，那就是和諸學弟學妹等常相左右，分擔其憂患，分享其快樂；我們已成爲血肉相連！祇是新陳代謝，世之常理。廿多年來，星移斗轉，壯大了青年，也衰老了壯年。如今，我已是「髮蒼蒼，視茫茫」之明訓乎？既入師大之門，當行夫子之道，唯有一「不知老之將至」，與諸弟妹，共光師大。

社教系二十年的來收穫

王振鵠

師大社教系從民國四十四年成立以來，已有廿四年的歷史，而第一屆畢業的同學自結業迄今亦已整整廿個年頭。回顧過去廿餘年來，社教系在穩定中發展，為國家培養了一千零七十餘位社會教育專才，其服務地區不僅遍及全省，更兼及海外各地；而服務機構亦包括了各級學校及社教機構，這是身為社教系的一員，不能不感到欣慰的。

同儕社教系初創之際，一系三組（社會事業、新聞及圖書館學）各有專所。舉凡課程章制，均之成規可循。系主任孫邦正先生學創經營，筆路藍縷，為社教系奠定了穩固的基礎。民國四十四、五年時，社會各界對於社會工作、新聞及圖書館工作人員需要迫急，而當時在大專院校中開設這方面課程，並設置專系的為數不多，以致社教系肩負了培養社教專才的重責大任，各方面對之期望甚殷。

依照教育部的規定，社教系結業學生除依志願可由校方分發到中學任教外，更可以到社教機構服務以代替結業實習，而這種實習機會大多是由各組負責老師多方連絡安排得來的，這也是其他各系所沒有的情形。在當

時延聘的師資中，如社事組的謝徵孚、趙聚銘、王克、陸光等先生；新聞組的王洪鈞、于衡、歐陽醇及沈宗琳等先生；圖書館組的蔣復璁、王省吾等先生，他們不僅在教室中授業解惑，同時亦為同學們取開拓實習及就業機會。如果說今天的社教系系友在社會上有所成就，當初負責分發實習及安排服務機會的各組老師的援引之功是不能埋沒的。

個人自民國四十八年自美返國後在系任教，現在也有廿年之久。由於負責師大圖書館系館務，同時兼授圖書館組課程，所以在校內校外與圖書館組師生較為接近。圖書館組雖為社教系之一組，但是所開課程及師資與今日任何一圖書館系相較亦未見遜色。設想之初，蔣慰堂先生授目錄學，王省吾先生授中文圖書分類編目法，藍乾章先生授西文圖書分類編目法，陳晉賢先生授圖書館學概論，萬惟英先生授公共圖書館，倪寶坤先生授檔案管理，各位老師的學識經驗均屬一時之選。現王省吾先生主持澳大利亞國家圖書館東方部，萬惟英先生主持密西根大學圖書館亞洲部，兩位對於圖書館界之貢獻至鉅。陳晉賢先生退休後定居加拿大，而藍、倪兩位先生廿年來如一日，在系任教如故，其敬業精神，足資後學效法。

社教系圖書館組每屆學生人數平均在十至廿人之間，亦正因為人數有限，老師對於學生都能夠個別輔導，而師生關係亦非常之密切。在民國四十年到五十五年之間，台灣圖書館事業正值發展階段，各大學圖書館在英援備教計畫項下紛紛興建新館，結業同學凡願從事圖書館工作者，往往一人有兩個就業機會可供選擇，而在圖書館界服務同學埋頭苦幹，實事求是，成績極為優異，無形中為後屆系友開拓了就業前途。目前，台灣各大

專院校中設有圖書館系科者共有五所，而社教系系友在各校擔任教職的，如：楊國賜、胡歐蘭、張樹三、林五貞、吳瑞璣、林美和、陳淑英、張錦郎、鄭恆雄、戴國瑜、宋建成、陳和琴、梁麗雲、馬少娟、郭麗玲及劉貞孜等有十六人。另在國內外主持圖書館館務的，如清華圖書館的張東哲、淡江圖書館的胡歐蘭、逢甲圖書館的凌公山、技術學院圖書館的王逸如、澳洲墨爾本大學圖書館東方部的沈麗環、經設會資料室的張樹三等均有傑出表現。其他在國外執教的如加州州立大學黃文宏，以及在美國圖書館服務的吳惠芳、鄭肇隆、鄭清奇、游榮益、阮納瑪等達卅餘人，在海外僑居地圖書館任職的，如：香港、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澳門等亦不乏人。至於結業後一直留在國內圖書館服務的為數約四十人，均為圖書館界精英，假以時日，當必成為台灣圖書館界的領導人物。

圖書館學家席拉博士（Dr. Jesse H. Shera）曾在其新著「圖書館學概論」一書扉頁上題詞：

「一個人所學，有許多得自書本，更多的得自教師，而大部分却得自於學生。」

我國教學相長之說，亦與此意相合。在我過去任教的廿年間最大的感受是有看到年輕人的成長與發展，這也是一種無形的促使自己進步的鼓舞力量。社教系之有今日，固然是行政、教學、師資與設備種種條件的配合成果，但最重要的是服務在教育與社會教育機構的各位系友的積極表現，這不僅肯定了社教系存在的價值，更證實了各位老師的教學成效。這也是社教系廿年來最大的收穫。

從韓國街道談起

李實和

上星期陪參加「亞太國寶及民俗保存會議」我國代表團諸先生至慶州參觀旅行，沿途看到街道非常整潔，絕無菸頭紙屑等垃圾，路旁栽種各種花卉，甚為美觀，絕無人隨意摘採，大家都感嘆不止。團長陳委員表示，我們應該呼籲國人也能做到這一點。按韓國過去多年來在國際上並不是一個非常受到重視的國家，戰後雖然脫離日本而獨立，然而一直仍需要受到美國的軍事保護，在短短的三十年間，居然能做到自立自強的地步，這不能不說是教育的成功，特別是社會教育的功勞。

我國自古號稱文明先進國家，禮義之邦，多年來一向重視道德教育。三尺頭重也說得出什麼是忠孝仁愛、信義和平，誰都似乎知道什麼是禮義廉恥，可是說是說，做是做，我們說得太多了，而嚴重的缺乏實踐。有人

剛向別人講過要如何遵守秩序，轉過頭來就會讓自己子女搶佔公車座位，大衆傳播工具似乎特別喜歡報導一些不太道德的新聞，歌星唱歌，居然隨手採摘花草而不以為可恥，竟通過電視播映出來。這些雖屬小節，然而，這些小節最低限度破壞了公共整潔，破壞了大衆美，更糟的是給予大衆極壞的教育。試想，假若我們台北沿街栽種玫瑰、芍藥、牡丹等花卉，是否

能維持讓它們盛開而不被人摘採？我們提倡「你丟我檢」固然很好，最重要的還是教育國民根本不去。這是大家的事，每個人都有責任，我們的國民需要教育，這種教育，應當由我們擔當起來。

社會教育包羅萬衆，範圍至廣，絕非新聞、圖書館及社會工作三組所能包括，然而我們也不能不承認這三組，在今日社會教育中確實佔了最重要的地位：

新聞——大衆傳播之一環，直接教導並左右一般民衆向善或向惡。人們從廣播、電視、報紙、雜誌中所獲得之「知識」，就或然率而言，遠超過其他種教育，包括學校教育，尤其是一般人認為「壞」的方面，這些「壞」的，不大會在學校教育中學到，這些「壞」事，由小而大，由少而多，積聚起來，足以影響一國的文化、國格、治安、進步，乃至興亡。

圖書館所給予人們的多偏重於較積極需要的知識，想研究某項學問的人，才到圖書館去借閱某種書籍，雖然有些書的作者論調頗有偏差，然而對讀者而言，多半已有相當的判斷力，故因閱讀圖書館書籍而學「壞」的機會來得比較小，所以說圖書館多供應有意義而比較自動需要的知識，而不似新聞之強迫供應「知識」。

社會工作者直接接觸廣大羣衆，幫助民衆，領導民衆。一般民衆，特別是受教育較低的民衆，仰賴社會工作者的幫助特別大，所以社會工作者，應以助人為快樂之本的接受為大衆服務。

諸位是全國唯一社會教育學系的畢業生，我們的責任是何等的重大，我們應努力勇敢的肩負起國民聲譽，領導社會風氣，扭轉社會偏差，復興中華文化的重任。不管別人是否重視我們，我們首先要重視自己；不管別人對待我們是否公平合理，我們自己應該勇敢的向正途邁進，能如此做才能有資格領導社會，才能對國家有益。

接陳雲系友信，告訴我八月四日要成立系友會，準備出版紀念專集，要我寫一千字，適見到韓國街道情形有感，爰筆寫出，願與系友同學共勉。

我對社教系新聞組 的特殊感情

沈宗琳

從民國五十一年上學期起，我這個「半吊子」的兼任教授，盡辛社會教育系新聞組每週兩小時的教席，算來迄今已經十八年了。其間由於公私兩忙，常感未盡職責，而極生辭意者三次，固然都因孫邦正、王振鶴、李建興前後三位系主任「慰留」，未能如願，但更使我「不忍遽去」的，還是對社教系有著一份感情。

就一般而言，我混跡新聞界四十多年，個人並非新聞系正科出身，但幹過記者、編輯、主筆，到轉任監察委員之前為總編輯，總有一個體會：新聞工作需要的是「通才」而非「專才」。比如說，一個專攻經濟的人，在技巧上未必能寫深入淺出可供大眾了解的經濟新聞報導或經濟新聞評論；一個專攻文學的人，在意識裡，未必具備經濟理論或經濟實務的A B C。因此，需要新聞專業訓練培植新聞界的「通才」，才能發揮大眾傳播功能。

記得政府遷台的初期，大陸時代培植新聞專業人才的幾個著名大學，燕京、復旦固然未能遷來，政治大學也未曾復校，在民國四十二年，我就透過台北市編輯人協會（現為中華民國編輯人協會）呼籲台大創設新聞系而未果，因此，對於其後政大復校，師大社教系設新聞組，邀我兼點課，當然樂於接受。這一方面是我對新聞專業訓練的贊助，一方面則是我也很願傳授我一點點新聞工作的「通才」經驗。

談到我對社教系新聞組的特殊感情，是由於每班學生人數，始終在廿個左右，這種重質不重量的制度，我十分欣賞。且不論我們教書的人，在小教室裡可以「坐而論道」，不必站著「大聲疾呼」。更重要的是，每班廿個左右的人，入班資格必須是有八十分以上的國文成績，入班之後必須選修輔系課程，合乎「通才」的要求，同時，師大校風純樸，師生相處密切。此所以我因公私兩忙而於五十五年辭去了政大之課，而在師大仍鄉連迄今。

我於民國四十四年至五十一年，在國立師範大學國文系任教。剛

來，不够資格在本系開專門課程。除「新文藝」外，便擔任大一國文

。那年，社教系剛成立，我戰戰兢兢地踏進教室，又陌生又興奮。如

今，她已邁進第二十四個春天，我却垂垂老去，往事如煙，感慨不已。

孟瑤 六十八年六月

贈言

倪寶坤

師大社教系設立迄今有二十四年之歷史，歷屆畢業同學均已興隆壯大。茲聞社教系訂於本年八月上旬成立系友會，此後社教系友有一相互切磋砥礪之機會，實令人欣慰。本人藉此表達一點心意，向社教系同學道賀。

英國哲學家培根謂：「機巧的人，輕視學問；淺薄的人，驚服學問；聰明的人，却能用學問。」作爲現代知識份子，不是輕視學問，驚服學問，或以學問自炫，而是要以學問道德之光與熱影響社會，使之團結一致，共同爲國家建設而努力，以資加強國防，打回大陸，消滅赤禍，拯救同胞，統一中國。

慶祝社教系第一屆畢業二十週年

調寄浣溪紗

學海名山自在尋
層層疊疊嶂好長
吟廿年撲滅已成林
種石畧師稽
古意養花都是愛
才心前山猶有
萬重雲

戚長誠敬題

社會教育學系系友會成立紀念

人生之終鵠有三：曰立功、立德、立言。立功在濟世；立德在善羣；立言在化民。教育乃「濟世」、「善羣」、「化民」之事業也。

雷國鼎敬題 六八年六月十五日

十餘年兼課的淵源

楊懋春

懋春於民國四十七年九月，應聘回國，在國立台灣大學教授鄉村社會學及相關課程，後受命在該校農學院創辦農業推廣學系。返國不久，即經介紹與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謝徵宇、孫邦正兩位教授相識，並有「一見如故」之感。謝教授對在台灣發展社會學，重振中國社會學社活動及加強社會教育學等，均極熱心而富學識。除常與我研究舉辦社會學會議與學術演講外，並在係系主任贊助下，力邀在師大社教系兼課，教授個案研究。我因感懷盛情，自要盡心力為之。可能因歷屆同學對此課有濃厚興趣，系當局亦深感其重要性，此項兼課竟能一直繼續十餘學年之久。亦因此我與師大之感情幾可比我與台大者。謝徵宇教授健在時，尤覺如此。後終因本職教務加重，研究寫作增多，不得不辭却師大兼職。而今好友謝教授已作古，我亦白髮老矣。緬懷遺榮，能不唏噓。

今幸見系主任李教授建興，青年才俊，學富力強。對系務發展，既具熱誠，更多睿智，社教系前途誠不可限量。李教授崛起系友之間，每懷同窗之義，成立系友會，刊行紀念集，均稱壯舉。忝列杏壇桃李關係，倍覺與有榮焉。

為壯大中的青年祝福

趙友培

師大社會教育系的成立，顯示劉真校長的真見，他便學校教育向社會邁進一大步。二十年來，在學校門牆之外，增添了新的工作崗位，擴大了教育功能；許多青年朋友，獻出他們的心力，在服務人羣的過程中，他們鍛鍊了自己，也壯大了自己。我忝為一名園丁，先在這裏替他們祝福。

記得社教系初成立時，一部分課程尚在嘗試中，尤以選修的課程富有彈性；我是開課較多的一人，所以跟第一期的同學接觸頻繁。又曾與戴粹倫先生合作，講授音樂教育，也是別開生面的一種方式。其後教授人數逐漸增加，課程逐漸定型，我只在新聞組有專業課程，和後期同學的接觸就較少了。

社教系最辛苦的是系主任，而任職時間最久的是孫邦正先生。本系分為三組，排課程不易，講教授困難；這是就平時說的。到了畢業的階段，他系同學，學校可以分發，本系同學，却要向社會進行，這真是談何容易！孫先生本著他的愛心和耐心，一屆又一屆地把同學送出校門，踏入社會，可說費盡苦心了。後繼的系主任當然也同樣盡力，把本系辦得有聲有色。而前期同學在社會服務的成績，更替後期同學打開就業的新路，也值得加以表揚。

我在本系擔任較久的課程是新聞文學。從事新聞寫作，在速度方面是要爭取時間，所以經常逼著同學限時交卷，我也同樣逼著自己限時發還批

改的作業。正如前人所謂「教學相長」，在我幫助同學進步的同時，自己總算也沒有落伍。

我在社教系擔任共同課程是四書。這是德育課程，我的教學重點，不在咬文嚼字，旁徵博引；而在與生活結合，使同學從精神上起化學作用。

講到大學之道，當然是學做偉大人物的道理。我與本校嚴鐘的校工為例，他所代表的權威最高，責任也最重，所有全校師生上課下課，無異都聽他指揮。所以從社會教育觀點看：一個人的地位和價值，與其有名而渺小，不如無名而偉大。

中庸之道只在「致中和」，本於人心喜怒哀樂的未發之「中」，與發而皆中節之「和」；而以「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為其實踐過程。在此過程中，又以「思」為貫通「學」「問」「辨」「行」的中心，可見「思」的地位之重要。

儒家理想中國滿人格為「至聖」，其所應具備的特質如中庸第三十一章所示：

「聰明睿智（智），足以有臨也。
「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

「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

「齊（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

「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我對後期社教系同學，曾以此命題，要各人自我省察，對前五項特質，具備的是那些？欠缺的是那些？或雖已約略具備而並不充分是那些？大家省察的結果，總有一項或二項是約略具備的；或具備未一項時，常與另一項抵觸：例如具備「寬裕溫柔」特質的同學，常常缺乏「發強剛毅」的特質；或具備「聰明睿智」特質的同學，常常缺乏「齊莊中正」的特質。……

本來人的禀賦和氣質各有所長，也就各有所偏；但儒家理想中的人格，是圓滿而無所偏的至聖，所以孔子被尊稱為「至聖先師」。

欣逢社教系成立二十周年紀念，深感社會教育，不限於當時的課堂，而更及於此時的社會。深願本系同學相互勉勵，逐漸完成儒家理想中國滿的人格，作社會的導師，作中華的國士！

師大社教系友會出版紀念專集

宏教育才 力學致用
匡濟艱難 道遠任重

趙眾鈺

社會教育系系友會創立紀念

為全民而教育

願教育以終身

熊光義題

我與大師

蔣復璁

民國四十一年，我在台大教書，陳可忠兄偕同師範學院院長劉白如先生到和平東路三十八巷台大教職員宿舍來訪，要我襄助師範學院建築圖書館，劉先生的謙虛，可忠兄的介紹，雖然我所知有限，但圖書館是我所學及所曾從事的事業，不敢推辭，因此間明需要及當時的師生人數及現藏的圖書數，及基地的大小方向，代草一個圖書館建築計畫書。經過同樣選擇及建築投標，認識了陳灌建築師。陳君是黨國先哲、國父的老友陳少白先生的公子，又因幼年失怙，自學成立，所以他從不標榜家世，獨立奮鬥，毫不浮誇應酬，只是實事求是。設計精細，儘量適合業主的希望，也顧到建築的原則，既美觀而又適用。設計及監工費亦非常克己，親自督工，非常認真。於是我們成了很好的朋友，他為中央圖書館、前前後後，一齊用了三百萬。因為國家進步，一切進步，師大圖書館及中央圖書館都已超過需要，非改建不可了，然而我因建築而認識了一個可靠的盟友。陳君

雖然沒有在政府機構做事，拿過一分錢的新俸，但是他究竟因為家世的關係，他的國家意識特別堅強，前年到南美去開會，為國家民族做了很好的國民外交，建立了很多關係，都由自己掏腰包。我沒有為他做過任何建築的推薦人，一則他為人耿介，不喜歡求人；他也知道我不認識有錢人，託我也是無效，我確實沒有為他做過一次生意上的介紹，現在我寫師大與我的關係時，藉此為陳灌建築師作一次介紹。這是一個好人。我與師大發生關係於此。據白如先生說，這個圖書館曾蒙 先總統蔣公巡視，題了門額。

民國四十三年，張曉峯先生出任教育部後，先謁先師朱驥先先生報告恢復中央圖書館計畫，繼來訪晤，邀我復任中央圖書館館長，並言已與朱師談過。我因中央圖書館關係着國家許多事務，如對外的代表、國家履行國際交換協定；對內如實施出版法，徵收新刊物呈繳，此皆我所創立的業務，不能置之不顧。還有在台沒有一個圖書館的中心，技術上也無一個設計及輔導圖書館事業的機構，所以毅然決然的答應了。我先在教育部的禮堂的一角，從事恢復籌備的工作。當時先將台中舊臺北溝的國立故宮中央博物院館聯合管理處內的中國組先行分出，其時尚有幾位蔣同仁，但是等到成立，覺得缺人很多，而其時全台圖書館都是缺人，沒有人就無法辦事。當時，我認為最重要的事，先要在大學開設圖書館系或設立學校。我將此意報告了張前部長，他亦有同感，他認為可在師大設立科系，隨得了劉

白如先生的同意，於是於四十四年在師大開辦社教系，其時又因新聞人員及社工人員的缺乏，在社會教育系開辦圖書館組、新聞組及社會事業組。

劉先生將圖書館組事務託我照顧，我雖是兼任教授，但是為了培植國家圖書館員，我亦勉為擔任，所以頭三期的實習及就業，都由我辦理。四十六年又在師大中文研究所開設目錄學班，還是由我兼管，下課後在中央圖書館實習，由我指導。四十九年台灣大學創辦圖書館學系，我雖然也參加意見，但是我就不多管了。今天在台的圖書館科系及圖書館的人員，大多是在台各大學圖書館系科及暑期講習會畢業的同學；不是我教過，就是我的學生及同仁教過，不學如我，有了這許多同學，因此我要對全國圖書館事業負責是否適用。但是古人說，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四十四年師大社教系招收的學生，不過二十四年，今天他們都是社會的英俊，國家教育負責的領袖，在台圖書館人員，這是最早的一批，也與我最有關係。我還不高興，還有什麼可說。我要說的，是我于四十年前由朱驥先及陳布雷兩位先生送到德國學圖書館，國家給我機會，也是培植我，使我培植了這麼多的國家圖書館幹部，我可以向朱陳兩位先生在天之靈致敬，報答他們兩位對我的培植，雖然學生多是靠自己努力，我沒有盡多少力量。最後，諸位應知圖書館是國家的事業，大家要說說業，盡忠國家，日新又新，以求進步，無負國家的培植，這是我所希望於諸位同學的。



廿年來，在台北我搬過好幾次家，有意丟棄和無意遺失許多的紀念品，附奉的這張照片却始終安置在桌前，每日觀望，很多同學的神態如昔，但時光已過了廿年。

每位同學在崗位上都有成就，在新聞界服務的各位更是傑出，為師大社教系爭取了無限的光榮，以後會有更多的光輝，我們可期望。

其中好幾位同學，多年來與我有密切接觸的，我都想為每一位寫一篇，這些過去的往事，放在內心更覺得溫暖與無窮的回味。

歐陽醇 六八·七·二·

社會教育的宗旨是
有教無類

圖書館學的宗旨是

愛書愛人

書贈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社會教育系系友會

盧乾章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四月

頁之級八四

(列排序順劃筆名姓依文圖學同級八四)



念留影攝學同業畢屆一
月六年八十



京育教會社學大範師
國民華中



二之影群前年多十二↑

影群前年十二

↓一之影群前年多十二





四之影群前年多十二↑



↓三之影群前年多十二



班長的話

王文詢

民國六十六年十一月間，本人因公司業務關係，曾到香港處理一件貿易糾紛，順便與旅居香港的同學們聚餐。席間，郭錫忠、何謂鸞等同學，曾鄭重提及同窗之誼的可貴，尤其感慨自四十八年畢業離開校門後，同學們因事業各奔前程，難得有聚會聚面，同窗情誼似有逐漸沖淡之感，乃建議推請在台灣的同學，於民國六十八年暑假期間，在台北發起成立「社教系第一屆同學畢業廿週年紀念會」，促請在海內外社會教育系同學，一致參加。這是一件非常有意義且深具建設性的建議，本人除當場表示全力支持外，並承諾不負港九同學之期望，一定拿出當年在校期間，擔任班長與社會教育會理事長之服務熱忱，力促實現。乃於去年夏季在台北世紀飯店歡迎陳克敏同學返國進修的餐會上，當眾提出報告獲得一致通過，並由公推黃肇珩、胡歐蘭、陳重華三位同學，分別擔任新聞組、圖書組、社會組之召集人積極進行籌劃。今年五月廿六日中午在台北的同學，於館前路中國大飯店再度聚會，由黃肇珩同學向大家宣佈，議定八月四日下午在母校召開系友會，凡我第一屆畢業同學，均將分別從各地趕回母校參加，這是多麼令人鼓舞興奮的事呀！

說實格的，同學們畢業後，有的出國深造，有的在教育、新聞界服務，有的在金融保險界，更有在商界創業，各行各業，可說與在校四年的課業有絕大的出入；但不可諱言的，每位同學的表現，都非常穩健，腳踏實地，均有優異的成績表現。就因為同學們所從事的行業過於分歧，顯現出「志趣不相投」的現象，集聚會面的機會就減少很多，即便偶爾在路上相遇，也是簡短幾句問候的話，似乎就無法推心置腹的傾訴心裏的話。

在業務上遭遇到難題的時候，也就無法藉同學間互相切磋交換經驗尋求解決之道。因此同學間的情誼，不但無法增長，却有因時光之流逝而逐漸沖淡的感覺。這個時候如果再不設法連繫，恐怕再過幾年，同學們的動態就很難完全掌握。所以畢業二十年後的今天，舉辦盛大的同學會，地點選定母校，校長又是當年的同班同學，意義是非常深遠的。

說到同學們的動態，個人感覺實在做得不夠；就以本人來說，很多人可能還以為仍在中央信託局服務，其實我早已離開而從事貿易工作。平時白天忙於正事，難得有機會跟同學們閒聊，晚上或星期日想到同學時，却又苦於身邊沒有通訊資料如電話號碼等。偶爾到國外做生意，想利用機會跟在海外的同學敘面，也常因通訊資料之缺乏而作罷。就以旅居香港容志遠同學去過一事來說，去年春天，當我第一個接獲噩耗時，很想把消息通知在台灣的同學知道，但時間剛好好在星期日，各機關行號不上班，手邊又沒有同學們的家裏電話號碼；無奈，為了同學的情誼，趕緊跑到電信局，以社教系第一屆同學名義拍發電報到香港向其家屬致慰問之意。今天舉出這個事實，主要還是希望藉這次同學會舉辦的機會，把所有同學的通訊資料，完整地收集起來，整理後即發給每一位，將來不管平時聯絡感情也好，碰到緊急事故，也能馬上動員起來，尤其大家已進入中年，精神慰藉日感重要，珍惜同學的感情，我看比什麼都更有意義。

珍惜我們的二十年，更願我們的三十年、四十年……同學們的情感永遠那麼美好，身體那麼健康，精神那麼愉快！



不迷失

王宗義

二十年前，我輩在騾歌聲中互道珍重再見，之後即滿懷祝福與理想，各奔前程，分別在不同工作崗位，埋頭苦幹，默默耕耘。目前已有多人出類拔萃，成就非凡，對國家社會頗有貢獻。忝為系友，亦與有榮焉！二十年來，雖然庸庸碌碌，乏善可陳，但幸能把握人生方向，不使自己迷失，亦差可自慰。

國家值此非常時期，應瞭解自己對國家之責任，並確認個人之前途與國家息息相關，進而負起時代使命，努力報效國家。竊以為系友間如能團結一致，必可發揮極大力量，願我輩互相勉勵，彼此督責，以盡國民天職。多年公僕生涯，深感從事公務人員，應澹泊名利，犧牲奉獻，並以新觀念、新方法及高度熱忱，服務國家社會。處事謹慎小心，時時自我警惕，

方不致有所阻礙。

大學生活，至今猶眷懷不已，想當年我輩雖然來自天南地北，省籍不同，生活習慣各異，但卻彼此認同，如手如足，四年同窗，其樂融融。每憶及此，常顧時光倒流，重溫舊夢。但韶華不再，二十年無情歲月，已使我輩鬢髮脫，非復當年俏模樣。尤有甚者，竟有系友與世長辭，真是白雲蒼狗，令人不勝唏噓。

分別容易見時難，系友在畢業之後，由於工作關係，散居各地，如想齊集一堂，把酒敘舊，委實不易。然迄無系友會之組織，乏人推動，亦為主要原因。欣聞系友會即將成立，聚會有期，對奔走聯繫之熱心系友，實深感佩。甚盼他日加強聯繫，常相聚首，以訴離情，藉慰相思。

二十年憶往

文逸昇

一天，接到母校母系一份通知，提醒我從師大社教系畢業，現在已經二十年了，應該表示一點感想哪。如果以二十作一階段，那麼前一階段是播種期，第二階段是耕耘結實期，其餘階段便是收穫期了。前兩個階段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收穫期如何呢？究竟是豐收或是歉收？這除了本身的努力程度外，還要看天時、地利及人和等因素而定。這是一個嚴肅的問題。在前兩個階段裏，我已蹉跎歲月，學業上沒有打好基礎，事業上也無所成就，現在不得不向母系報告，此刻是歉收的時節。

倒是二十年前就讀師大時的往事，不禁在腦海裏湧現，一切仍是那麼清新，好像不過是轉眼間的事。從大一到大三，是劉白如校長主持校務，他充滿朝氣蓬勃的精神，對學生們總是表現着和藹可親的態度，每天早上他都與同學們一起參加升旗，隨後常是作幾分鐘的精神講話，就他所見到同學們的各種不良現象，諄諄地加以指正和勉勵。有的同學對此不無批評，

認為那好像是辦訓練班，怎麼辦大學呢？大學貴在研究學術，崇尚自由。似此偏頗之見，我深深不以為然，因為教育是德、智、體、羣並重，我國近百年來積弱不振，人羣間充滿了私心，社會上普遍缺乏公德心的現象，無疑就是過去乃至現在教育上除智育外，忽略其他各育的結果。我們是社教系第一屆學生，一切課程安排在台獨均無例子可援，當時系務由該教授邦正主持，他苦心舉薦，延聘良師任教的辛勞，應當衷心感謝。我當時選讀社會事業組，該組細部計劃，諸如課程的組合、師資的推介，又由蕭徵宇教授貢獻意見於系主任。我們離開學校後兩年，謝師不幸病逝，他很多藏書，據說後來均捐贈給母校社教系，可見他對社教系深懷感情，社教系同學對他當然亦極為愛戴，因而後來設立了謝教授獎學金，以示永恆紀念。不過當時專業課程比重較少，普通課程須必修者比重偏多，不能不說是教育政策僵化的結果。在校四年，玩時未盡力，學時未盡心，臨考試時開夜車苦讀者有之，但功課一直平平。論學習心得，我最怕大一時的普通心理學和哲學概論之類課程，尤其是後者，好像是讀無字天書，講義真是難懂，要是除哲學系，准會被淘汰。社教系有時被別人戲稱為睡覺系，每聽到他校學生稱我們為吃飯大學睡覺系時，似有輕侮之意，不禁怒火中燒，恨不得當以兩掌。所幸母系同學至今人材輩出，卓然有成者大有人在，總算令人刮目相看而我與有榮焉。

四十八年暑期畢業，當時由於性質特殊，學校未予輔導分發學校任教，同學們惶惶然的心情不難想像。不過問題不大，經過有關師長協助，終於一迎刃而解。社會事業組同學其時適逢公務人員保險開辦需用新人，經參加中信局臨時人員考試，結果有五人獲錄取，我忝列其中之一。經過三年後，頗不容易才被改為正式人員，以辦事員任用。其後升遷快慢，就看各人造化了。機關中講關係、人事傾軋以及人事制度多變的情形，只要踏入社會，不可避免地就會經歷到。比較起來，在學校工作，大體上還算是單純多了。

二十年悠悠歲月，一去不回頭，同學們見面，當年在校時天真稚嫩的神情已不復見，有的只是子承父老成持重的感覺而已。記得當年初入社會，那群年在四十以上的人，都被視為與自己不同時代的人，換言之，那就是屬於上一代的人。然而曾幾何時，自己在年輕一代人面前，又該輪到扮演怎樣角色的呢！「後之視今，猶如今之視昔」，其斯之謂乎！

我的三多



很久不寫文章，提起筆來頗感為難。但是為了不欠一個「我」，只好執筆，獻醜，請系友指教。

畢業已有二十年了，回顧前塵，令人感慨萬千。其間經歷了實習編輯、記者，但憑一股衝勁與毅力，奮鬥不懈，幸能走上坦途。

目前弟從事洋傘外銷商務，產品遍銷世界各國，現有二廠分設在嘉義，歡迎系友蒞廠指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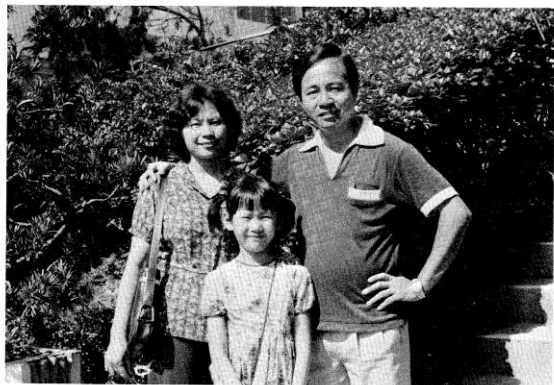
二十年來，我一直抱有「三多」之精神，頗有助於克服艱苦之環境與複雜之商務。我的「三多」是：

一、多看多作：在學校中所學得的理論，實在很難配合現實之社會環境。如能不恥下問，多看多作，可在實際工作中獲得不少的寶貴經驗。

二、多讀多思：時代一直在進步，新的知識不斷的產生。一有空暇，如能多讀多思，不僅有助於彌補過去學習之不足，而且有助於解決自己事業上面臨之疑難問題。

三、多體諒別人，多幫助他人：儘管生活在複雜的環境與商務中，但是只要能誠心地體諒別人的苦衷，不為難他人或經常熱心幫助不幸的人，實有助於今後自己做人做事的順利成功。

阮志雄



同窗四寒暑
廿載慶相逢
樂融融

利英麟敬題

民國六十八年八月

感言

何謂熾

時光荏苒，歲月不居，瞬息間離開母校已二十年了。回首在校時的情景，有如昨日的事一般，硯友們起居與共，作息一同的情景，歷歷在目，和平東路上，工教大樓傍，大操場的草坪，游泳池的石階，尤其女生宿舍門前，每當日落黃昏，夜幕低垂之際，樹影婆娑，人影幢幢，此景此情，使人有無限回憶。

但回憶到底是回憶，過去的終歸是過去了！時光永遠不會倒流，已逝的歲月如何能再來？語云：「十年人事幾番新？」何況我們第一屆畢業的承友離開母校已經是比十年更多了十年呢！人生變幻無常，能不教人唏噓不禁？！

我們系同期而又同來自香港的不多，畢業後即返回僑居地，因着各人環境而各謀發展，幾經奮鬥，受盡人海狂潮的衝激，有些安然渡過，有些幾經掙扎方得安然，有些因把舵不定而失去方向，有些受不了人生途程的坎坷而先走了！個中情景，能不叫人鼻酸！

向幸二十年後的今天，國內的承友中卓然有成者已比比皆是，其中有皎皎者莫如郭學長為薄兄，因被當局器重而榮任母校校長之職。郭兄學有專長，善於任事，勇於負責，有為有守，誠屬青年才俊，當局知人善用，

母校將來的發展，定必無可限量，為國育才，自必有輝煌成果。

香港區系友，能學以致用而卓然有成者，應數郭錫忠兄、程耀宗兄、利英麟兄等人了。他們回港二十年，始終獻身僑教，毫不厭，教不倦，克盡厥職，勤儉自持，信守「誠正勤樸」校訓，樂也融融。

我自知生性魯鈍，不善講教，自畢業後，即做了社教板徒，而步入商場，雖不能附不韋陶朱之驕尾，亦望能與子貢同儕，但因學非所用，用非所學，故碌碌庸庸，二十年於茲，仍難說有成就，韶光虛度，愧無以對母校，更無以對國家。

際此國事維艱，姑息逆流澎湃，我們身受國家栽培，師長教誨，如何發揚「誠正勤樸」的師大精神？正是當前急務，個人愚見以為當今要挽救國家於狂瀾，則應以團結校友，破除隔閡，多號召海外校友歸來，將個人所學，貢獻國家，庶幾不負國家之培育；況且，當今之世，邪說異端攪擾，悲觀現實流於人心，苟非用教育手段以矯正不為功。



二十年的片段雜感

吳湘帆

五一

一加一等於二，你可以不假思索地馬上答出來。二十年等於多少天？這真是一個不少的數目啊！很長的日子嘍！可是一切都像昨天，情景還很清晰。

年輕的人都是愛好新奇的事物，連學習科目亦不例外。記得當年（民四十四年），母校剛改制大學，新增設了社會教育學系，我打算聽教育系或英語系，以備將來執教職作終身工作，但暗自忖度，個性輕浮愛動，缺少師長之容，為免誤己誤人，加上母系有種種別可供選讀，多采多姿，以後的工作一定不無寂寞單調，故欣然地進入了這個剛誕生的系。那時我觀察到別系同學都不太重視我們這一羣小毛頭。既是新系又僅一班，從任何角度來看似乎都遜別系一籌，但是後來不論在運動場上、游泳池裏、寫作競賽上，本系裏的這僅有一班人材都能佔上一席位，而使大家都另眼相看。各同學今天有如是成就，並非倖倖。

當年在，大家都是約莫十八、二十歲，彼此都有一股年輕人的情懷。

：愛玩、愛穿美衣、愛看電影、愛吃餛飩。記得學校後邊那間四川飯館的客廳裏合胃口（經濟的每客新台幣五元），每次獲得家教補習費後就與數同學去聚餐一次。每次可吃六碗飯。老板是個大胖子，人很和藹，可是一見我們去光顧就皺眉頭。現在我們這一班同學恐難再有此胃口了。

我在校時很愛寫作，又喜搞出版刊物，但甚少有耐性閱讀名著以增加自己的寫作能力，所以寫出來的東西一直都是如青澀水似的「不通不通」。忘記了是那一年，為着趕着元旦出版一本刊物「崑崙」而通宵不眠，把這本視為自己所生的孩子能在一個紀念集會上跑出去，與大家相見，雖然醜陋，但總是自己的「結晶品」，心中真是有說不出的歡欣。現在我已無此勇氣了。此次敢提筆寫這篇雜感，是因為受了負責「我們的二十年」這刊物的班學友熱誠所感動，我想像到他們的情懷與我當時去付印「崑崙」有同樣的感受。在此我謹寄崇高的敬禮與祝福。

對於社會事業科目的理論，一直都想找機會去實踐，回港任教職二年後，

即投考入香港政府社會福利署青年及社區部主任社會福利官職，負責設計青少年康樂活動及協助社區事務發展。至今母系畢業而在署內服務的僅我一人。鑒於形勢，必須格外努力，謹慎工作，與本地的天子門生（香港大學及中文大學的畢業生）競賽。縱然如此，不平等的形勢還是存在。

有一位教授社會調查學科的老師曾說過，社會服務（即是現在的一般名詞社會工作一類吧）是送門的工作，要不辭勞苦，不怕犧牲，樂業敬業才能成功。在過往的日子或現在，我都絕對相信這是對的。這行業（非事業）工作量多，薪金少（對香港的社會工作人員而言），如無服務社會精神，很難有興趣幹下去。

當我加入社會工作行業時，一般同事都叫我靚仔（仔即粵語小孩或小老弟）。數年後，已升級為執事。時光不饒人，從稱呼可知年輕的日子已離我遠去。相信被喚伯或公之期亦迅即將至。

「青年的憤怒」，在某一段時期，我對社會上很多事都覺得不公平，看不慣，心中憤憤不滿，怒氣填膺，甚至訴之於武力亦無不可；但時至如

今，年邁叔輩階段，頭上的角已被磨圓了，也沉著了很多。說得坦誠些，對各種事物與命運已有妥協之趨勢。許多際遇很難稱心，做人只求盡其在我。

本系同學在港多數任職教育界，工作及假期有定時，他們彼此相聚機會較多。但我與這班曾在一起同學習共甘苦的伙伴，一旦離校後分手後却成兩平行線，難得交會。人生的感情隨着生活的變遷而改變，不知是肯定或否定的道理，在這裏我不再去討論，讓各位去體會吧。

結語：我這篇不成材料的拉雜感言，可謂雜亂無章，為着表示我惦念着大家，亦希望各位不會忘記我，在接讀了系友會的籌備報告信及他們的真摯邀請後，我即照所囑開了一晚夜車，戰戰兢兢地寫了這篇稿，因疏於寫作，加上時間匆促，無法將二十年來的生活及工作感受融匯貫通，而有系統地表達我的內心感情。不過我是真摯誠懇的透過文字與大家相見。為着種種的因素，我這次不能親身與大家聚首一堂共祝系友會的成立，實在感到遺憾。在此謹祝系友會成功！各位身體健康！

五二

二十年夢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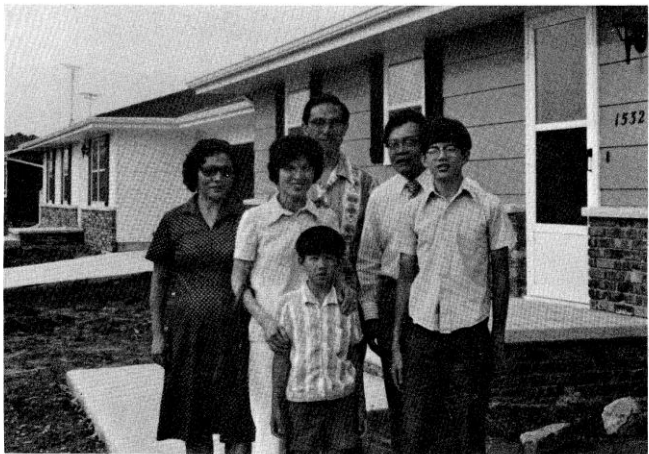
吳惠芳

去年好友歐蘭來信提起一九七九年，將舉行師大社教系畢業二十週年系友會，並特別提醒我每個同學得寫一篇自傳。平常寫一封信，都嫌不瀟灑，怎麼能寫出千把字小傳呢？一拖再拖，於四月底索性告訴她：「期交不出卷，但是校友聚會一定回去參加。」

前幾天再接觸歐蘭來信，鄭重聲明她是負責特別編輯，非要我寫幾句不可。先生在旁冷嘲熱諷地說：「妳以前不是說從小學到大學國文老師都說妳的文才可過嗎？」當然那是十七、八年前的話。這些年來不僅沒好塑造，連寫一封信都是別字連篇，有時成語顛倒，語無倫次。此刻居然提筆胡扯，這是我二十年來累積的大功夫：「勇敢」；有勇氣承認自己的錯誤，同時做自己想做的事。

回顧過去二十年，除了一九六三年獲得伊利諾大學的圖書館學碩士學位，接著在密歇根費利克斯州立大學、伊利諾大學、威斯康辛大學圖書館做事，然後退休搬到蘋果頓城（威斯康辛州）當了幾年「閒主婦」只管兩個小孩。一九七七年重新找回自我，正式在此地公共圖書館當編目工作，每天早出晚歸忙公事又忙家事，但是比起閒在家當「煮婦」有意義得多。總之，做事不僅賺錢，還能優上司讚賞，引起同事羨慕，自己忽然搖身一變，從默默「人妻」成為有價值的「個人」。

瞻望前程，人生已走了大半，自己也沒什麼雄心大志，僅願身體健康，兒子成器，有機會能回台參加五十週年的系友大會。



吳惠芳全家和胡歐蘭夫婦

我的自述

周富美



記得二十四年前的今天，當大專聯考發榜，我的「大名」在「師大社會教育系」出現時，我竟茫然的滴下了眼淚，因為我是個相當木訥的人，要我站在講台上對幾個十個學生授課，實在惶恐得很，我想如果是教育系，至少將來可以在教育行政方面求發展，不必走教書的路，但是現在竟考上需面對比學校學生更複雜的羣衆，怎不叫我心慌，幾度曾想轉系或轉校，但當上完幾位教授之課後，我改竊了初衷，因為我們不需要教書，完全如願，而且我愛上了師大純樸的校風，及感受各位老師的關懷，領悟到了守

本份之道理。

自畢業後考上中信局，白天作個本本份份的公務員，晚上是兼管三個壯丁的（一老一少）家庭主婦，身兼二職，忙碌之態可想而知，老壯丁嗜好釣魚、游泳，因此忙裏偷閒，利用星期假日經常到郊外走走，過着平凡而不枯燥的生活。

二十年不算太短的歲月，多少嚐到了人生酸、甜、苦、辣的片面，但我滿足現實，知足常樂，這是我的人生觀，也是「師大」「社教系」給我的啟示，當我看到社教系個個同學都堅強的站在自己的崗位，安份守己的盡着自己應盡的責任，埋頭苦幹，我驕傲我是社教系的一員，更慶幸二十四年前沒有迷失了方向。

丁壯三家美富周





回憶入學前夕二、三趣事

林漢洲

五六

民國四十八年自師大社會教育系畢業後，轉瞬已廿年，回憶在廿四年前進入師大前夕所經歷的二、三趣事，至今回想起來，仍覺趣味盎然。

廿四年前夏天，當五院校（我當時係由台大、師大、政大、台南工學院及台中農學院參加聯招）聯合招生放榜後，我很幸運地考上了第一志願——師大社會系。向憶放榜登報之日正值傾盆大雨，是日早晨，我起床甚早，渴望能及早知悉有否「金榜題名」，但未悉是否因報紙排印時，抑或因大雨延誤，報紙竟遲至九點以後始送達，真令人心急莫名，一見送到報紙，迫不及待地翻開大學聯招錄取名單，數秒鐘內立即找到師大社會系名單，一眼難見我竟如願地榜上有名，其喜悅之情實較之八年以後新婚之感受尤有過之。回想當初何以將師大社會教育系擬列為第一志願，亦覺茫然，只不過是「慕名」而來，實非對於社會教育系有何特別認識，蓋當時社教系草創伊始，其「知名度」雖則不高，但我於報名填列志願時，却似

「一見如故」，覺得社會教育其名甚佳，乃邀同王文向同學一起報考社教系，沒想到我們竟然同時考上這個志願，真可謂幸運來自「一念之間」。

進入師大接受了四年社會教育有關課程之訓練，及各位師長之諄諄教誨與同學間之砥礪切磋，畢業後廿年來在社會上立人處事，均能幸免隅越，洵皆我母校社教系所賜。回顧社教系成立廿年來，已為國家社會培植了衆多棟樑之材，廿年來由於師長們及歷屆系友之共同努力，已為本系建立了最佳之系譽，故我不但後悔選上社教系為第一志願，而且更深覺應系為社教系第一屆之畢業系友為無上之光榮。

尚憶入學註冊前夕，我們從南部搭車來北，抵達台北火車站後，竟然走錯了方向，直朝後車站走去，出了車站後，眼見車水馬龍，竟如劉姥姥進了大觀園，一切茫然無措，樣樣覺得新奇異常。平生第一次到台北，真表現出了不折不扣的鄉巴佬一樣，好不容易摸到了師大校園，我們是計

劃先到師大巡禮一番，想對這所未來四年即將生活於斯、受教於斯的「大家庭」做一番巡禮，但因天色已晚，僅匆匆一眺，隨即離去，在附近小攤上解決了「民生問題」後，王文向同學提議，因未悉旅館一宿費用幾許，爲了省錢，一切從簡，我們一致同意今晚姑往附近台北師範學校附屬小學教室住一夜，反正夏日炎炎，日長夜短，很快天亮，商議既定，「照計」行事，乃相偕前往該附屬小學，趁黑摸索，「潛進」了樓上中間位置一間未上鎖的教室（按：學校在暑假期間將教室上鎖以防宵小入內，我們夜入「禁區」，如被逮到，後果如何，不敢想像）。在這間「克難旅館」內，我們僅能分別臥在各由四張書桌拼成的「克難床」上，因係初到台北，尚未買到蚊帳，無法對付由四面八方襲來的飛蚊，我們真變成這羣「夜騷者」最佳的野餐了。深夜裏室內仍然炎熱異常，微風不動，室外則月光瀉滿大地，輾轉反側，無法入眠，令人聯想到李白那首「靜夜思」的名詩：「牀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愈令我們這初出遠門的遊子，勾起無限思情。回想廿四年前來台北的「初夜」是如此過的，不禁令人莞爾。

註冊後一切安頓初定，我們趁暇同赴近郊石碇鄉一遊，順便探訪文向兄的一位鄉親，我與他們雖素昧平生，但卻一見如故，他們夫婦特留我們住宿一宵再走，盛情難却，我們只好停留一宿，他們把最前面一間面對綠水青山的房間讓我們休息，這是一棟半日本式的房子，建築在一條大

山溝邊緣，傍山依水，異常別致。此地四面羣山環抱，山巒起伏，山中一條大山溝縱貫全村，緊靠山溝右側排列着一排古老的商店街，樣式雖屬古老，但其古樸風貌，另有一番風趣，街前山溝山水流動，水聲悅耳，有如欣賞田野交響曲，令人心曠神怡。清晨冒着朝露，走向山邊小路試着往屋後山腰爬去，回首欣賞這條古老的山溝商店街靜靜橫臥在那條山水激瀾的大山溝之上，山溝上數座小石橋橫臥其上，不禁令人想起那所謂「世外桃源」的情景，似已在此重現，多美麗的山城！這是我平生第一次因接近大自然。在此山城雖僅停留一夜，但却留給我無限去思，此不僅是因山城美麗的景觀及古樸之風貌吸引了我，同時也是因為那一對親切好客且令人羨慕的鄉親夫婦所給予我們的禮遇，使我難於忘懷。因此在其後數年間我仍時常想舊地重遊，惟終因瑣事太忙及其他原因致未能立即如願，直到廿年後也就是四年以前我終於有機會携同二個小孩再度造訪此一令我難忘的山城，想重溫舊夢。經過廿年的時間，此地一切景觀雖略有改變，但是未改其古樸風貌，雖然覺得山景依舊，人物已非，但我仍循着廿年前初次拜訪此山城的舊路走到街道盡頭，試想去認出那棟我們曾經難忘一宿的房子，但我失望了，因我不但認不出那棟房子，也打聽不到那一對令人感激的鄉親夫婦了。廿年是個漫長的歷程，一切可能會有改變啊！但是這個美麗的山城留給我太多的懷念，我將永不會忘記，但願不久的將來有機會第三次重溫舊地重遊。

五七



五八

二十年感言

林吳開洲

話說離開母校這五分之一世紀當中，最先派上用場的是錢卓升教授的兒童保育課，因為婚後兩年內老婆連生下兩個又白又胖的兒子，幸虧當年錢教授的課我每堂必到，沒跟陳重華、陳傳博那「夥兒」逃課玩鬥牛，因此下班回家喂奶、換尿布也就能應付裕如了。

視聽教育是許多必修課中的一門，當時做夢也沒想到離校二十年當中，它在個人業餘消遣上佔了一大部份時間。回想當年在校時，我還自鳴得意這一門課學得不錯。記得李寶和教授上課時，還給我們準備一部名貴相機，讓每位同學親自按快門，實地拍攝一番。可是畢業沒多久，我自告奮勇去給黃肇珩同學拍攝結婚照時却繳了白卷，兩捲底片完全沒感光，好一陣子不敢接她的電話。從那時起我就許了宏願，立了大志要把攝影學好，於是每星期假日就背起相機到處攝影，晚上啃外文的攝影書本，惹得老婆問我：「你到底跟相機結婚還是跟我結婚？」

還好，皇天不負苦心人，十年後果然獲頒英國皇家攝影學會的頒學會士、瑞士國際攝影聯盟的藝術會士，許多榮銜接踵而至，家裏金牌（其實是鍍金的）銀杯有數十公斤之多，現在大部份已就老妻收藏在床底了。

當時在國內外攝影比賽裏的確得了不少獎金，我在攝影圈裏竟有「職業殺手」的雅號。記得在中央通訊社服務的黃肇珩同學還利用職務之便給我發佈新聞，各大報親相刊登，還名噪一時呢！不久，許多攝影比賽主辦人竟聘我做評選委員，我這個殺手于是被對殺出局。

在參加國外的攝影活動裏，我還遇到同班的港澳僑生蕭兆中同學，雖然李寶和教授上課時很少看到他，今天他也是攝影高手。最近幾年我們還數度一起帶著漂亮模特兒到中部南投靈感，由我駕車，模特兒是神通廣大的陳重華同學提供的，我們路過嘉義還向阮志雄同學借油壓把女用洋傘做道具，拍得的作品雙雙在許多國際影展中入圍，真是人生的一樂。

離開母校後同學們見面的機會很少，除了在同一個單位服務的同學以外，我最常見面的算是郭為藩同學了；可惜他都不見我，因為我是在電視新聞上見到他的，每當他在電視螢光幕上一出現，我家大小都會齊聲拍手叫好的。二十幾年前在學校裏，看到他那股用功讀書的勁兒，認真求學的精神，我們會給他取了個「郭部長」的綽號，今天果然應驗。

有些同學離開母校後，從沒見過面。向鴻勳同學是永遠見不到他了。不過當地震來臨人們四處奔逃時，却勾起我對他無限的懷念。記得在校我們是同住一個寢室，最喜歡捉弄他，我們知道他生平最害怕地震，祇要看到吊燈輕晃，便是兩腳發軟。因此同寢室的同學經常在午睡時約好搖動吊燈，發出地震的假情報給他並做向門外奔逃狀。然後便可欣賞到他那副驚惶失措，猛在胸前劃十字架的窘態。這幾年每有同學們相處時，還常常提起他，思念他，老向如果地下有知，應可安息了吧！

我的做事態度

柯木興

自民國四十八年六月踏出師大校門後，不知不覺中，已渡過了整整二十年的時光。雖然這二十年的光陰，在未來人生過程中，將是一段漫長的旅程，但是回憶起來，却像昨天一樣，它與今天和明天同等時距。

如果我們將二十年做一總結，實非短時間所能做到。因此，我僅就有關影響我個人做事態度的一件事提出，做為二十年回憶的點綴。

記得在大四上社會事業專題研究課程時，趙老師嚴銘曾告訴我們社事組同學說：「將來你們畢業後，到社會上做事時，要特別記住一件事，即凡你們的一切榮耀及成就，應歸功於你們的主管，不要標榜自己，也不可鋒芒太露……」。趙老師的話深深地影響到我離校後做事的基本態度。

回憶自師大畢業後，我經命老師嚴銘的介紹，分發到他主持的台灣省勞工保險局研究室實習至今。二十年來，我一直記住趙老師的那段話，做為我做事的基本原則——淡薄名利，不計較職位與名份，抱著吃虧就是佔便宜的心理，默默地工作，努力充實自己，將工作視為自己的事業，不當做僅是一種謀生的職業。因為將工作看成一種事業時，自然對工作本身會產生興趣，遇到挫折就不會感到灰心，而不致於將利害得失看得很重。最後，自己做任何事情也將不會有吃虧的感覺。惟我們不要抱有「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的心理態度，而要在工作崗位上處處能為公司做些什麼，不要想公司能給些什麼。如此，自己的心情自然會平靜而愉快，工作效率也會提高。我僅以此與校友們共勉之。

如果我再是一個大學新聞科系學生

施克敏

社教系同學會寫信來，說我們已經畢業二十年了，要開同學會，這才使我恍然大悟，我們是畢業那麼久了，頃刻間，一股莫名的情緒湧上心頭，也許有人，特別是老師們會罵我暮氣沉沉，不過一聽到畢業二十年，的確心理上有一種「老」之將至的感觸。

二十年，這是個相當長的歲月，因為人生究竟沒有多少個二十年可以過。二十年可以唸五個碩士學位，十個碩士學位或博士學位。過去二十年，我除了唸了個碩士學位外，其餘十八年，在社會上的為人處事經驗，抵得上九個碩士學位的文憑嗎？過去一段時間，我一直問心自問。

大概這將永遠得不到一個正確的答案，除非，有人能從那時髦的電腦作業中，經由所謂「系統分析」去核算，才會有個科學與客觀的答案。

無論如何，對畢業後這段歲月的開歷，能否抵得上應得學歷的標準，自己有了疑問，表示在良知上，似有蹉跎歲月之憾。這很容易引發一些所謂「事後先見之明」的想法，那就是，假想時光還能倒流的話，我要怎麼做。儘管這是一種白日夢的想法，但人生總有時難免會產生些構想，把往事已矣的事物，設想得更圓滿些、更理想些，以彌補良知上的一些缺憾。這對自己，固然仍不失為自省的方之一，對後進者，也許會有一些「前車之鑑」的警發作用吧！如果是的話，那麼我把這些話說出來，也許與在校後進，會產生一點互勉的作用，這也不失為，我們在畢業廿年，就業廿年後，與歷年老友及在校同學們，歡聚一堂，所能發致的積極意義之一。

說了這些話，很容易令人勾引起幾乎「四分之一世紀」以前，我們在校唸到的一篇文章。在大一英文課本裏面，有一篇文章，令人永遠難忘，那題目是：「如果我再是一位大一學生的話」。現在，我就以這個題目發揮一下，談談如果我再是一個大學新聞科系學生，以及剛畢業的學生，我想做的幾件事。

首先，我要在大學畢業前，越早越好，先立下志願，要做什麼樣的記者，要採訪什麼。如果我立志要做個駐國外特派員，那麼，我就必須走政治與外交的採訪路線。在校時，我就必須特別注意到國內外政治事件，我也要在課時，就把英文學好。因為一旦你做了政治或外交記者，政治與外交學識以及英文，已不是「在職訓練」可以獲致的。固然我不否認，你做了外交或政治記者，每天都不斷在學習之中，但是有些基本的，比如國內外的政治現勢及來龍去脈，要你當了外交記者再去加油，就嫌晚了，這種情況下，會影響到自己的信心，特別是英文方面為然。所以，如果我再是個大學新聞科系學生的話，我要在國際現勢及英文方面下功夫，我甚至要跑到史地系及英語系去旁聽一些有實際用途的課。

在這方面，有件事我們至感幸運的是，我們從大二起，就有了于衡、歐陽醒及王洪鈞等老師。除了上課以外，我們對國內外政治情況的了解，在課餘受到這些老師的薰陶，現在回想起來，真是受用不盡。

所以，如果我再是大學新聞科系學生的話，另一件事我要做的，就是在校時，在課餘多與老師接觸，談問題。廿年來，我最懷念的生活的一面

，是當年常在于老師講子口的住宅，歐陽老師在新聞天地的辦公室，以及王老師在金門街的住宅，聆聽他們海闊天空談天下事，他們對當代社會人與事的分析，甚至為人處世的剖析，真是如沐春風，永生懷念。到現在這些老師的一些話，仍然繞繞耳際，現在讓我試舉一些（如果有錯的話，是我記性不行，由我負責）：

——王老師說過，做記者的，不要怕講人是非，記者的工作，本來就是要講是非的；

——歐陽老師說過，報導時，不能和任何機關團體作對，要對事，不要對人；

——于老師說過，要設法成為你採訪對象的朋友，但是不要成為他們利用的工具。

我建議多與老師接觸，絕無意要便老師們的時間和金錢遭殃。于老師過去老留我們吃飯，我想這與他兩袖清風有關吧！我常到新聞辦事處找歐陽老師，請教大小事，使他每天的節目緊湊不小，這恐怕也與別人對他為「緊張大師」有關。而王老師過去老感嘆，一個人一天所辦的事有限得很，也許與我們佔去他太多時間有關。但我們所感激的是這些老師在這些方面的慷慨。

我尤其感到特別幸運的事，還沒有畢業，就進了中華日報，在歐陽老師領導下工作。今天，我在新聞界工作了那麼久，如果有時候寫一兩條消息，受到別人說兩句好話，我一定會特別憶起中華日報繼續受教於歐陽老師之益。

歐陽老師訓練記者的原則之一是，開始做記者的第一年，不寫特稿，專寫新聞稿。這件事使我深感，如果我當初做記者的話我要激勵自己，要「成熟」得足以節制自己的發表慾；但是，做了有相當基礎以後，我得像年輕的記者一樣，得保有那種謙虛之風，受得了一些你認為毫無見識的大員們，說得天花亂墜而我仍然不會有愾然之色，處之泰然。

廿年前初做記者時，總覺得自己到處比人小，而一度贏得了「矮個」YOUNGMAN的綽號，廿年後，這個綽號當然不能再掛了，但是現在最大的感觸究竟是什麼呢？也許前面說的那些如果我再是個大學新聞科系學生的情況，能反映出一些來。（七月十二日於華府）



施克敏與黃耿漢在華府

旅美鱗爪

施翠娥

我於一九五九年畢業後，先在美國海軍醫學研究所的圖書館工作四年，頭兩年當陳督賢師母的助手，後兩年因陳老師一家去 Australia，便負起全部圖書館的責任，一九六三年六月跟著外子來到美國東部 Baltimore。因為外子在醫院工作繁忙，在家時間不多，而且那時在 Baltimore 的中國人很少（從台灣來的更少），覺得很無聊，就跑到 Washington, D. C. 去繼續進修圖書館學，總算拿到了 Master of Science in Library Science 的學位。當時 Maryland Virginia Washington D. C. 附近只有 D. C. 的 Catholic Univ. of America 有圖書館系的 Graduate Program，外子在此地的 Union Memorial Hospital 和 Johns Hopkins Hospital 完成住院醫師和研究員的訓練後，繼續在 Baltimore 定居下來，他是專於小兒科，現在此地 Greater Baltimore Medical Center 的 Community and Family Health Center 當主任。我於修完碩士學分後在此地一家 Peabody Institute Library 做了一年的 Parttime，然後轉到我家附近的 Towson State University (State of Maryland) 的大學圖書館做了差不多



前宅住在後雪風大國美月二年1979

六二



民國六十七年夏季隨夫回國參加國建會，在台北市館園遊會中，次子黃怡文和總統握手。

十一年，所做的都是科學、工程、醫學方面的分類和編目，一九七八年七月自圖書館界退休，在家相夫教子（教中文），並學些投資事業（在家學），Baltimore 是美國東部的大城，也是第二大港，距華府只有四〇哩，海產多（蟹、蝦、鮮干貝，各種魚一年四季都有），氣候溫和，文化和教育水準也不錯，最近幾年自台灣來的人增加了許多，如果同學們有機會來美國東部或華盛頓附近時，歡迎你們來 Baltimore 一遊，讓我盡盡地主之誼。

我的兩個小孩都帶回去，老大已經讀了大一（十六歲），他對數學方面頗有自信，老二現讀小學五年級，是個書蟲和「電視蟲」，喜歡繪畫表達能力很強，老二也在此地中文學校學中文（每星期六早上十一點至十二點）。

施翠娥寄自美國馬利蘭州
一九七九、三月三十一日

六三

二十年如一日

胡歐蘭

六四

大學聯考放榜後，鄉人之賀聲與鞭炮聲，猶歷歷如耳，若不見身邊兒女已高過我頭，仍不覺時光已流逝了二十個年頭。現將過去所留下可歌可頌之往事，拾拾一、二，聊志永懷。

入系之初

二十四年前，由樸實的南台灣初來台北，人地生疏，與中學好友陳秀麗（也是社教系系友），賃屋同住，開始嘗試離鄉背井的獨立生活與新鮮的大學生活。記得新生訓練時，學校安排了「口試」，並明文規定「口試」不及格者不得錄取（口試就如現在的個別談話）。看到每一個新人都戰戰兢兢應試，能增自己的緊張。社教系當時沒有系主任，口試則由故田院長厚林主持。田院長給我的口試題目是一句非常簡單的問話：「妳為什麼要選考社會教育學系？」（入學聯考時，我填社教系為第一志願）。我坦誠答說：「社會教育學系是新系，我很好奇，所以我報考。」田院長聽了咪咪笑著說：「我希望妳永遠保持妳的好奇心，社會教育學系不會讓妳失望的。」田院長和藹可親的笑容與懇切的勉勵，永遠銘記我心。我好奇了四年，滿足了我求知的心願，也奠下了我求學與為人處事的基礎。

懷往事談現況

二十多年前，西風雖重，但我們這一羣仍保有傳統的美德——男女授受不親，彼此互不侵犯。見面愛抬槓是男女同學間之一大特色。抬槓歸

抬槓，同學友情並不減。畢業後各奔前程，各有所發展，誰也沒為兒女私情所絆倒。此剛強意志的情操，得自社教系的薰染。

進圖書館佔座位，是大學生活中最新鮮的事。為了坐有圖書館一席寶座，經常與恩芳輪流吃飯。為趕升旗，趕上圖書館。二餐經常狼吞虎嚥，食而不知其味。這種「快餐」習慣，一旦養成，歷年不變，節省不少時間。常有人問我進餐速度為何如此快，我毫不猶豫地回答：「歸功於師大的訓練」。

曾蒙恩師蔣慰堂教授的推荐，畢業後即到淡江文理學院圖書館服務。本著「樸實、謙虛、苦幹」的系風，加上「只怕沒虧吃，不怕吃虧」的精神，孜孜不倦於自己本行工作，二十年如一日，雖沒做什麼大官，但所做所為都是自己的興趣與抱負。民國六十一年，曾放下三個寶貝的兒女，逃離了溫暖的窩，赴美進修，創下了最高勇氣獎的紀錄。念及此事，無不歸功於社教系精神之感召。

道不完社教系的好處，數不盡清淪的師恩，而今看到班同學一個個「長」字出頭，難免情不自禁地在兒女面前得意一番，甚得兒女們齊聲宣嚷：「媽媽的社教系真偉大！」在旁的另一半，也樂得飛來一句：「我以社教系女婿為榮」。

欣逢我第一屆系友畢業二十年大慶，我為社教系所擁有的一切成就慶幸。平凡的我，願再度以「好奇」之心，進入新的十年，二十年……我不盼慕榮華富貴，達官顯耀，只求身心健康，生活充實，思想不落伍。對兒女不敢期望他們能成鳳凰，只盼望他們個個能自立自強。



民國六十五年與外子周惠民旅次美國西部



——貝寶個三的家我
炯光周三老是邊右
泉鑫周大老是間中
泉慧周二老是邊左

六五

我與社會教育學系

高木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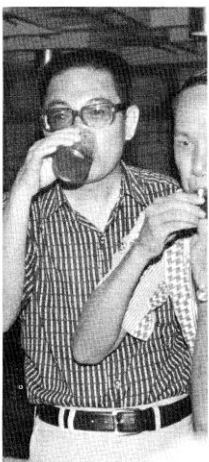
民國四十四年的暑假，我參加了當時的大學聯招——台大、師大、台中農學院、台南工學院四校——約一個月後聯招放榜，自己的名字在師大社會教育學系上被找到，這是第一次與她的認識，當然當時對她一無所知，註冊開學後，始知道她是由師院改制師大時所同時誕生的新系。

四年的學校生活，由於系主任的策劃領導及各位老師的熱誠教導，使母系逐漸的壯大發展，使個人在學業上，為人處世方面更獲益良多，一直到今天仍常受到他們的提携，的確，師恩的偉大，使他們永無止境的付出了他們的教育愛，協助他們的學生向上進步。

民國四十八年，也是在炎陽的時節，離開了母系。感謝恩師的安排，工作在四年級起就有了著落。時間過得很快，畢業至今剛好滿二十年。在這不算短的時間裏，無論個人或母系，都經歷了很大的變遷與發展，立業成家，服務社會。尤其母系的茁壯，同窗或系友的成功，都會感到很高興，此外，有關她的點點滴滴，也都感到關心，因為她是我的母系。最後敬祝各位恩師身體健康，各位系友事業成功。

二十年來的點點滴滴

徐國寶



自大學畢業後，一晃眼已二十年，繼續任事，歷歷如在眼前，僅用拙筆寫出這廿年來之點點滴滴。

弟自高中畢業，參加聯考，僥倖敬陪「孫山」，被分發師大新設之社會教育學系，當時對社會教育學系究何事，將來從事何種工作，完全茫然不知，在當時對能考上大學已如釋重負，高興無比，那會計較所唸之學系是否符合自己的志趣。

在大一時，教育學院田院長培林先生兼任系主任，據所知，當時和政大競聘現任考試院院長李洪先生為系主任，劉院長接受政大之聘，因此社教系主任缺空懸了一年，到大二時才聘剛自美國研究回國孫老師正擔任系主任，在大一時多虧協助教金池先生（現任台灣省教育廳廳長）熱心照顧這一羣不知天高地厚的學弟學妹。

自孫主任到任後，才是社教系的轉捩點，由於系主任盡心籌劃，聘請一流之師資，如謝徵孚、趙聚鈺、俞慈民、柳克連、于衡、邱楠、王洪鈞等老師，社教系自此才邁開大步向前進，歷屆系友人才輩出，如現任師大校長郭為藩兄、訓導長林清江兄、行政院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副主任重華兄、保險專家柯木興兄、吳凱勳兄、名攝影家林吳開洲、名記者如中央通訊社國內新聞部主任黃肇珩、大華晚報楊月孫兄、聯合報施克敏兄、葉耿漢兄，還有我們中國第一位留學土耳其女博士韓大鐘，弟這廿年來雖然

蹉跎歲月而一事無成，但能與諸位出類拔萃的學長們先後期同學亦感榮幸。

民國四十八年弟自師大畢業後進入台灣地區勞工保險局服務，幹了一年臨時雇員，當時月薪僅新台幣三百六十元，僅夠做一條毛料西裝褲，經濟狀況雖拮据，過的是捉襟見肘的生活，還好當時先擇兄一個，仍精神奕奕，幹勁十足，唯恐別人批評我們社教系畢業的同學工作不力。

和弟同時進勞工保險局服務的同學尚有柯木興兄、蔡世炎兄及黃慶祥兄；柯木興兄被派到研究室工作，弟與世炎兄被派到文書課工作。勞工保險局辦公處所擁擠不堪，弟與世炎兄共用一張辦公桌，諒世炎兄必記得當時情景。世炎兄後來辭職回金門為養梓服務，曾任省立金門中學校長；木興兄現任勞工保險局研究員，廿年來苦學有成，著作甚豐，現兼任各大學研究所教授；慶祥兄現任勞工保險局駐桃園區專員，他老兄短小精幹，中國功夫造詣之深，恐怕系友中無人能跟他相比；最晚進勞工保險局服務的學弟為潘勝雄，為一後起之秀，前途無量。

弟等自進入社會服務後，能有今日，均是師長們的栽培，在此謹向諸位老師敬致謝忱。弟不善於寫文章，七零八拼就此草草交卷。

恩師助我良多

陳重華

大四的時候，為了籌措畢業旅行、會餐等費用，我思前想後再向母親伸手了；應該自己去「賺取」這筆錢。剛好那時劉前校長白如擔任省教育廳長不久，大力提倡民族精神教育，每年舉辦全省高初中三民主義及時事測驗，以學校為單位，評定優劣，各級學校校長有感民族精神教育的重要，加上有鑑劉校長調整人事的魄力，因此無不加強準備；但時事包羅萬象，坊間已無參考書。也許是財神爺瞭解我的苦境，給我靈機：何不編一本小冊子應時？

恰巧有自稱趙雅博老師門生的陳傳博同學，他正閒的無聊，於是二人一談即合，並言明他負責編撰，其餘校對、印刷、發行歸我包辦；並決定以社會學會時事研究組名義出版。為完成「法定」手續，於當晚熄燈後，即擬定計劃，聯名簽呈，送給社會教育會理事長王文向同學過目；他本已入睡，却被我們從床上拉起來，拿起毛筆，燂像一回事的就批了「照准」。

大前提有了，接下去就是如何爭取「訂戶」。於是拿到圖書館查出全省學校名稱地址、校長名字，然後發出情文並茂、印刷精美之「函告」。談起「函告」，就使我想起鄭明東教授對我實多偏愛。以四十年前留日的

然也查不出結果。

大功告成後的某一天，我無意走進系辦公室，看到幾封電報正是打給時事研究組。施先生說：原來是你的，系主任非常生氣，他準備找到這個學生一定送訓導處嚴加處分。施先生建議我最好今晚到系主任家裏一趟。我記得那晚下雨，同傳博兄是到師大職舍，系主任正好在家。聽完我們的招供後，他老人家說：本系出版社會教育刊物，你們不顧幫忙做，偏偏要自己學「出版」。系主任以實書「出版」的角度來衡量我們的動機，所以結論是：已經預訂的趕快寄出去，其餘的不再推銷。又一次，我遇到了偏愛我的師長。

旅行回來，就準備畢業了。因為四年所學的偏重社會事業行政方面，所以系主任情託時任教總副秘書長的謝徵孚老師為我安排工作；謝師曾擔任過台灣省社會處長，各方面都很熟悉。首先把我介紹給王克老師（時任台灣旅行社總經理，屬省營），王老師也同意用我，但廿年前，根本談不上觀光，旅遊事業也不如現在蓬勃，我也就沒興趣去了。事後，我常常在想，假如那時候到旅行社去服務，很可能現在自己已變成旅遊業的大亨了。

以後，俞慈民老師（時任台灣人壽保險公司勞保部經理）說勞保部歡迎幾位同學，但因待遇不高又作罷。趙老師聚鈺，時任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會秘書長，兼中領局人壽保險處經理（於軍人保險之外，又創立公務員保險），需要一批人，但需要打掃盤的，我又不願意學。以後趙師提及退除役官兵的心理因素非常複雜，需要社會工作人員，他看我的個性，似乎適合，囑我隨時候命。我正在猶豫不決的時候，有一天在和平東路遇到系主任，我向他談及此事，他對我說：「跟趙老師」。系主任這簡短的一句話決定了我的一生。同時又拿出他的名片，當街在電桿上，替我寫給時任師大工業教育學系主任，兼任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會職訓處處長賴柏岩先生。記得其中有一句「陳君精明幹練，乃良好之助手」，以系主任的個性一向不願意替人吹噓，對我如此厚愛，怎不令人銘記在心。

在輔導會服務迄今已二十年，中間難免做了很多錯事，趙老師是輕描淡寫的說一句，或者囑他人轉達，保持我的自尊。老趙之修養及慈和，無人不感佩，今日我如有些微小成就，是各位師長所賜，今後祇有繼續努力，以報答栽培之大恩。



我國社會保險事業的拓荒者

——謹向二十年前的恩師們致敬

陳傳博

七〇

我國社會安全制度，由於勞保、軍保、公保辦理成效良好；規模大具。而這項最具社會保險性質的福利政策，都是曾任社會教育系社會事業組老師們，所踴躍創建的。

勞工保險創辦於民國卅九年三月，當時台灣省政府社會處處長，正是本系社會事業組的開山祖師——謝啟恩師徵字教授。勞工保險之建制與開創，端賴謝師的督促鼓催。而勞工保險局成立時的總經理，恰是後來擔任本系社會保險學教授的前慈恩老師。他擔任勞保局總經理達卅餘年，今天勞工保險龐大的規模與優良的制度，都是在他任內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軍人保險與公務人員保險，則是在趙孟元（榮銘）老師擔任中央信託局人壽保險處經理時，所踴躍創辦的。軍人保險開辦迄今已近卅年，（民國卅九年六月一日實施。）其業務現仍由中央信託局人壽保險處辦理。對安定軍心、鼓舞士氣、保障國軍官兵及眷屬生活，具有重大貢獻。

公務人員保險於民國四十七年九月起開辦，由中央信託局人壽保險處承辦。當時，趙榮銘老師仍擔任經理；惟於公保建制兩年後，即功成身退，轉任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撥貢更審委員的職位。民國五十年六月，公保由於免費醫療支出浩大，逐漸發生鉅額虧損，政府乃將其業務由人壽保險處劃出，單獨成立公務人員保險處，徵召對社會服務富有建樹經驗的王紹箕（克）老師擔負力挽狂瀾的重責大任。王克老師接下這個赤字累累的事業後，即從開源節流與改良制度著手。如先後在主要城市設立聯合門診中心，既增強了服務，又減少了浪費；建立各地區稽查制度，以清除舞弊，加強管理，才使公保醫療制度逐漸步入正軌。王師對公保業務投注了寶貴的心血，最後竟不幸心力交瘁因病去世。真可說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現在公保許多重要措施，仍是承其遺澤，影響至為深遠！

語云：「創業維艱，守成不易」。在二十年前恩師們殫精竭慮所開闢拓的許多社會事業，如今都已茁壯長成，開花結果了。今後，應如何維護前人的成果，並使之發揚光大，以便建設一個安和樂利的三民主義福利國家，當是從事社會事業工作者的重大責任。



懷念母校感言

陳福榮

母校於日據時代原稱為高等學校，余因世居其附近，故對其印象甚為深刻，尤其每當校慶運動會或節日遊行活動時，必有精采化裝表演，如穿高跟木屐跳舞、紙傘怪人渡河、或扮成水鬼與青蛙玩耍等，情節滑稽可笑，招引許多觀眾圍觀而捧腹大笑，迄今仍令人難以忘懷。當時台灣同胞莫不以能就讀該校為榮，乃因日本侵略者以培養日人為優先，而本省同胞甚難入學之故。幼年在日本統治下，余當聽越該校園牆，攀樹抓爬，或欣賞學生們劍道訓練，自小時即對該校之自由風氣，課外之制服，嚴謹之讀書精神，深為羨慕，至防有朝一日能入該校為學生，唯感認高不可攀而不敢存奢望。然而風水輪流轉，意思不到廿四年前，居然幸運地達成願望入讀母校，這應全歸功於台灣之投回祖國懷抱。

民國四十四年母校新設立社會教育系，衡諸往例增設新系，國家必有所需，復承建國中學老校長賀紹新先生之熱心鼓勵，鄭重推介社會教育之重要，乃毅然決定攻讀該系，唯入學後發現新系並無何特殊之處，課程平凡幾與教育系雷同，深為將來出路問題而惶恐萬分，幸蒙系主任孫邦正先

生之苦心奔波，終於延攬許多著名專家執鞭，受師長之諄諄教誨獲益良多，迄今猶深感師恩難忘！

畢業後旋即考進中央信託局服務，目前同系同學有廿位分發於本局各單位工作，彼此融洽相處，團結一致情如手足，繁忙之餘偶爾撥個電話閒聊，藉以輕聲一番，當以戲謔取樂，既天真率直，毫不拘束，而友情至篤。如今奉公已逾廿年，仍戰戰兢兢努力工作不懈，嘗有同事戲稱汝等「吃飯」大學「睡覺」系畢業同學何以均能刻苦耐勞，謙虛有禮，積極進取，並非好吃懶做之輩，究竟名不虛傳！社會教育系同學誠懇勉勵有以致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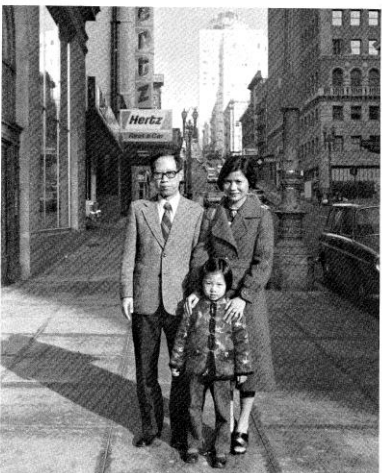
社會教育系已培育出不少傑出人才，分佈各角落從事各種工作，對社會頗有貢獻，足堪欣慰。眼見母校廿年後，校務蒸蒸日上，不斷擴充設備，網羅一流教授，學生素質提高，聲望日隆而進步迅速，尤其同窗老友郭為藩兄主政校務，在其卓越領導下，諸事突飛猛進，表現優異，令人敬佩不已。深信今後賴其睿智指揮下，必可邁向嶄新的里程，而對發揚社會教育系團結精神有所裨益。

過去的二十年

郭為藩

過去的二十年，從青年走進中年，由只曉得啃書本的學生到成家立業，在整個人生的過程中應該是一個重要的階段。二十年的光陰也不算是很短的時間，但一切就恍如昨日的事，歷歷在目。過去的二十年，有五年是在國外度過，另有五年在教育部的公文堆與開會的忙亂中消磨，剩下的十年（也可包括教育部的五年）留在母校從事粉筆生涯。假如說今日在教育上能略盡職責，除了感謝師長的教誨栽培，應該歸功母校這個環境供給教學相長的機會。如果自己有什麼可告慰於師友的，那就是這二十年中從未離開過書本，即便在忙碌的行政工作中，也約束自己不要在學業上荒疏。

這二十年走的是一段曲折的路，從學國語管理開始，到讀教育研究所後就偏向比較教育了。在法國留學四年期間，先是修社會學，後來改習教育心理，而最後在特殊教育的領域停下來。回國以後，終於跟特殊教育



結下不解緣，而在學術的園地，却喜愛上自我觀念的心理學研究，走上人文主義心理學的大道。

二十年前初離校門時，不僅師友不會相信，連自己也沒想到會走上教育行政這一條路。可是偏偏在命運的安排下，或者說是偶然的機會，在教書之餘被套上行政職務，註定要勞碌終日。民國六十一年六月間原已獲得國科會選送，且已辦妥手續要到瑞士日內瓦大學進修，却突奉徵調，擔任教育部常務次長的重任，對於一個從無行政經驗的自己，這一新任命無異是能力與信心的嚴重挑戰。在姑且一試的心情下，在兢兢業業的工作中，不知不覺熬過五年。到了適當機會，急流勇退，回到母校專心教學，但是這種悠閒的純教授生活並不太長，一年半以後又再度肩負行政重擔，這次是為母校師生效勞，希望不辱使命，不負期望。

過去的二十年雖然大部份時間過得很忙碌，自己倒覺得還算幸福而充實。生活雖不算寬裕，卻從未感到匱乏。尤其是經常有機會忙裏偷閒，遠遊各地，走遍世界很多地區，不僅是生活很好的調劑，也增廣很多見聞。由於行政與教學的雙重關係，平常接觸面較廣，認識不少學友同事，更慶幸的是碰到與接近的多是正人君子，頗能享受友情的溫馨，至少相信社會上好人究佔多數，人性是善良的。

結婚剛好十年，家庭生活尚稱安和歡愉。有體貼多能的承友內助，又有心愛伶俐的乖女兒，夫復何求？惟一遺憾的是在這二十年中，失去了敬重的先父，能幹的慶弟，否則，這二十年對自己來講，就是非常圓滿了。



追憶一件啼笑皆非的糗事

楊月蓀



七四

一碗，自社會教育學系畢業廿年了！
好好追憶自己四年的大學生活，不得不承認我那時不僅「不合羣」的，也經常拿「作怪」當有趣，如今想想，實在是又嫩又土得不可以道里計了。
如果容我找一些藉口，倒也不是絕無僅有的。
其一，我當時不住校，也從未經過學生宿舍。平常到校上課，一個人獨來獨往；找着機會就溜課去趕電影。學生活動，除了癱大、頗厚參加過一次話劇演出之外，其他課外活動一概胃口缺缺；如此，也就難得與班上同學「打成一片」了。

其二，我家中世襲信回教，飲食非常不便（奉告各位不知回教為何方聖教的仁兄仁姐們，反正記住回教人不吃豬肉就是了。說實話，我本人對回教的所知，也幾乎不過如此！）；除非硬要加給自己或朋友諸多不便，否則只有儘量避免與所謂的「外教朋友」聚宴應酬。何況，那年頭，大家也沒幾個錢成天吃牛肉麵——呢，對不起——排骨麵，聚在一起打牙祭。別看這區區的飲食不便，倒真導致了我這一輩子不懂自己想起來就啼笑皆非，連好幾位老同學廿年來仍津津樂道的糗事！
大概是大二暑假期間吧。當時的大陸校友總會委托本系同學，進行一次來台義胞的生活狀況調查。同學們除了實際體驗一下社會調查工作之外，還可以獲得一些「車馬費」。於是，大家從台灣檳榔嶼北端的基隆，利用了一個多月時間，頂着炎夏的日頭，一直工作到最南頭的屏東。
一路上，愈往南走，吃到牛肉的機會愈少（這不知是否與台灣農村人家比較少吃牛肉有關？）於是我肚子餓起來的時候，就只能癩陽春麵或鹹魚拌飯來果腹；熬了一天之後，連與同學們一起打牙祭的福份都沒有。久而久之，楊某「省吃儉用」的口碑就不謬而焉了。
孰料這真相未白的「省吃儉用」却為我帶來了「死了也不進棺材去」的印證。

調查工作進行到屏東已經到了尾聲。同學們歸家在望，免不了要狂歡一陣並買些土產帶回家去。狂歡好像是沒我的份了，但我雖然至今仍厭惡遊客的土產，而那時也未能免俗，仍然買了些屏東盛產的木瓜，存放在屏東火車站前的店舖裏，準備次日一早搭車北返時，帶回給家人以表心意。剩下的「省吃儉用」而來的鉅款（大約數百元新台幣吧）就塞在荷包裏了。

我當時嗜好電影若狂（當然那時的電影也的確頗多可看的佳作），屏東的最後一晚，當然也就順理成章地消磨在電影院裏了。
我那時憑着自己微弱的細腰與一雙靈腿，不知何故却專喜穿牛仔褲！猶記得我那次穿的一條，後褲袋又似乎特別淺，錢包放在後褲袋中，電影看得興起來，人就容易順勢從座椅上往下溜，結果……不錯！各位猜着了，錢包溜掉了。

惡夢初醒時，不但一個多月的血汗錢全失，還掀起了同學間一陣同情中可能帶帶「誰叫他省吃儉用，活該！」的哄笑。我心中那份窘境就別提有多窩囊了！那夜，不知如何睡去的。多可惜，那時還不會飲酒，然而即令我會，也不能跟同學借錢去買解呀！

第二天，回家的那天，記得一早就是愁雲滿佈的陰熱天。一路上，我痛苦的心情想必是形之於色了，因此，同學們基於憐憫之心，也就不再打擾我，任我一個人哭喪着臉，有如充軍般地兀坐着去生悶氣了。

提着一籃開始半腐的屏東木瓜，返回家中向親人痛訴遭遇之後，誰知道獲得是比同學們同情更殘酷的滿室哄笑，尤其是三個弟弟們差點沒笑斷了腸子！

就是這檔子糗事，至今我自己想起來，雖不至笑斷了腸子，腰直不起來了，倒絕非誇大之詞。而所以有些想哭，是因為百思不解，我何曾「省吃儉用」來着？這可是非得在廿多年後大家重聚一堂的美好時刻，鄭重澄清一下的了。

七五

社教系的光榮

黃文宏

一個無依無靠的孤兒，在「吃飯」與「睡覺」的優越環境中，經過二十個漫長的歲月，蒙受細心撫養，終於長成爲一個強壯而能幹的青年，肩負作育英才之使命，服務、貢獻社會。

這個孤兒可說是民國四十四年的社教系。那時我們雖然以老大自居，但未免有孤苦伶仃之感。因爲第一學年，我們沒有系主任，而且課程尚在萌芽階段。因爲缺少一位家長，全班五十多位同學只好互相照顧，情同手足。田增林院長給了我們不少鼓勵，也說了不少坦白的勸告。雖然有人轉學及轉系，也有不少同學加入了我們的大家庭。

第二年因孫邦正當了我們的系主任，課程獲得改進。新學弟學妹之加入，我們的家庭便擴大了。蒙家長的領導與愛護，大家的精誠合作，社教系逐漸成爲別系同學所熟知、所羨慕的一系了。當我們參加校運會時，社教系竟能出盡風頭，和別系競爭，數位選手如郭錫忠、鄭清奇、卓靜子替社教系爭光不少，從此以後別系再也不敢小看「睡覺系」了。同時，社教系同學不但在學業上表現優異，對社會服務亦極熱心。大陸救災總會首次難民調查工作是我們最有意義的一次實際經驗。北自基隆，南至屏東，遠至小琉球，到處都留下了我們社教系同學的足跡。

四年大學生活給我們帶來不少美麗的回憶，環島畢業旅行是我們離開學校前的最後一次團體參觀活動，蘇花公路上我「嘔吐袋」的鏡頭與如何照顧我們的「領隊」的情形，以及在正在施工的橫貫公路之天祥餐室等等。這些多姿多采的大學生活至今還是令人回味無窮。

廿年來，社教系造就不少專業人才從事文化與教育事業。社教系同學不但富有專長，且有很強的領導能力。這是我們社教系同學的特色。郭爲藩校長就是我們社教系最傑出的代表。這是我們社教系的光榮。



平淡滿足的日子

黃芳珍

時間過的真快，一晃，廿年很快的過去了，從畢業到現在，我一直在中央信託局服務，談不上有什麼成就，過着忙忙碌碌、平平淡淡的生活，但平淡中，却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滿足與快樂。

有一次，基於好奇心的驅使，我與幾個高中同學到關西鎮，找盲眼的提督先生算命，他告訴我：「妳這一輩子嫁不出去了。」女孩子嫁不出去，茲事體大，雖然當時並不急於嫁人，但也確實使我慌亂了一陣子。可是我終於嫁了，不但嫁的好好的，還有三個保家衛國的小壯丁，一家人生活的快樂融洽。

憶起廿年前在校時那無憂無慮、自由自在的生活，真是愜意，其中最值得回味的，當推我們社會事業組的社會調查（調查災胞生活），行程從基隆到高雄，在調查工作的閒暇，玩遍了台灣所有的名勝古蹟，行程從雖然是一校的水泥地板，感受到的却是一股現在所沒有的馨香；搭的雖然是普通列車，車廂內却洋溢着一片再也無法追回的嬉笑與歡樂聲。我們似乎無懼於單獨走入鄉間僻壤可能帶來的種種艱難與意外，只一味陶醉在工



民國六十六年八月全家徜徉於武陵農場

作完成後所帶來的喜悅，就靠這點喜悅，我們到處亂跑，勇往直前。就因爲當時的莽撞、無知，給我們留下了無盡美好的回憶。

記得那一次的社會調查，教總給我們的日酬是廿五元（或卅元，已記不清了），一個月結算下來，我們女生每人還結餘五百元左右，而據說，男生却個個囊空如洗，究其原因，在於女生出門，多多少少會有男生搶着付帳，這是做爲一個女人所能佔到的一點便宜。五百元，在當時，對於學生來說，這不是少數目，怪不得我們女生個個喜上眉梢，暗自竊喜。我真說下決心，下一輩子，婚前做一個女人，婚後做一個男人，佔盡天下所有的便宜。說真的，我覺得當女人，在婚前最快樂，婚後也還不錯，如果能夠不洗衣、煮飯、帶小孩，也許會覺得人生更有意義。

人生在世，有苦有樂，過去所遭遇的一切困苦，我都已憑藉着無比的毅力與耐心，一一克服。接着而來的，將是無窮盡的美好日子，讓我們好好的珍惜它，使我們過的更加充實，更加圓滿。

金字招牌

黃玉峯

一隻禿筆，一把提琴，一隻皮箱和編成一袋的被子，伴隨我走了台灣的東西南北。廿年來，我有長時間的「飄泊」生活。這種生活也就是我的工作。

民國四十八年五月間，我和歐漢兒報考聯合報，意外地被錄取。七月一日報到受訓，八月卅一日任雲林縣特派記者（西），一年後服兵役，五十年十一月一日役畢，任台東縣特派記者（東），南滿一年，轉任高雄市特派記者（南），五十二年五月調台北市總社通訊組，九月調採訪組，負責採訪台北市政（北），恰逢台北市議員及市長選舉，我趕上這場「熱鬧」。五十二年四月大選結束，選舉結果一如我的預測，正慶幸完成任務之際，五月中旬，也就是我預定結婚日期的前三天，選舉期間的勞累，爆發成一場大病，幾乎把我「報銷」。

休息三個月，請調台東。五十五年九月調中興新村（中）。又一年，調台中市。再一年調省議會。此後，每逢選舉年，幾乎都調回台北總社。算來，廿年歲月裏，我的工作地點更換了十幾次。每次調動，都是老樣子——禿筆、提琴……隨帶，到了目的地，行李一放，就得跑起新聞，當天發稿。幹新聞記者，就得養成對新環境立即的適應力，而我「飄泊」已久，習以為常，不以爲苦，反倒以此增廣見聞，引爲樂事。俗話說：「搬東

母雞不生蛋」，身爲新聞記者，不敢苟同，我「遨遊」各地，深覺得益，如果說有啥不好，就是不願重返台北工作，日子久了，有點「草地郎」罷了。

這廿年來，在社會上立足，沾了母校的光很大。無論到那裏，人家一問：「那裏畢業？」我說：「師大社會教育學系新聞組」。對方一聽，就對我刮目相看。因爲，在人們心目中，「師大」兩個字形同金字招牌，凡是師大畢業的，做人做事，不會差到那裏去。於是很容易得到信任，工作起來特別方便。

當然，我也深感出身師大，忝列社教系第一屆畢業生，雖無先可承，啓後責任重大，因而不敢懈怠。迄今，站在新聞工作第一線上，幹得滿頭華髮，依然興致勃勃，不於廿年前。這種視工作爲興趣的態度，幸而不辱「師大」的「招牌」。

「社教系新聞組」這六個字，也使我們受益很大。五十二年我調台北市政，當時的採訪主任馬克任先生（現任美國世界日報社長，聯合報姊妹

報）問我：「能不能找一位你的新聞組同學過來？」我說：「目前在中華日報的『紅牌』施克敏，是最理想對象。」就這樣，克敏到了聯合報。過幾個月，因爲克敏在聯合報表現傑出，馬先生「食髓知味」，問我和克敏：「還有沒有？再找一位你倆一樣——社教系新聞組的。」我和克敏商量，五十三年把五十級的施顯登，自中華日報位過來。

聯合報一向講究效率，對師大社教系出身的我們特別好感，一方面是師大社教系的「招牌」使然，再則是我們秉承傳統優良校風與老師們的教誨，不敢吊兒郎當。

即便到現在，剛入出身的，在聯合報也是備受重視。克敏兼任聯合報駐美特派員，耿漢是聯合報記者羣中的台柱之一，是出了名的「經濟專家」。只有我成了最庸碌的一位。慚愧！

中興新村，是我工作最久的地方，我的職務是採訪所有省級單位新聞，因此，接觸面非常廣。我是一位理想主義者，喜歡發掘問題，然後利用採訪工作的方便，吸取別人的智慧與知識，融會自己的理想，寫文章來影響別人。這也就是我不願放棄新聞工作第一線——採訪——最大原因，而這點因又是和我在師大接受四年教育密切關連；我記社會教育是「送出門的教育」，我每天寫稿子，大都通過腦子裏常存的「社教」意識。每天，當報館把「社教利器」——報紙送到讀者家裏，我就輕而易舉地推動了「送出門的教育」了。回顧廿年來，我的工作，生活與興趣結合一體，真是人生一大快事也。



溢自心懷的話

黃肇珩

在黃家的族譜上，沒有當記者的，在親友中，也沒有；在我當記者以前，我對這行自由職業唯一的認識：記者很會做文章。可惜，我連文章也沒有做好。

七千多個不見晨曦和晚霞的日子，在輕輕的筆尖下溜過，這是一段屬於我最美好的時光，我雙手捧給了我終於抉擇的這份「晨昏顛倒」、「六親不認」的新聞工作，沒有抱怨，沒有惋惜，只有溢滿心懷的感激。

四十八年六月社教系新聞組謝師宴那天，同學們的工作都差不多決定了，我突然打退堂鼓，不想去中央通訊社繼續實習、參加考試，我告訴老師，我要接台北師範學校的聘書，去教統計學，于衡老師當時發了脾氣。

我很可以了解于老師炸開的這陣風暴：

我們這輩社會教育系的第一批大孩子，過了一年無依無靠、惶恐忐忑的日子，第二年，有了大家長孫邦正老師，接着分組確定，于衡老師也就成為新聞組十一個孩子的「樞紐」，他和王洪鈞老師、歐陽醇老師，是當時新聞界有名的「三傑」，他們為這個毫無歷史傳統承襲的組安排課程；為台灣第一批新聞「科班」學生鋪路；在實習時，他們悄悄地幫着這些大弟子撥開可能的「競爭者」。我跳了，不是火坑，是一片沃土，我在中央通訊社「出師」，這一片苦心，無非是希望我們每個個投入新聞界，為跟隨在我們後面的學弟學妹們走出一條路。而我，只想逃避這份責任。

當我想躲過「責難」和「曉以大義」的聯席，溜開謝師宴會場下樓時，從背後拋來于老師好沉重的一句話：「黃肇珩，如果你認為當記者是跳火坑，你也得跳。」我跳了，不是火坑，是一片沃土，我在中央通訊社充滿陽光和雨露的土地上，耕耘了二十年。

今天，每當新聞組畢業同學想做「逃兵」時，我這個系友兼兼任老師，就搬出這一段古老的「跳火坑」往事，激勵他們。我看看一批又一批同學跳「火坑」，也欣慰一個個在新聞組通往新聞界的途徑上，繼續一盞盞一盞閃亮的燈籠。

了解于老師的人，都知道他的率直，他常常嘴上罵這個學生，心裏却極關切。過去二十年，他時常問我：「黃肇珩，記者做得還有興趣嗎？」我的回答一次比一次肯定，在這肯定的後面，溢滿了我的感激。

許多同事告訴我，他們大學四年，很少得到老師課堂以外的照顧，他們羨慕我在離開學校後，還擁有這麼多老師的關懷和鼓勵。

記得，我的第一篇掛着「中央社記者黃肇珩」的特寫在各報刊出後，立刻收到四份鼓勵的讚語——歐陽老師的短箋，趙友培師、于衡師和王洪鈞師的電話，今天重讀這篇不成熟的特寫，師恩依然。二十年，在我的抽屜裏，在我的心田裏，疊藏了一封又一封一通老師們賜給的充滿溫暖的讚許和慰勉，它們引着我，鼓舞着我向前邁進。我願將這份師恩，轉給我的學生們。

師恩難忘，每次在同學們的謝師會場中看到這四個字，我的心就會激動起來，淚水就要衝眶而出，出「師」二十年，我一直仍在師恩的廳底下，我滿懷感激，但我不知道怎樣表達我的感激。

去過，仲驢馬夫大的我
現，婿女的系教社是他
他。師老的系教社是在
有沒，柱支神精的我
二的好美這有沒也他
。年十



學中興復立私北台由正，職中馬兒女的我
，理查達、文天達地，級年二上踏級年一
叙史的下筆(Charles M. Schulz)茲爾舒
。琴提小達也，(Snoopy)比



。學大灣台了進擠年今，駿中馬子兒的我
提小捨他從自。工理了還却，學文近性他
音門熱上不擋也再就家們我，他吉了換琴
。符

的要主是話電，筆了除說來者記對
。年十二緣結它和我。一之具工



誠摯的敬意

黃慶祥

自師大社會教育學系第一屆畢業後至今算已過了很多個年頭，畢業那年與葉俊雄同學進入省農會服務，他在推廣組工作，本人在督導組工作，七個月後，我就轉到勞保局工作至今，很久沒有與葉同學會面，思念至甚。

我們同學在勞保局服務向有柯木興、徐國賓、柯同學在研究室擔任研究員職務，並在教育界從事傳授工作，徐同學在醫療部擔任課長職務，他們對勞保業務有很大的貢獻，本人自民國五十四年起在連絡處擔任駐外最前線的工作，直接與勞工接觸，勞工是國家的生力軍，直接從事生產工作。邇來他（她）們知識水準大為提高，工作勤奮，安分守己，技術精進，這是我們國家前途光明的最大保證。本人能力平凡，做事但求盡心盡力，待人力求誠懇忠厚，不許不欺。

勞工保險，對於保障勞工生活，促進社會安定，經濟繁榮，功不可沒，尤其本年勞工保險條例大幅度修訂，確實真正做到照顧勞工生活，這是政府的大德政，現任勞保局總經理王家銳先生是國內著名社會行政專家，



八一

這次勞保條例修訂工作，由王先生負責推動，現在再由王先生來主持勞保業務，更能駕輕就熟，更上一層樓。

本人從小喜愛運動，在師大求學期間與葉俊雄同學跟美國海軍中校學過短跑期的角力，畢業後連選與國內著名國術家王鳳亭、高森煜等多位老師，學習國術，並與日本空手道專家學習空手道多年，在這段期間，日以繼夜，不斷磨練，吃過很多苦楚，為了收集加強外功用的藥材，跑遍了台北市所有大老藥舖，為了標準鍛鍊特殊功夫所需要的器材，跑遍河邊拾小石頭（溪流的石頭，據說可以却火），並僱工搬石頭，跑到古銅器行收小銅珠，跑到台中高雄等地購買器材，並為練習指功，跑到鶯歌磁器廠，訂制特殊的工具，在這方面所化的時間、金錢、精力，實在不少，雖然目前本人空手道段數已晉到六段，但仍不忘鍛鍊，希望繼續進步。

本刊物之催生，以及連絡海外同學返國團聚，這是我們社會教育學系學友的一件大事，陳重華、黃肇珩、胡歐蘭等同學在這方面出力最大，在此致最誠摯的敬意。

磨練的回味

葉耿漢

嚴格的磨練，在當時也許會令人厭倦在肚裏吞，但事後越想越感到受益良多。畢業後考進聯合報，受到嚴格的督促及環境的琢磨，雖有說不盡辛酸的往事，但是我從事外勤採訪二十年而未被淘汰的重要原因。

我自認是一個天份不高的人，假如不是有著嚴師的鞭策，假如不是工作作在一個過人力求上述的環境，我要不是中途敗下陣來，就是老早投奔他方，成為新聞界的過兵。

當我進入報社時，于衡老師已經先我在聯合報服務有年了。二十年來，真正直屬老師的時間並長，但長期受到他的嚴格監督。于老師的威嚴人所共知，他對學生的要求是說一不二。我的表現好壞總是逃不過他的目光範圍，稍有錯失，聲色俱厲，使我養成時存戒心的習慣。

初進報館，派駐外埠，隸屬通訊組，所寫的稿件在台北市版見報的機會不多，但于老師會經常注意我的工作成績。有一天，他寫信把我從基隆叫回來，他說：「你的副主任說你不行，今天我在家里請他吃午餐，給你好好上一課。」我只有苦笑的份兒，心想上一課就會變好嗎？我深深瞭解他想動之以情的用意。

不料，我的副主任在鐵面無私，過不了多久，就說我沒有進步。老師又安排了第二次請客，不過，席上副主任除了勉勵我繼續努力外，也坦白告訴我「既然毫無進步，何不另找出路。」

當時，正好我的故鄉金門縣政府教育科長出缺，一再邀我往就職。但向老師請示時，他堅決反對，並罵我「沒出息，一點點挫折真是自認不行」。他說：「你不努力，怎能證明你的不行呢？」當然，那天我又被罵得灰頭土臉了。

後來，有一段期間我成為老師的直屬部下，老師對學生的嚴格是有名



我的一家

的，在他底下做事的學生沒有不挨罵的，也沒有人敢混水摸魚。有時候，沒有過也會挨罵。記得有一次文化學院學生來實習，其中潘健行兄表現優異。老師在辦公廳大大誇獎他。突然他臉色一變指着我說：「葉耿漢，你看人家的表現，你有出息嗎？」當時我是無地自容，但隨即體會到老師是「恨鐵不成鋼」呀！後來，健行兄成就大，更證明老師沒有錯。

除了老師以外，聯合報的整個工作環境，也迫使每一名外勤記者必須每天接受挑戰。記得當我開始學習做一個財經記者時，我在學校從來沒有修過任何財經課程的學分，我必須在摸索中學習，在學習中應用。但當稿子送上去後，時常被退回來，理由是「看不懂」。我的同事更常常叫我過去盤問一番，使我對任何問題都必需求得相當的瞭解。

長期間的被退稿與盤問，使我累積了很多珍貴的經驗。前面說過，我的副主任說我不行，老師說我沒出息，都不是過甚其詞。當時學養均差確屬事實，廿年來我仍然留在外勤崗位，足以證明聯合報是一個可以訓練人員的好地方。

老師的「監督與環境的熏陶」，使我養成「凡事當一回事辦」的習慣，說的斯文一點應該就是「敬業精神」。

八三

二十年的回顧

潘麗貞

青年時代勇氣大

回顧二十四年前，我要回台升學，家父極力反對，母親則較民主，她沒有說什麼，而所有治裝的費用都是由她負責的，且我自己身邊也有百美元，節儉一點也可作四年的零用，有了這一百元作護身符，我便衝破一切困難，決定了自己的前途。

我回台升學的男同學，最少也有二十多人，但女同學只得兩個，大部份的同學都分發到成功及台大去了。爲了趕上開課的日期，各人都紛紛預定船位，而我所坐的那班船，卻沒有一個相識的人。一個初出茅廬的少女，能夠去到一個人生地不熟、言語不通的新環境，實在是很大的勇氣，去衝破那重重的困難！

的人都開心得叫了起來，同學們紛紛爬上船面看夜景，好心的船員煮了一鍋稀飯給我們吃，也解決了我們四天的飢餓，我們像久病剛癒的病人；腳軟軟、眼花花，乏氣也乏力。我們吃完稀飯重返船面看那點點的漁火，看看熟睡的基隆港，呼吸一下自由的空氣。天亮了，我們準備好一切，等關員來了我們就可上岸了。岸上播出雄壯的歌聲，使我們十分興奮，檢查完畢，我們回到師大，一切也安頓下來了。

四年大學的生活

入學時的困難問題——四年大學生活有苦也有樂。在功課方面：記得初到台時，學校已開課多天了，每一科的筆記都堆積如山，幸好得台灣的同學相借，才解決了這個問題，在平日上課時，因言語有些困難，筆記也抄得不全，所以常要補抄。在吃方面，早期非常不習慣，在家從未吃過這些飯菜，說是肥豬肉炒青菜，却連肥肉也找不到一塊，第一次進飯廳，看見那獨一無二的青菜，盛飯木桶散出陣陣難聞的氣味，我真想哭出來，但又不敢哭，屢進屢退，幾天都沒有好好地吃過東西，最後一次步出飯堂時，我便想：「繼續下去也不是辦法，同學們都吃得津津有味，爲什麼我不可以？明天我一定要像他們一樣。」自此之後，我也習慣了。一個月後因爲生活有規律，空氣好，有適當的運動，雖然是清茶淡飯，但每一個同學都胖起來了。

四年的習慣影響我的一生——我最欣賞的就是每晚十時上牀，早上六時十五分起床，我們利用十五分鐘疊牀鋪、換衣服、上洗手間漱口、穿鞋襪，動作既快且捷，這短短的十五分鐘真了不起。直至現在我還能保持着這種良好的習慣，我覺得這種嚴格的訓練，實在是師範大學不能免的；因



八四

在四川輪上

船開航的那一天，恰遇颶風，普通的航程只須四十多小時而我們須四天才抵基隆，這四天的生活實在苦極了！全船都是學生，擠得水洩不通，單身的我，沒有辦法佔一個好的位置，只得擠在通道上，風浪非常大，船只得隨風漂流，聽到人們說：「船被吹到接近大陸了！」翌日又有人說：「船被吹到近菲律賓了。」其實吹到那裏我也不知道，因爲那幾位都是屈膝睡在兩件行李上，不能動也不能喝，非必要時動也不敢動，因爲風浪大，寸步難移，去洗手間也要等風浪略停才敢爬起來！這四天沒有一粒飯、一滴水到肚，只得把帶來的一斤生葡萄，當作四天的糧食。我們抵基隆的那一天晚上，恰巧是國慶日。深夜聽到有人說：「到基隆了！」我們全船

爲一位教師小則影響每一個學生，大則影響整個民族、整個國家。

感言

我們四年的大學生活，得益實在不少，尤其是人格的培養、德育的訓練，使我們成爲一個更完美的人，能夠在崎嶇滿途的社會上立足，而且屹立不移，一般人認爲困難的環境，但我們一樣過得快樂自如，這就要感謝學校平日的嚴格訓練，使我們成爲一個誠、正、勤、樸的完人，我們應感謝我們的老師、學校以及國家。

二十年後返國，我們見到的一切都迥然不同，無論在建設、民生、教育各方面均進步多了：①兒童們活潑有禮，中年人謙讓、老年人慈祥，這就是國泰民安的表現。②市容的改變、道路的擴闊、園藝的修剪，使人如置身於世外桃源。③參觀了兩家超級市場，它們售賣的種類、地方的寬敞，實非香港之市場能媲美。且一般酒樓餐廳佈置之優雅，比香港有過之而無不及，如非民生富裕，此種場面實難多見。④參觀了台中港、鍊銅廠、造船廠，走過了高速公路，這一切都證明我國工程師的偉大成就，也證明了中國人的腦袋可與世界科學家並駕齊驅。現在的台灣有點像世外桃源，也有點像君子國，這一切的成就則有賴於我們賢明的領袖蔣經國總統用人得當、領導有方。

八五

難忘二、三事

羅新桂

廿年，三分之一人生一晃而過。在這段歲月裏，同學們無不破場戲，人和紀玲手的賽跑紀錄，勇往直前，力爭上游，個個都有成就，博士、學者、校長、董事長、學術權威等出類拔萃人才輩出。唯獨我這個小人，始終難脫命運的枷鎖，一路坎坷，在歷盡滄桑之後，而今難筋疲力竭，但仍得咬緊牙筋，老牛拉車爬向坡路，日以繼夜地拿着一支笨重的筆桿，走一步算一步的撐着，每在撐持不住時，莫不用「天不降大任於斯人也……」自勉，為自己打氣。或以：他人有成就，我亦成家，當一家之長，齊家治國算列；彼能立業，我亦能立法，出任立法法的立法委員，身兼審查庭預算召集人之重任，不失為「德高望重」的人物而解嘲。然而，這種自我陶醉的威風只限於家中，一步出勢力範圍外的家門，即立刻失

去效用；因此，只好安份守己地蹲在家裏，並以回憶在校的那段時光自娛。有人說：回憶是一種恥辱、自賤，然而對我而言，過去的十年固不堪回首，可是在這之前的四年師大生活，却是個人的人生航程上一帆風順的美麗時光。

記得一年級時，一羣缺乏家長管教的「傅烈士麵」，在熊光義老師的照顧下渡過了艱苦的一年。或許孤兒多孽，這段日子裏班上「怪事」特多，尤其是重華和傅博一對陳家的難兄難弟，到處「鬧禍」，鬧得大家都對他們莫可奈何。某次，在課堂上難兄難弟從後面遞來一張書有「非賣品」的紙條，要我傳給前排的同學，適在這時，講壇上飄來那美艷脫耳的下課鐘

聲，因此無心發覺而把它貼在前座的玉案背上敷衍了事。焉知「飢餓交迫」的「魔鬼」筆，對此竟無動於衷，而直奔餐廳，在排隊中成為明星人物。「出盡風頭」，「非賣品」一時傳為「佳話」。

第二年，終於有了「爹」的一羣，雖然乖了一點，但仍難改頑皮習性，陳家兄弟竟把「非賣品」改為正式的銷售品，幹起出版事業，聘請黃文宏出任總編輯，發行了「講義精華」、「社教論集」，成為目前正在從事這一行業的我的前輩。可是好景不常，陳氏的無照出版社不久即「東窗事發」而宣告「倒閉」，所幸「債權人」未曾訴諸於法，始免去法院門前的金榜題名。

領公費可說是師大生活最美麗的時刻。猶憶三年級時，寒假期間結束，二個月份的公費一齊發放，口袋行情立刻「看漲」，當帶着滿懷喜悅的心情踏入久別的宿舍時巧遇馮勛勛正在「移山倒海」，把阿炎和殺豬漢從金門帶來的高粱酒搬入由他會祖父傳下的寶葫蘆內。見酒不喝非君子，二人對飲一陣後意猶未盡，經老尚提議到西門鬧區先看一場電影後，再挑燈夜飲痛喝一番。於是跳上三輪車直駛電影院。好不容易買到一張票而想進去時，不料老尚的傳家之寶竟在人潮中被擠破了瓶頸，頓時芬香四溢，順風飄流，因而遭把關小姐以有引起觀眾聞香醉倒之虞禁止入場，雖經老尚抗議，但對方却說「不知葫蘆裏裝着什麼藥」而嚴遭拒絕。事既如此，只好放棄「驚夢重溫」，可是老尚却不願白白損失排除所付出的辛勞代價，而當起電影黃牛，經撈了一筆之後走進大觀園相對而坐。一向從善如流，見賢思齊的老尚，眼看鄰桌三個妹字型的女生大嚼「殺死米生魚片」，一時興來也叫了一盤，三位鄰客看出老尚的老臉破綻，故意向他示範，挾着一塊沾滿芥末的魚片送入口中，不知就裏的老尚竟仿照她們的要領「殺」了一口後，立刻「老淚」直流，張開大口狀似動物園內的九獅房客，使得三個妹妹捧腹大笑。自此之後，老尚淚水不止，每有病痛都疑神疑鬼地說是「殺死米」在殺他。他的早我們一步先到主那裏報到，或許真和這次「事件」有關。住者已矣，但願老尚在天之靈保佑我們，過了這畢業廿週年紀念日之後，於民國八十八年都能健在而帶着子孫們重聚一堂。



本人「家法」管轄所及的一幕

二十年後重聚

一聲「嗨！」

一聲「還是老樣子！」

我們還發出「備」二十年的社教系第一批大使第，似乎又都回到「如果我是大學生」的年代。客套話、寒暄話還沒有說完，嬉鬧、笑語和挖苦的高聲浪，已躍然在我我之間。

八月四日，台北市的天空很高也很藍。

下午三時三十分，一幅巴士載來了剛下飛機，從香港趕回來的港澳校友和他們的家人。李麗娜、潘麗貞、二「麗」傅影依舊，笑聲如昔。下了車就和老朋友們親熱地擁抱（當然仍限于女同學）。她們真是顯得可愛，竟然「拋」夫「別」子，回來和老友相聚，令人感動。



八八



五位男同學看起來都比過去成熟而持重。郭錫忠是團長，名副其實，處處為大家着想。下了車和大家介紹了他的太太和乖巧美麗的女兒；福兆中講起話來，總是一篇大道理，滔滔不絕，他的肚子似比二十年前膨脹多了。程麗雲還是老樣子，帶著他的太太一起回來。英麟穩重，腳踏實地，帶著他的太太一起回來。最令人感動的，是容志遠的太太容佩英女士，帶著獨子回來，代表離我們而去的大個子，參加了這個難得的聚會。容家第二代，聰明英俊，處處照顧母親，志遠雖去，但路已傳。這次從美國回來的，有吳垂芳、黃文宏和施克敏。惠芳是第一回回國的，她似乎什麼也沒有變，包括她的髮型、眼神和輕如燕的身材。黃文宏帶著太太和兩個很帥的兒子回來了，他在事業和家庭似乎都豐收。

施克敏的鍾酒依舊，突如其來地出現，帶來無限驚喜。下午四時，我們的節目展開了。母校新落成的綜合大樓成了這次聚會的中心。一樓的報到處，不時傳出驚喜聲、寒暄聲；二十年不見，固然令人驚喜，學弟学妹們縱使有的才別離一年，一樣充滿重聚的興奮和喜悅。

一波一波的人，擁上二樓大廳的歡迎酒會會場，我們的大家長孫邦正老師被團團圍住。社教系出師二十批的弟子們，在這兒大聚會，「二十代」同堂，看不到「代溝」，却只見融洽。大家全心思意重溫師恩，品嚐友情，長桌上的點心、水果和雞尾酒，似被冷落了一時。

五時，人聲轉到對面梯形的禮堂，參加社會教育系校友會成立暨第一屆系友畢業二十周年慶祝大會，三百多個座位差不多坐滿了，我們也放下了心，籌備委員們一直擔心人來太少，空蕩蕩的會場，令人傷感。

在大會中，最遺憾的，是無法請每一位老師致詞，大家都希望再聽聽師長的言，但是時間不允許，我們只好再道聲抱歉了。

四八級同學，獻給我們「老主任」一座木雕屏風，上面刻着「吾愛吾師」四個大字。旅港同學也獻上一個銀盤。孫老師接過這些紀念品，臉上撒漾着二十年前我們常看到的溫煦、祥和的笑容。

晚上的聚餐，是這一天的高潮，我們原先只訂了十桌左右，結果開了將近三十桌，位於綜合大樓地下室的餐廳大廳，全被我們佔用了，啊！那一份熱，那一份閒，那一份濃濃師生之情，同學之愛，令人感動得垂淚。

八九



咱們第一屆「老」大哥，「老」大姐，在酒酣耳熱後，慢慢移進
 着一個圓桌，大家是那麼自然地歡呼了起來，三聲沒有明確字
 句的歡呼，却蘊含了那麼深的內心喜悅、感奮，似也帶着淡淡的惆悵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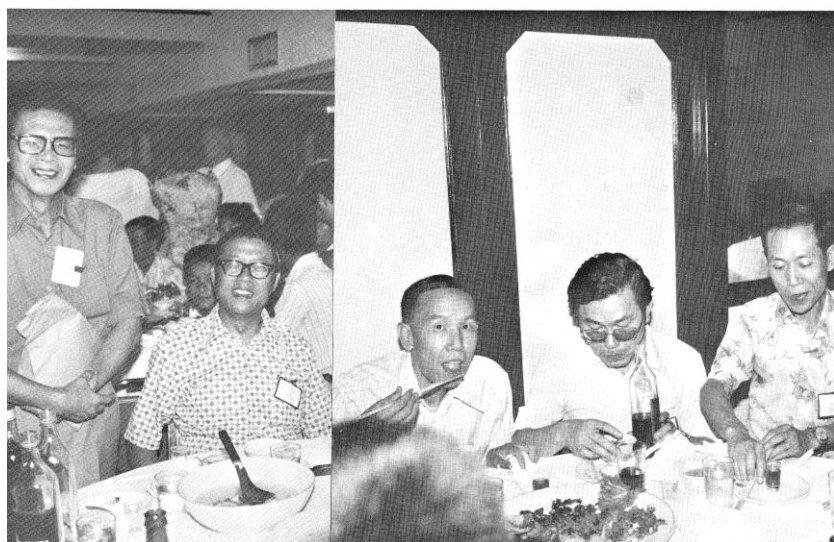




經席散了，我們這一羣搬進電梯上了八樓，在很有氣氛的貴賓室裏，圍坐聚談，並為海外回國的系友宣佈我們安排的活動行程，並徵求他們的同意。

四天活動，是從六十八年八月七日到十日。

第一天：慈湖講股，芝麻城歡聚，遊石門水庫。



第二天：參觀台中港、遊日月潭。

第三天：參觀高雄中鋼、中船、遊澄清湖。

第四天：遊覽佛光山。

為了讓我們四八級同學有另一次大團聚的機會，我們定了芝麻城歡聚之夜，在台灣本島的同學都攜眷參加，蔡世炎從金門前線趕了來。



芝蘭城，位於台北近郊，很別緻的建築物和幽靜、廣闊的環境，也許這就是它成為消費額高的原因。

大家從熱烘烘的餐廳，轉向屋外如茵的草坪，對着星光，圍着孫邦正老師，這羣「老」學生，似乎又都回到教室，唯一不同的，是孫老師不講書，不寫板書，他帶着欣慰、慈祥的笑容，聽着搖蕩而出的學生「假」事，每一件「假」事似乎都蘊含着感恩。

不知道什麼時候天上開始飄起細雨。星光隱了，人聲靜了，又是揮別的時候！

再見！朋友！讓我們同聲互道：珍重再見！

——黃學珩——



友老憶追

念淑雯

胡歐蘭

葉淑雯在校時，是僑生同學中與我最接近的，談到她與我，由同學變成好友的主要原因，除了同班又同組外，應該是我們有一個同樣耿直的脾氣。

她自幼喪母，父親在她幼年時就離家，由祖父母一手帶大，在師大求學時，常跟我同南部探訪她在高雄水泥廠工作的父親，為此在放假期間，我們在一起的時間更多，當我們知道彼此都是家裏的獨生女之後，她會要求我做她的義妹（她比我長二歲），雖然我們並未正式結拜稱姐道妹，但彼此深厚的感情，並不亞於親姐妹。

師大結業後，她回僑居地香港執教，隔年與服務教育界的嚴流芳先生結婚，婚後生活很美滿，膝下並育有一男二女，民國五十六年，外子赴英留學時，順道路過香港，於淑雯家客居數日，受她一家人熱烈的接待，感激不盡。五十八年夏天，趁外子自英返國之際，她曾力邀我前往香港會接外子，並順便觀光，一切手續均由她出面負責辦理，惜因當時家裏幼子年小，不便遠行，不料隔年春天，接到嚴先生來函告知淑雯病重於醫院，我心焦慮，以快信探問，沒多久接獲噩耗，係因乳癌不治而死，接獲消息後，我久久無以釋懷。

如今淑雯別世已九年了，每當翻閱舊日的照片，念及舊日情誼，個個很難當，想到三個失恃的孩子，更讓我惻隱難安，淑雯逝世後，嚴先生與我夫婦時有書信來往，他克盡父職，兼代母職，我時常勸他早日找一合適對象代替淑雯，但他常以孩子年幼不敢貿然，為了避免影響孩子的身心健康，一年拖過一年，真難為了這位偉大的父親，而今大兒子已赴英求學，二女、三女留在香港就讀中學，去年嚴先生來信與我洽商，準備送二個女兒來台灣接受祖國的教育，我欣表贊同，對三個兒女的教育與前途均有妥善的安排，淑雯在天之靈應可安息了！

逢此畢業二十年大慶團聚，倍增我懷念，謹以寥寥數語，遙寄天邊，聊以告慰我友淑雯。



民國五十八年淑雯和子女攝於香港

大榕樹不該萎凋

——悼念 志遠兄——

黃玉峯

「您的臂膀這麼粗壯，真令人羨慕！」
民國四十五、六年間，我曾對志遠兄極端明顯的體能進步情形，講過這句話。記得他當時把胳膊彎了一下，露出十幾吋的臂圍，讓我「開了眼界」。

四十四年大一，初見志遠兄時，他是個瘦高個子，該是全班最高的，却不見得壯。到了四十五、六年間，他的體格往橫裏發展，顯得「日新月異」，肌肉線條漂亮之至。打聽之下，才曉得他是利用課餘，在台北的體身院訓練，並且有顯著的效果。

我印象很深的是，他為了適應體能訓練的需要，每天進入學校餐廳，都另外花錢加幾樣菜。好的營養使他擁有健美的體格，時常容光煥發。他很注意衣着儀表，當他離開學生宿舍前，用梳子梳點白色髮乳梳一梳，頭頂閃亮，香氣撲鼻，然後出門，多麼瀟灑！多麼健壯！誰比他強？萬萬想不到，志遠兄回香港後，多年未有音訊，年前第一次聽到他的消息，竟然那麼令人震驚——他已不在人世。我不敢相信，因為，他健壯體魄的形象，深刻地留在我腦海，那好比一棵大榕樹，枝葉繁茂，樹根伸向四面八方，不可能在片刻之間萎凋。

我記得他是籃球場上最活躍的一位，球技突出，舉手投足，發散出強勁的生命力，當他一躍摘籃，手掌堪稱觸及籃框，「要」的一聲，是個透納而下的空心球，參加「鬥牛」的人擋不住他的攻勢。

我記得陳文獻兄打籃球，個子雖不高大，但刁鑽靈活，可是在志遠兄魁偉的身前進幾個球，可不容易。英語系有些人戲稱我是「中牛」，可是，我從不敢和志遠兄「鬥牛」，因為我個子矮，拚勁有餘，技術差勁，只有站在旁邊看志遠、重華、錫忠……等兄「鬥牛」的份。

廿幾年前的往事，依然那麼新鮮可辨，彷彿是時光倒流似的。可是，所有這些，在過去是真實的，現在是夢，難道這就是人生？

人生縱然百歲，仍然是短暫的，志遠兄英年早逝，「志」未酬，而人已杳如「遠」飛之鶴，造物之無情，於他尤甚，我們又能奈何？除了懷念之外，感傷何補實際？我信佛，只能祈禱他早已蒙受地獄王菩薩慈悲渡脫。

志遠兄啊！廿四年前，您從海上來，現在您從「海」上離去，您是個好人，我們不會忘記您，安息吧！



懷念大個子容志遠

陳傳博

六十七年春天的一個星期天，突然接到王文時兄的電話，他告訴我，旅居香港的容志遠同學因病去世了，這真是一個令人難以相信而震驚的消息！

記得幾年前的一个夏天，香港的蕭兆中、何謂職、容志遠同學來到台北，與在台北的同學們相約在龍鳳茶樓歡聚。當時志遠兄身體還很健碩，豪性不減當年，仍像在學校時一樣談笑風生；大家把酒言歡，相約畢業二十周年紀念時如何擴大歡聚，想不到那一次會晤竟成永訣；今年的二十週年紀念，再也看不見他的容貌，聽不到他的笑聲了……

志遠兄在我們班上是一位「鶴立雞群」的人，因為他的個子特別高大，總在一八〇公分以上，這樣高個子的人物，容易引人注目，應該是打籃球的好料子，只可惜他不太喜歡運動；在校時，難得看到他在球場上奔馳。記得在校四年中，下午沒課時，幾個喜歡「玩波」的同學，總是在籃球場或體育館「鬥牛」，偶爾為了提高鬥志，班上港台同學還來一場「紅豆湯」友誼賽，港隊的龍頭郭錫忠運動十項全能，配上刁鑽的「阿藏」（陳文獻）、沉默的利英麟、和吳湘帆、蕭兆中……等好手，台隊則有反應敏捷的陳重華、霸王硬上弓的施克敏、活潑頑皮的林楚開洲，加上王政和我，兩隊拼鬥結果，還真難分難解呢！如果容志遠兄肯上陣的話，那台隊準吃癩。畢業後，志遠兄大概還是不太運動吧？以致「英年早逝」！令人惋惜！

志遠兄雖個子高大，却天真無邪；他頂愛跟同學開玩笑，我們稱他為「Long Fellow」從不生氣，他個性豪邁達觀，待人誠懇熱忱，喜交友，樂於助人，想不到這樣一個樂天派的好人「Long Fellow」生命竟是如此地短促，經不住病魔的侵襲，「好人不长壽」，豈真理焉？

「如果，人生的折磨，使人安於死；那麼，友誼的神聖，便使人安於生！」今天謹以悲憫之心，懷念故友——大個子容志遠學長，並與其餘同學更珍惜過去的友誼；對於後死的我們，「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懷念老尚

葉耿漢

「老尚」，每當我想起四年的大學生活，首先出現在我的腦海中者，一定是老尚，因為他留給我們太多可貴的回憶，而又不幸他是我們同班中走盡人生旅程的第一人。

老尚是同學們對尚鴻勳的暱稱，他是河南人，出身軍旅，曾經官拜連長，後來是以香港僑生身份回國升學，也是我們班上唯一不會說廣東話的港澳僑生。

個都合得來，終日打鬧嬉遊。他走到那裏，笑聲就跟到那裏，他脾氣奇佳，四年同窗，我記不起他有過發脾氣的紀錄，同學們常拿他作為取笑的對象，他也不以為忤，最後總是哈哈一笑了之。

他的「實」事很多，經常會在宿舍惹得哄堂大笑。二十年來同學們會少離多，見面時總免不了提起老尚，以下是兩件每次必談的往事：

來到台灣以後，老尚一直想學台灣話，他的學法很特別，總是自個兒跑到母校附近的明星戲院去看台語影片，他的台語話只會兩三句，我們都懷疑他能看得懂劇情，每次問他時，他總是大點其頭，連說：「懂，懂，懂！」

有一次，明星戲院放映台語片「甘國寶過台灣」，他看完後回到寢室，一反他往日又唱又笑的習慣，獨自作思考狀，時而自言自語。後來我忍不住問他想什麼？他說：「我到明星看電影，看了半天搞不懂，數來數去也不到廿個國寶呀！」他一語驚人，又是哄堂大笑，因為他把「甘國寶」看成「廿國寶」。

跟很多來自大陸的同學一樣，老尚最害怕台灣的地震，幾次的半夜地震，老尚雖然睡在上床，總是第一個跑出去。反應之快，別人望塵莫及。

討論畢業旅行行程時，老尚最反對到花蓮去，當然是怕不巧趕上地震

，只是難排衆議，既然是環島旅行，當然不能不去花蓮，打從台北出發時，老尚心裏就不自在，沿途老是埋怨我們為什麼費成到花蓮去。

於是，由林吳開洲所導演的一齣鬧劇，就在我們所留宿的花蓮一家旅館中上演，我們所住的是一家日式旅館，房間是兩木板隔間，拉開中間的木板門就成了一間可睡廿人的大塌塌米房間，老尚選上最靠近房門的位置，當然是為了地震時便於向外「衝刺」。

林吳開洲已分配了每一個人的「任務」，大約在熄燈後十分鐘，靠近四壁的同學同時搖動門板，一時就像是房屋搖動的響聲大作，老尚身手靈巧，縱身一跳，人已到了天井外了，大概是到了天井後，既沒有發現地動的情形，又沒有看到別人跑出來，他滿懷疑惑又走回房間，這時陳傳博已依照事先的計劃，站起來將吊燈輕輕一摔後，又趕緊躲進蚊帳裏，老尚進房時，正看到吊燈左右擺動，走廊射進來的燈光，隱約可看到老尚指著搖動的吊燈自顧地大叫：「是地震，不錯，我們房間的小子們為什麼不跑？」不知道是那位同學終於忍不住「噗嗤」一聲，引發了歷久不息的爆笑。

老尚就是這樣一位經常為我們製造笑料的同學，讓我們在共處的四年中憑添多少的歡樂，雖然都是廿年前的老故事，但在我們同學們的腦海中，他永遠是「音容宛在」。

老尚畢業後就回到香港去，他雖然比我們大上十歲左右，但萬萬想不到回港不久，一場怪病就奪走他正是壯年的生命，香港的同學們說：戰時被敵人打中頭部的一顆子彈頭，成為埋伏十多年的「兇手」，他臨終前與病痛猛烈搏鬥了一段相當的期間，香港的同學們成為經常到醫院中去點照料他的親人。

老尚個性隨和，雖然年過三十，但跟我們這些二十上下的大孩子們倒



101



系友會成立

民國六十八年八月四日，師範大學社會教育系系友會成立了，成立大會在師大綜合大樓二樓會議廳舉行，老師、歷屆系友和在校同學代表三百餘人參加，社教系第一任系主任孫邦正在大會上致賀詞。

101



四八級系友郭為藩以現任校長身份在系友會成立大會上致賀詞。



四八級系友黃肇珩以系友會籌備會主任委員身份，被推為系友會成立大會主席，主持大會。



四八級系友郭錫忠代表旅港系友向本系首任系主任孫邦正教授獻贈紀念品。



四八級系友施克敏代表四八級全體系友向孫邦正教授獻贈紀念品。

歷屆系友的對話

豐收的季節

—寄語「我們的二十年」—

李建興

我們的母系——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成立二十四年，畢業生業有二十屆，凡一千餘人，本年八月四日即有系友會成立之舉，並出特刊，茲以系友的一份子，及負推動系務之角色，樂綴數語，以申賀忱！

我進入社教系不算早，民國五十一年以第一志願保送進入本系，開學後不久，即瞭解我們有一位慈祥和藹的大家長——系主任，上課時，他告訴我們許多做人的道理、處世的經驗與治學的方法，我們都很欽佩他，也認識到社教系在他創辦以來，已在校內外奠定良好的聲譽，是師範大學最年青最傑出的一個系。

我較一般系友幸運的是，民國五十五年結業前不久，系主任即指示讓我留系繼續追隨師長、學長學習，此後的幾年，一面協助辦理系務，一面從不間斷的讀書，社教系的確有個良好的讀書環境，歷任的助教，如：施金池，宋明順、郭為藩、林清江和吳瑤瑤等先生，樹下良好的讀書風氣，我們怎能不亦步亦趨？

從民國六十一年到六十七年七年間，社教系主任曾由王振鵬與李寶和

二位老師繼續主持，他們亦都是道德文章令人敬佩的學者，社教系的傳統精神更得發揚光大。我則於國內、國外進修碩士、博士學位，而仍擔任講師、副教授的教學工作，幾乎無一日離開社教系的工作崗位，這期間無分朝朝或暮暮，不計星期假日，社教系辦公室就是我的家。

推動社教系系務的職責輪到我來接棒，對我個人而言，是個重大的考驗，對社教系來說，是多年來師長們辛勤教誨的結果，也是社教系系友應該更多參與母系的明證。

我接系務之初，就決定扮演三種角色：一是服務；努力為全系師長們服務；一是輔導；認真來輔導全體學生們的學業與生活；一是協調；負責地協調本校各行致單位、校外機構與系友們。一年來，我長踏實的來扮演這些角色行為。

這二十餘年來，社教系在三位系主任卓越領導、全體師生共同努力下，已奠定穩固的基礎。可是二十幾年的星移物換，外在環境變化甚大，社教系當初設系的許多良法美意是否還完全適用，已值得吾人深思熟慮，例如：我們的老師已稍有變動，今後應擴大加強師資陣容，以利分工合作；又如：我們的課程，必須有所調整或增開某些新課，以切合當前社會的需要，而利同學之出路；再如：我們應否有獨立的宿舍，進一步購備新穎的教學儀器或設備等，都很值得檢討與改善。

尤其，現階段政府正在籌劃及推廣文化中心工作，擴大實施文化及育樂活動，改善社會風氣，這正是社教系發展的契機，面對這種情勢，我們全體社教系師生應密切掌握這個良機，我們尤須努力下述諸項工作：(1)協助政府調查研究社會教育實施現況；(2)加強社會教育理論之研究，並撰著發表各種研究成果；(3)協助政府規劃設計文化中心各種館舍建築，經費籌措，人才培育及活動實施等工作；(4)從速成立社會教育或圖書館學研究所，以擴大本系畢業生進修之路及培育高級社會教育專才。

值此社會教育學系豐收的季節，面對當前這個快樂的日子，我們在慶幸多年來辛勤耕耘有了豐碩的成果之餘，尤須記取前人筚路藍縷，辛苦栽種的精神，繼任開來，繼事承志，努力再努力，革新再革新，以使社教系的傳統精神更能傳佈於久遠，尤其我們更寄望全體畢業的學長，在工作餘暇，更應時時不忘予母系更多的關懷與鼓勵，讓校內外的系友，永遠手連手，心連心，在國家社會的繁榮與進步中，共同為社會教育事業的成功，奮鬥不已！

如數家珍

我們的社事組同學

四九級

陳培基
夏紹碩
張樹三

陳益昌、呂維雄、陳逸峯、劉玄煌、黃桂芬（以上公侯處），董健、陳培基（以上膳料處）；卓靜子（信託處）等八位學長均服務於中央信託局，目前分別擔任科主任或專員等中級幹部之職務。本班如有活動時，均以中央信託局同學為核心。

王振春從事教育工作，目前任有立竹東高中任教；並聞彼在竹東鎮開設補習班，成績斐然，真是名利雙收。

吳元曾老兄畢業後先至輔導會工作，嗣因志趣相異而辭職。後應聘於台中師專，並曾赴菲律賓某大學研究所進修一年，回國後仍在台中師專任教，課餘並在家中（彰化）教授兒童小提琴。夫人亦畢業台中師專。

江漢柏兄原亦在輔導會服務，後應聘赴沙撈越任教八年之久。回國後曾擔任台東大國中校長，現任彰化縣溪湖國中校長。江兄有二子一女，長子現讀台大化大系，次子今年參加大學聯考，小姐已讀高中。

黃銀德兄畢業後即返鄉（台南）從事教育工作，後因積勞，升任台南縣新市國中校長，又於去年調任善化國中，春風化雨，頗有建樹。

徐永新的確是永遠求新，先在輔導會任職，後赴日本明治大學深造，攻取國際貿易、經濟學碩士。中日斷交後毅然返國，仍在輔導會欣欣公司服務；嗣因工作繁重而辭職。現為文化學院專任教授。

吳鳳藍小姐畢業後亦曾任職中央信託局公保處，後與東海大學法學教授李登旺結婚，為免兩地相思及維護家庭幸福計，不得不放棄事業，堪為賢妻良母之典型。

范廣禮君任職於宜蘭輔導會森林開發處，十九年如一日，家庭生活非常美滿。

陳君傑、官淑潔、曾淑堂及關淑青等四位級友畢業後即返僑居地——香港，從事教育工作，而後曾淑堂及關淑青又先後赴美。并聞關淑青同學已於前年在美因車禍而喪生，誠屬本級之一大不幸。

我們的圖書館組同學

王素香小姐畢業後進中央圖書館任職，後赴法深造，又轉赴德國在漢堡亞洲研究所任職。夫君誦先生在其研究機構任職。現有二位公子均在十歲以上。

沈麗麗學妹四十八年十一月進農復會工作，她是本班最早就業的一位，四年後轉任中央圖書館編輯，稍後應聘赴澳洲墨爾本轉任圖書館任職，現為東方部主任。夫君胡百華兄亦校友也。有一人萬事已足。

陳秀麗學長畢業後回台南進成功大學圖書館工作。婚後定居彰化，轉往省立彰化高工擔任教職，另一年董英義先生為標準丈夫。他們為計劃家庭，一子一女恰恰好。兒子今年參加高中聯考，女兒升國中。

王兆蘭小姐十九年如一日在國家安全局圖書室服務。丈夫郭思恭先生體貼入微。生有子女三人，大小姐高中一年級，二小姐國中三年級，三少爺國小五年級。

吳樹梅老弟在校時常常臉紅，很少說話，畢業後就到南投中學任教，



我們的新聞組同學

陳文品同學畢業後曾在國語日報任職，不久就赴美深造，迄今毫無音訊。

何容珍小姐畢業後即回馬來西亞就業。據陳生益兄說，彼於六十二年赴東南亞時曾拜訪過何小姐，她目前在吉隆坡一家華僑廣播公司任職，她很想念國內同學，並關心祖國之進步。

夏雪畢業後任職於警察廣播電台有年，後應聘赴澳洲國家廣播電台華語部工作，年前曾回台小聚，仍然活力充沛。已婚。夫君陳逸生（？）先生香港華僑，有子女二人，生活美滿。

宋明順兄畢業後，曾留任任教有年，後赴日本深造，獲學位後應聘南洋大學執教，以迄於今。其他情況不明。

陳生益兄英俊瀟灑，任職中華日報十多年，已升任採訪組副主任，太座黃素錦女士服務於民營企業，生有二男一女，分別就讀國民小學五、四、三年級。

夏紹碩：本人現任中央日報編輯，十九年如一日，娶妻丁佩玲，師大歷史系校友，任教北市華江女中。膝下有子女各一，聰明活潑，人見人愛。家居板橋華僑中學附近。本人意志堅定，從不氣餒，一如在校時達觀也。

直到本人編寫本文前一天才和他通了一次電話，這是他十九年來和北部同學第一次的接觸。目前他仍在省立南投中學教國文，另一半是方連萍小姐，生有三位千金，分別就讀國小四、三、二年級。

彭雲翔老兄是本班的體育名人，畢業後應聘於調查局工作，甚少與普通女人交往。彭兄家居新竹，辦公處在新店，每日通勤不以為苦。婚後生有二男一女，大小姐讀國小六年級，兩位少爺在三、四年級唸書。

姚詩香學妹現任職於台灣電視公司新聞組，她的聲音仍然是像在校時一樣的悅耳。她的另一半葉大楨先生服務於電力公司，生有兩男一女，生活美滿，長公子及二小姐分別就讀光仁高中二年級，老么讀小學二年級。

陳玉明小姐溫柔敦厚，畢業後返香港任教。夫君黃煥章先生英俊瀟灑，十年前玉明全家回國時曾有一面之緣。當時他們有兩個男生，老大黃郁成，老二黃郁立，此後不知道有沒有再添新生？

楊志成老弟非常迷惘，在班上最得人緣，記得畢業典禮那天晚上，曾與三、五酒肉知己作靈魂的探險，結果自己的靈魂差一點飛掉。十九年來，了無音訊，希望他能自動投案，報生經過。

張東哲學長是本班龍頭大哥，畢業後進中央圖書館任職，同年高考及格，將復理老師對他甚為倚重，先後多次代表館方出席國際會議。後與張鳳嬌女士結婚，生有兩位千金，聰明活潑，現在國小五年、二年就讀。東哲兄目前擔任清華大學圖書館館長，他的願望是在「任上退休」。

張樹三：本人既無大志，又不上述，所以自四十八年十二月（比沈麗麗環稍後，是本班第一個出去就業的）進美援會後一兩年都沒換過機構。二十年來值得報告的有三：第一高考及格——這是做公務員的本錢；第二取得文化學院史學所碩士——這是無課的必備學歷；第三結婚生子——這是幸福家庭基本條件。我的太太田金鳳，女師畢業，任教北市光復國小，我有二子一女，老大唸高二，老二唸中山女高一年級，老三最會撒嬌，現讀小學三年級。

本人家住台北市逸仙路（國父紀念館旁）二十六巷九號九樓，電話七〇八七二五，辦公地址：台北市寶興路九號一〇三至（總統府旁），電話三七二五八三，希望本班同學多多利用。

我們是台灣繁榮進步的見證

五〇級 蘇雲峰

我們五〇級畢業迄今已是十八個年頭了。在這期間，我們親睹台灣經濟社會的迅速進步，也驚訝我們本身的變化。有些變化是不可預測的，但個人的努力與他目前的成就，應該有密切的關係。

我們全班共有六十六人，其中男生三十八人，女生二十八人，與現在在校同學狀況大不相同。論籍貫，以港澳星馬僑生最多，計二十六人，本省廿一人，外省十九人，大體上是一個鼎足而立的形態。我們素昧生平，生活習慣不同，難免有些不協，但由于各組導師的殷勤教誨，與數位同學



的領導，使大家和諧愉快地渡過四個年頭。這些同學，就我記憶所及，一個是任勞任怨、具有協調領導才能的羅淑萍同學（閩籍）；一個是既熱誠又老實的許翼勝同學（僑生）；一個是誠懇厚率的黃金利同學（本省）；與富有婦才、喜說笑話的劉家水與周草同學（本省）。另外，加上兩位活潑開朗、口若懸河的女同學王志平（皖籍）與鄭兆沅（湘籍）的媒介作用，使得這羣社會背景複雜的男女同學，和睦共處，留下美好的回憶。

我們也分為三組，其中以社工組人數最多（三十六人），新聞組其次（十六人），圖書組最少（十四人）。不過，這種選擇，僅能作為個人性向、志趣與就業展望的一時決定，事實上經過十八年以後，同學們工作的情形，已有很大的改變。

畢業初數年，多數人都能在學用相關的範圍內工作，但由于個人及環境等因素，工作範圍逐漸發生變化。現在仍舊在社工、新聞機構及圖書館工作的，共計不過十五人，僅占百分之二十三；在中等以上學校任教的三十六人，占百分之五十四；而改行他業的也十五人，占百分之廿三。這都是當初沒有想到的。

我們才進入中年，談不到什麼成就。然而經過十八年的努力，各人都有一些表現。前面說過，我們之中，大多數仍然默默地獻身教育，劉家水、李瑞江、郭楚新、蘇添鴻、楊鑑清等任國中校長。黃金利攻讀博士學位後，現在紐約州某區中學擔任輔導工作。鄭兆沅現任台中師專教授，賴顯福再入澳洲墨爾本大學攻讀教育，現任馬來西亞瑪拉工業學院中文主任，前年赴美進修，路過台北，曾與同學相聚。鄭國輝任教嘉義農專，也勤于寫作；曾榮富任高雄高工教務主任；黃寶材任陽明國中教學主任。羅祇

洲現任台北市國民就業輔導處副處長兼職訓中心主任。吳榮清赴日進修後，現任中國輸出入銀行輸出保險部經理。他於工作之餘，不忘著書立說，還在大專學校兼課，真是難得。黃羅忠在中國產物保險公司高雄分公司任襄理職，陳志恆赴美進修後，任職美國之音中文部，每晚均可聽到他的聲音。林小文現任華航台北分公司副理。周草在警察廣播電台任科長，仍不失當年風采。溫忠信任職台北市國稅局，本人則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男同學中，還有很多英雄人物，就寫到這裡擱筆。

女同學方面，趙雲在台南師專任教，有詩詞小說問世。紀麗璋自日本一橋大學學成返國後，任中信局公保處專員，是位最敬業的女性。鄭淑芬曾任再保處火險科副科長，現僑居美國。嚴錦珍現任太平洋保險公司協理。王逸如任國立台灣工業技術學院圖書館主任。徐曙光、王渝、王志平、鄭兆沅、江芳珠等先後赴美進修，徐曙光現在洛杉磯廿世紀保險公司任會計部副主管。港澳及東南亞地區還有許多傑出的同學，限於篇幅，也只好介紹到此。

我們參加過短期團體旅行的人都有同樣的經驗，在活動期間，大家都有一點陌生與拘謹，不便深談，但等到分手前夕，突然依依不捨。我們在學期間雖甚融洽，但畢業後更倍感親密，對師長更為懷念，這次謝徵孚老師獎學金之募集，本班同學尤其踴躍。為了便于聯絡，數年已組成了同學會，仍由老班長羅歐烈負責，最少每年聚會一次，彼此關懷提携，也為眷屬建立友誼關係。希望在中南部及海外工作的同學多與我們聯繫，或通訊，或參加聚會，共溫昔日友情，也分享彼此的成就與快樂。

我們一定再回來

陳德仁 級一五



雖然時光一去不復返，但是那激越的鐘聲，在我們內心深處，卻永遠迴響。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一聲聲，敲開回憶的門扉。我們是幸運的一輩。我們擁抱着年輕人的夢想、野心和熱情，從天南地北，從海內海外，投奔到師大社會教育系的旗幟下，度過了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時光。

我們永遠記得：

孫主任的道德文章，使我們仰之彌高！

老師們的辛苦教導，使我們茅塞頓開！

同學們的親愛情誼，使我們的大家庭興旺起來！

畢業以後，無論是在新聞界、圖書業界、社會事業界，大家都表現了社教尖兵的豪邁！

我們不斷學習，因為學習使我們成長；
我們不斷工作，因為工作使我們快樂！
我們不斷磨練，因為磨練使我們不再失敗。
嗨！這就是我們五十一級社教人的胸懷。

在回顧的時刻，感恩的心情充滿激動的腦海；
其中有對老師的真誠崇拜，
也有同學之間數不盡的愛。

孫主任板書之漂亮，之快；

李寅和老師之英俊，之帥；

鄭明東老師鄭重之重，之難猜；

郭為藩助教之好學，之親切。

林清江筆記生意之好，之出文旁，

考試前要把長龍來排；

考試後心情輕鬆得奇怪；

龍泉街吃牛肉麵個個笑逐顏開；

廣東和山東「兩東模式」的國語之菜，

通過國音考試差點把眼嚇壞；

還有那熱門的校花花邊新聞的哄傳，

曾經使士頭士腦的班上渲染一些絢爛的色彩。

二十年過去了，只不知花落誰家？

只不知何處去尋覓往日情懷？

願青春的时光能夠長在，

願社教的園地百花盛開；

在海之角，在天之涯，

我們一定再回來！

啊！二十年多麼快！

五二級 何良泉

光陰飛馳，我們這一班——社教系五二級同學，從四十八年十月踏入校門，經過四年的研讀進修，而畢業出去，各奔前程，到今天前後整整二十年。啊！二十年多麼快，就匆匆的過去了。

二十年前，我們一班五十位同學，滿懷理想和大志，經過嚴格的大專聯考及海外僑團的保送，自四面八方，匯集到師大來。我們每個人都很興奮，進入社教系，這是我們為理想奮鬥、躍馬邁進的第一步。我們深知「往下紮根，往上結果」的道理，因此，讀書研究，研究讀書，都相當認真。師長們對我們充滿期望和信心，熱心指導與鼓勵，不僅傳授知識，更教導為人處世之理，要我們充實知能，學好本領，將來為社會國家奉獻力量。

四年的大學生活，多彩多姿，令人留下甜蜜回憶，老同學偶爾相聚，談起往事，都津津樂道。系主任孫邦正先生的慈祥和關懷。新入學時，一一約談，鼓勵打氣；畢業前夕，又再次個別談話，為我們的前途出路操心。

，很使我們感動。社事組的趙聚銘老師講授課程之外，還引經據典，教導我們走向成功的八字訣——忠、恕、誠、信、堅、忍、篤、行。圖書館組的王振鵬老師說明圖書館為知識寶庫，要大家發揮敬業精神，努力推展圖書館的社教功能。新聞組的于衡老師邀約同學在家庭聚敘，暢談深入演繹邊區採訪的動人故事，用實例指導採訪技巧，趙友培老師講解四書，每以現代觀念剖析文章事理，生動活潑，在在都使人不能忘懷。謝徵孚老師上社會學，應同學之請，談戀愛及婚姻問題。他認為於戀愛中的男女，常常迷失自己，感情容易衝動，缺乏理智。裝飾自己缺點，不使對方了解，或是明知對方有缺點，又很感情的充滿自信，原諒對方，想以愛的力量融化缺點，其實結果都不會太好。他說：「班上同學，四年同聚一堂，好處缺點，都能充分了解，假若有緣結為夫妻，幸福美滿的成分比較高。」證諸黃達明、董秋生、彭茂正、蔡米米、康瑛、陳少璋三對佳偶，可與充滿哲理。其他教師的指導訓示，當時我們的年紀輕，經驗少，未能深入體會，

可是越陳越香，遵照實踐，受益不少。

讀書期間，大家還算用功，懂得上述。像張振榮同學，不僅在校用功讀書研究，竟然還與二、三同好，跑到台大去旁聽功課。這就難怪他在大三時就順利通過高考了。班上同學愛讀書，但並不成為「書獃子」，郊遊旅行，甚至辦舞會，都很在行。碧潭、陽明山、烏來及環島不少風景區，都留有我們的歡樂足跡。至於辦社團，更是熱心參與。當時系裡的社教學會、新聞學會、圖書館學會，本班同學都當上負責人。全校性的社團，本班也出了領導人。如「師大青年社」潘祖儉，「崑崙社」何良泉、吳超亮，「廣播社」吳夢英等，何良泉且曾參與發動當時全國性的自強救國運動及救助大陸逃難同胞獻活動，並策劃成立師大三民主義研究會，博欣社及女青年聯誼會等社團。此外如王達三、朱舒羣、張仲堃、黎少泉、伍幼慧、張曉雲、蔡米米等都參與了各項社團活動。

五十二年六月，我們畢業了，在師長的祝福聲中，大家為了前程各奔東西。現在，大家都工作安定，立業成家，子女成羣了。留在國內的，大都從事教育工作，在大專服務的有師大吳瑤瑤，台北女師專陳照雄；擔

任國中校長的有南投縣立南崗國中張振集，嘉義縣立布袋國中何良泉，國中校長甄選儲訓合格候用的有陳永安。同學中，以何明示，成就最大。他現在是「政、教合一」，為了理想與抱負，他在高雄嘉義縣民雄鄉創辦協志工商職校，並擔任校長，辦學認真，成果輝煌。同時是現任的以高票當選的嘉義縣議員。他為人公正、熱忱，雄心萬丈，又有羣衆基礎，將來更上層樓，勢所必然。出國留學與服務的，有留美的黃達明、董秋生、彭茂正、蔡米米、王達三、鄭肇生、湯霓霞、林宏慈等人，馬來西亞的吳超亮，本來學新聞，却在板塊嶼一所僑校搞圖書館，開來會計銜銜，積極行善，救治了不少人。其他同學，不論在國內或海外，都有一番作為，表現不錯。

啊！二十年了，多麼快！我們幾時才能相聚呢。真是別時容易見時難。不過，離別不是情感的分散，而是力量的擴張。大家雖聚首不易，但互相關懷，心靈相通。老同學相遇，不僅互訴信息，更能互相期勉，不忘母校栽培，教師訓誨，努力奮進，但願互相珍重，為理想，為前程，更勇敢的邁步前進，再前進！

懷念

五三級

鄭秀蘭
邱瑞明
丁蘭湘

畢業都十五年了，班上的同學均已成家立業。雖然沒有別級系友在學術上、社會上、政治上出類拔萃，聲名顯赫，成就傑出者，但均能秉承師長之教誨及校訓「誠正勤樸」之薰陶，在各目的崗位上默默地工作，奉獻。

班上同學五十一人，其中僑生二十人。分組後，圖書館組十六人多半出國，在國內的僅唐清及郭千代二人。新聞組九人，均出國或返僑居地。

社事組二十六人，在國內的有詹秀椿、劉火旺、朱富美、鄭阿雄、鄭秀蘭、王雪輝、邱瑞明、鄭道奇、程相印、丁蘭湘等十人。以上十二人中多從事教育工作，僅鄭秀蘭及丁蘭湘從事社會工作。僑居東南亞的同學，一直未有連繫，在香港的有周千英、羅政明（從事社會工作）及曾志浩（現改行經商）。在本地三十一人中有十九人出國進修，均有所成。同學們之有今日，不能不感謝師長們的諄諄教誨。

懷往事，念師恩。記得大一開學之際，第一次上課，系主任郭正便殷切期望並鼓勵同學要做好語文工具的能力，奠定做學問的基礎。那慈祥的面容、生動的講解，口齒清晰，慢條斯理，充分表現出一位傑出教育家的風範，是我們日後研究學問，涵養修飾的楷模。

社事組唯一的專任教授謝微字老師，除了在學問上的領導外，更是名副其實的大家長，大二（五二）時，正值五月難民潮，謝老師時任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副秘書長，呼籲同學組織「社會工作服務隊」，利用暑假擔負起難胞救濟工作。同學們以役匪懈，任勞任怨，更歷艱辛，歷盡千辛萬苦，冒九死一生之險的難胞們，能在接待期間很快地消除恐懼、憂傷，安適於祖國的溫情與富足。這次工作的表現，創造了同學至救災總會實習的先例，亦為後期同學開闢了就業的新途徑。這都是謝老師的精心擘畫及苦心安排。畢業後謝老師對同學們的前途仍是十分關切。記得中信局公保處首次以特考方式公開招考工作人員，所列出的報考科系竟然漏列社教系。當時謝老師因病正住院中，尚安得助教盡力接洽，雖然治安時已來不及報名，但老師對同學的關愛之情却永誌難忘。



一一六

另一位難忘的是趙聚銓老師。趙老師平日公務繁忙，由於他具有極大的教育愛的精神，不但在百忙中抽空擔任課程，並且還親自帶我們參觀輔導會的附屬機構，使我們得以將理論與實際相互印證。除此之外，我們最難忘懷的是趙老師的儒雅風度和和藹可親的容貌，學生感念的是趙老師為同學們畢業後的工作所做的安排與協助。

提起「雷公」，同學們都「體戰心驚」。因為早有傳聞雷國鼎教授，教學認真，要求嚴格，幾次上課缺席或考試成績欠佳就無法「過關」，絕不寬容。所以，上面老師的課必定提早到教室，靜心聽講，埋頭記下老師的每一句話。仍恐有所遺漏，於是同學們就想出分工合作的方法，集中幾位作筆記能手，湊成一份最完整的資料，然後刻鋼版油印出來，人手一份。期考之際，雷老師「親臨督陣」，無意間在書堆中發現一本油印講義，其內容幾無遺漏，大為驚訝！經同學說明原委，乃深受感動，結果全班安然過關。

在學長中，最為我們所懷念的是曾經擔任新生輔導員的羅歐洲。他的憨厚耿直，和藹可親的形象，親切地接待及週到的分析，給予這羣新鮮人一個最好的指引。羅學長對本班的照顧並未因新生訓練結束而終止，二、三年級甚至就業，他都一本初衷，竭盡心智地給予引導與提携。班上同學的聚會中常邀他參加，足見他在同學心目中的地位了。

十五年了，歲月的流逝，在每個人臉上刻畫了不少的痕跡，也把過去的點點滴滴描畫的更為清晰。濃濃的友誼，深深的師恩，歷歷如昨日。我們將永遠懷念，懷念！

一一七

我們這一屆

五四級 張世祿

我們這一屆，是民國五十年入學，五十五年畢業的一屆，由於是五十四年結業離校，習慣上被稱為五四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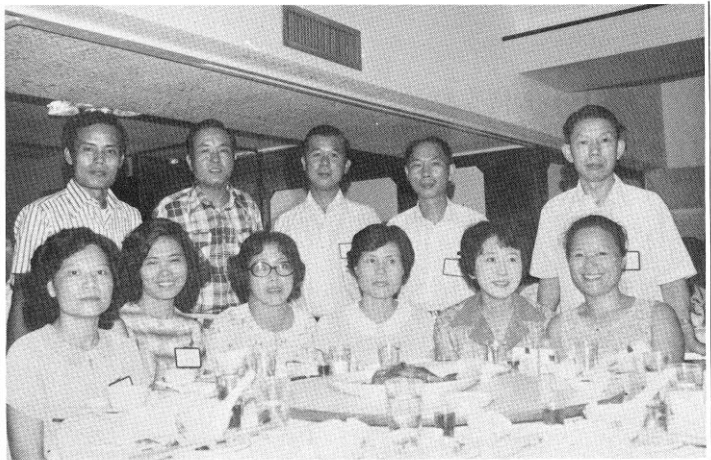
在本系來說，我們這一屆，可算是程度比較整齊的一屆。在校期間，沒有特別出人頭地的佼佼者，但也沒有一人留級，或者需要在結業後回校補修或重修學分的人。那時候，高中還沒有教學新數學，三角、幾何、現代數分年學習，可是五十年大專聯考的數學試題，居然是三角、代數、幾何混合的新數學，結果把五萬多考生「烤」慘了，數學一科有二萬人得零分，很多原來數學程度不錯的同學，在這一「意外失倉」之下，被分發到本系。本屆五十三位同學，三十二位女生中，除了幾位僑生和保送入學的師範生，有半數是北一女中畢業的，其次為二女中，然後是新竹女中、台中女中、彰化女中、台南女中、高雄女中各有一、二位；二十一位男生，除少數幾位保送入學的以外，也都是全省各有名省中畢業生。這是本屆程度比較整齊的原因之一。其次，以本系來說，也是僑生很少的一屆，一共四位女生程度都不錯，而且相當用功守規。這也是程度比較整齊的另一因素。

也許是老師們慣用的期勉學生上進的例行話，有好多位老師，上本屆的課，都說：「你們這一班非常乖。」我們這一屆，聽課的人很少，課堂上課和中小學生一樣，「起立」、「敬禮」、「坐下」，相當有禮貌倒是事實。記得我們的國文老師楊宗珍（孟瑤）女士，上課嚴格，給分嚴格是出了名的，可是對我們這一屆卻「刮目相待」，有時邀我們去她的單身宿舍聊天，也會陪我們一起郊遊內湖，兩學期給我們的國文成績都相當高。上一、二屆的學長們，為此曾引為「奇蹟」。還有教西洋教育史的楊亮功老師，教各國教育制度的雷國鼎老師，教學的嚴格，也是盡人皆知的，然而對待我們這一屆，可以說相當和藹可親。他如系主任孫邦正老師、社會學老師謝徵學教授、社會教育概論老師龍光義教授、社會調查老師謝應寬教授、社會教育行政老師鄭明東教授等，不僅聽他們的課有如沐春

風」的感覺，而且平時對待我們，總是那麼和煦親切，從來沒有道貌岸然，威嚴不可的態度，可以說是介乎亦師亦友之間，教導我們，照顧我們。還有當時的幾位助教，宋明順老師、郭為藩老師、吳瑞璠老師、林清江老師等，對我們這一屆也是關愛備至。

二年級分組時，半數以上選讀圖書館學，二十幾位填社會事業組；新聞組只有四人，無法開課，在班頭的遊說之下，從另外兩組拉來四位，結果是二十五比二十八，仍然是圖書館組人數最多。分組上課，由於人數少，師生之間更是融洽異常，有時如軍談，有時如小組會議，更有的在老師府上，邊喝咖啡邊聽課，真是其樂融融。

孟子說：「天匠能予人以規矩，不能予人巧。」有道是：「一個師父教出門，道行高低自修行。」雖然我們這一屆在校期間，並無特殊嶄露頭角的人，但十四年來，由於各自修為不同，本屆先後出國留學的有一十三位，其中九位目前仍在國外。曾得中山獎學金赴英國留學，又在母校榮獲教育博士學位的是楊國賜學長。洪文向學長現任金門縣政府教育科長，吳凱勳學長榮任保險公司經理，陳清水學長曾任花蓮市長，李錫福學長已是公務署中上級幹部，陳文彥學長為國中校長，朱劍南學長在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所屬事業機構任人事室主任，陳淑英、林美和二學長在母校任教，餘則服務高中國中。截止目前，除陳富雄學長不幸英年凋謝外，各能恪盡本分，努力職位以內工作，差堪告慰於母校以及教導愛護我們的師長。



!! 茲念！茲感

勤勉、純樸、穩健、踏實及和諧，是本系五級之特色，也是我們畢業後服務社會的一本精神。在大家兢兢業業的努力下，發揮了我們社教之精神，樹立了社教人員之風範，獲得普遍的讚賞和好評，這些美譽都是我們的師長辛勤灌溉所結的果實。適值本系第一屆同學畢業二十週年紀念感茲！念茲，略抒所懷，以表達我們對師長培育之恩，及對於同學之懷念。

記得十六年前，我們進入社教系第一次上課的情形，雖然首次見面，彼此間都有陌生的感覺，但是都掩不住內心的喜悅，在每人的身上似乎都可嗅到一股純純的鄉土氣息，是那樣的樸實，毫無一絲浮華色彩，又是那麼親切富人情味，大家相和和氣氣，筆墨相研，情同手足，為共同的理想，以備將來擔負起轉風易俗之社教重任而不敢稍有懈怠，共同探究學問的領域。

系主任孫邦正教授，是一位謙沖為懷、平易近人、書生本色之教育家，他那種視學生如子女之教育愛，安實穩健的作風以及道德文章，可謂是我們精神的指標，學習的楷模，我們沐浴其春風中，在其偉大人格之薰陶下，使我們具備了社教人員之氣質，而且隨時為我們指出學習的迷津，啟發我們的思想和為學之道。他在第一次上課時，很誠懇的告訴我們：「古

炳澤王 級五五

云：『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所以各位雖然是一位大學生了，但是絕不可自滿，做學問要腳踏實地，不可學時髦，好高騖遠，每一位同學應先把工課書學好，基礎打穩了，才能建高樓，希望各位同學把高中的國文和英文課本重溫一遍，這對於做學問會有很大的幫助。這些話語雖是那樣的平淡無奇，但是卻是那麼的切實，要是我們有所成就的話，應是這種穩健踏實之功。

我們的師長不但個個都是飽學之士，而且都具有海人不倦的教育熱忱，關愛學生，與我們打成一片，為我們「傳道、授業、解惑。」幫助我們成長茁壯。尤其是班導師，對於學生的關懷更無微不至，不辭辛勞，抽出時間與同學談話，了解學生的需要，解決學生的疑慮，這種以培育英才為己任，捨我其誰之教育精神，永遠受著我們的敬仰和感激。

畢業後，我們感念師恩，記取師長之金言良語，戰戰兢兢地在社會各角落默默耕耘，十二年如一日，無論是從事社會工作者、新聞工作者、社教工作者，或是從事學校教育者，都已轉讓頭角，頗有成就，不負師長及同學之期待，願敬師友愛之大家庭的情誼血液繼續流傳給每一位系友身上，大家心連心，手牽手，使我們這個大家庭之生活更加多彩，以光我系風，帶動社會之進步，和諧和進步。

十二年如一日

畢業已經十二年了，離開學校以後的日子，感到過得比在學校時快，一天的過去，匆匆忙忙的，十二年了，有時感到一事無成，難免慚愧，然而一直兢兢業業的當一名小記者，守住社會教育的崗位，也是值得引以為慰的！

五十六年畢業時，因為于衡老師的推薦早已在聯合報實習，最初跑體育新聞，由於平時很少參加體育活動，對於體育相當外行，當時只好時常請教母校體育系的師長，熟悉一些競賽規則，逐漸對體育報導感到興趣，後來報導足球比賽，採用章回小說的筆法報導，感到趣味盎然！

五十六年七月報社正式聘用，適逢台北市改制為院轄市，聯合報首先開闢市政版，我乃調任市政，先跑工務，再跑建設，十二年來出入台北市政府，沒有換過其他路綫，有人說，跑同一條路綫未免太單調了！但是我不覺得，跑久了，很多市府官員都熟悉，跑起來也方便，其實新聞就是新聞，每天都在發掘新的東西，每天都有新的情況，應不會感到單調乏味！

十二年來目睹台北市一天天在建設，一天天在成長，一條條道路從規劃、設計到施工、完工，然後看着如流水般的車輛在馬路上奔馳！一幢幢高樓大廈從地下逐漸冒出來，台北市已從一個樸實的小城市，一躍而為一個國際化的都市，看著她的成長，心理也感到滿足！

對於台北市的建設，難免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我也竭盡所能，秉公報導，引導這個都市走向現代化的途徑。

舉例說，衛生下水道的興建，台北市的道路寬大美麗，高樓大廈也相當可觀，但却缺乏衛生下水道，沒有衛生下水道，家庭與工廠的廢水直接排入淡水河、基隆河，使得這兩條河流的河水污濁發臭，魚類也不得生存，影響環境衛生與市民健康，現代化的都市水流應該是清潔的，也是市民

五六級 曾怡憲

遊憩的所在，台北市要怎麼樣才能使水流清潔呢？只有興建衛生下水道。可是計畫之初，由於人們觀念的保守，花費也大，加上可能有人和利害關係的作祟，阻力很大，有人反對興建衛生下水道，認為只要做水肥處理廠即可，大家都知道新式的房屋都用抽水馬桶，把水肥沖掉了，但却污染水流，這是明顯可見的事實，可是市政府却難於裁決，對於此事，我不時的主張興建衛生下水道，市政府總算決定從六十四年開始動工興建，現在士林地區的衛生下水道已經完成，迪化污水處理廠也可完成，看到這些成果，也感到欣慰！

翡翠冷水庫的興建，反對的阻力也很大，可是台北市目前二百幾十萬人口加上鄰近供水區總共三百萬人口，每年夏天缺水，將要增加到四百多萬人口要怎麼辦？台北地區水源有限，只有開闢翡翠冷水庫才能解決問題。

反對的人透過民意代表、雜誌，造成很大的壓力，市府難於決定，對於此一問題，我曾不時的主張興建翡翠冷水庫要興建了，我也感到一點欣慰。

在建築管理方面，有感到建築物受到死板的建築法規限制，蓋起來也很呆板，我主張採用容積率，讓建築型態能夠富有變化，並能限制人口密度的增加，現在在市政府也逐漸以都市計劃的程序來規定容積率了！

公車營運方面，由於多年來票價未調整，導致公、民、校公車嚴重虧損，影響服務水準，我曾冒大不韙，主張調整票價，現在票價也要調整！除了對市政建設提出意見外，事實上從跑新聞亦可不斷的獲得各種知識，想起當年老師說的一句話：「社會教育就是活到老，學到老。」我想這也是當一名小記者的意義了！

來道妮妮

猶記民國五十三年來到台灣省立師範大學接受新生訓練時，對大學生活是很嚮往，對社會教育系是很陌生。五天天日夜夜生活中，認識了系主任孫邦正老師、教官胡勇先生及輔導員李建興學長，以及每天在藍色的多瑪河旋律中進餐廳用餐，喫得不錯之外，也就印象不深了。開學第一天還以為會有個開學典禮的儀式，實在沒想到連第一節都沒有排課，更沒想到第一次上課時，同班同學竟比新生訓練時，還多出一倍以上，共有五十幾位同學共聚一堂。隔了一陣子，大家也熟了，才瞭解各同學除了來自台北市、基隆市、新竹縣、苗栗縣、台中市、台南縣、台南市、高雄市、花蓮縣、金門縣以外，還有海外的韓國、香港、越南、緬甸、馬來西亞、泰國、寮國、印尼、馬拉加西。

四年之中，同學之間及對系的瞭解，也與日俱增。雖然到了二年級各依志趣分別進入社會事業組、新聞組、圖書組，但是仍然有共同必修科

成建宋 級七五

及各種活動，使大家維繫在一塊，而成為「社教人」。

民國五十七年我們有四十八位同學帶了方帽子離開了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而現在仍有四十七位同學，生龍活虎地在各種社會部門。我們從和平東路的起跑線上，分別衝向各行各業，散佈在台北市、基隆市、台北縣、桃園縣、新竹縣、台中縣、雲林縣、台南縣、台南市、高雄市、宜蘭縣、花蓮縣、金門縣，以及海外的韓國、香港、菲律賓、泰國、美國、加拿大、德國。分別在教育界、新聞界、圖書界、交通界、商界努力。

離校十年間，校區逐漸擴大，除了和平東路外，還有公館分部。學生宿舍也新蓋，學生活動中心也新建，均為高樓，更以地下道，將校園、宿舍、圖書館串聯一塊。系也遷教育大樓終至現在有獨立辦公室及圖書館，課程不斷加強。偶爾從師大路走過，對大學仍然很嚮往，因為祇有在校區裏才有靜思與學習的環境。

十年一覺

當本級聯絡人顏文四學長電話催撰寫感言時，忍不住掐指一算，竟然心驚！從孫系主任手中接過象徵本系薪火相傳的燭光迄今，悠悠十年。記得十年前在中央日報開刊就當時感受撰文發表時，歐陽老師曾晝夜書函賜勉，十年後發覺燭光依然圍繞心湖，而筆已鏽蝕，白天窮於公務撰袂奮臂，無暇細思，午夜一瞥閒書，獨對電炬，能不愧赧？四載承襲的薰陶，儘管當年一中同學常以「吃飯」大學「睡覺」學系相戲，而今細細品味實屬難能良多，當年從一少不更事的無知少年，在師長的警策中逐漸茁然，居然敢執筆投向中央副刊，應高、普考、經研研究所大門，無一不歸於師長的鼓勵。我系優良傳統為師長的「誠正」，同學的「勤樸」，彼此之間融融洽洽，幾如家人。記得當年謝徵宇師在作古前猶殷殷以同學為念，鄭明東師的以系為家，王振鵠師的煦煦風度，于衡師的諄諄善誨，歐陽醇師的休休有容，同學聚會，閒話往日時光莫不津津樂道。

五八級同學畢業十年，秉承我系傳統，年年舉行同學聯誼會，十載如斯，從不間斷，輪由一男一女兩同學主持。眼見開始時孤男寡女，到最近的携兒帶女，同窗親友在人生道上，卓然有成；把臂言歡，樂以忘返。而近年的同學會人數越來越「茂盛」，或許是歷經社會上人情冷暖，大夥總覺得最溫潤的感情莫過於同學之情，彼此放言高論可以肆無忌憚，相知既深，相聚難得，所以扶「妻」（未見有扶「夫」參加之女同學）携幼，相率參加，此為我級特點之一。

五八級特點二為本級恰為四八級至六八級二十年中的「分水嶺」，在男女同學的比例上亦是「陰陽界」，放眼本級以上諸級，男同學的人數比起女同學為數較多，而本級以下，則是「粥粥羣雌」勝過「袞袞諸公

五八級 吳水木

」，這也算是十年風水輪流轉吧！只不知近年系中男同學是否已經挽狂瀾于既倒？

值得一提的是五八級同學受業期間的三位助教老師，亦即目前的林訓導長清江、楊教授國賜、李系主任建興，均已卓然自成一家。憶當年郭校長鴻藩、林訓導長清江從花都及英倫歸來，返系任教時，學養深湛而復風度翩翩，真是風靡一時，同學們均樂於選課，而區區因再進教育研究所進修，久炙良師風範，獲益猶深。我輩同學梁麗雲小姐，後來一躍為「林師母」、同學會上，還成為美談。

畢業十年，細數前塵往事不勝感慨，而同學之中雖無騰達之士，但大抵能秉承節訓，蔚為社會中堅。中央社李清田、吳顯申、王雲珍、聯合報顧文門、段國錫、劉瑞仁，均為新聞尖兵，陳妙好在美國交流總署，梁麗雲在淡江學院，蔡寶珍在運輸計劃委員會，凌公山在逢甲學院，亦為圖書館界大將，社會事業組諸同窗廖茂雄、林種南、粘漢俊、魏當年、羅瑞純、林乾文、劉家昌、林勝利、李麗芳、連讚興、林秀郡、邱鴻欽、尤淑純、趙兆芝等等或在專校或在中學任教，部份仁兄，仁姊已漸有成「長」之勢，其他學兄、學姊或為海外遠兵如王寶清、鍾蓬英、黃麗雲、曾雄雄，或為把關稅吏如吳嘉茂、或為商界「小」亨如許文輝，或不才如我在行政院新聞局「看電影」度日，均不足深論。

本級同學對我系均有深重感情，但看謝師徵宇系獎學金由區區勸募之下，一月之間「海內外景從」已達預估目標，可見一斑；而每年例印同學錄一冊，互通聲息，尤屬難能，今年暑假將屆，相聚之期不遠，謹借系刊一角請各位同窗親友，盡興乎來！

五九級繽紛

五九級林勝義

五九級離校迄今九年，五十二位同學中有國大代表、有懸壺行醫、有經濟部官員、有房地產專家、有出版社老闆和老闆娘，當然也有更多的記者、館長、社員工和教師，真可說是五彩繽紛，各有千秋。今僅就道聽塗說，轉述一二，藉助茶餘，如有誤傳，則請包四載同窗，放他一馬。

首先談我們曹老，名副其實官運亨通，中央公職選舉延期，他的「官」職「順」延。今年一月二十日在台北的同學跟他們的兒女們共十餘人特假師大路北屋餐廳開同學會以示慶賀，聽說曹老還在某保險公司任經理，會後他搶著會賬，我們只好不跟他計較，遂其所願，讓他破費不少。

大家還記得老八吧！現專心在家相夫教子，正殺先生倒好「相」，聽說三歲八個月的Eric就不怎樣好「教」了，像個小電腦，又喜歡跟大人玩，老八說，活了卅一歲，有時連兒子的問題都答不出，難為情死了。魏功美和陳美華建議她再生一個，有伴就好了，您認為呢？

施仔離開中央黨部，到加拿大「依親」，聽說已取得生物學士，刻積極攻醫學工程。就那麼巧，有一天在多倫多街上漫步，竟碰到阿材哥。另黃淑坤也單槍匹馬來到距多倫多五十哩的漢明頓，現一面打工，一面在社區學院修工商課程，並且跟六〇級的游達丹隔鄰而居。

話說在母校圖書館的三劍客，張世惠的兩個壯丁已唸小學了；陳淑惠以前畢業旅行連筋斗都翻不過，現戴鋼盔騎摩托車，令人刮目；梅先芝任

館長之機要秘書，也是楓城出版社的老闆娘，常看到老闆專車接送，令人羨煞。

在新竹地區也有三位同學。張寶勝在頭份中台化工高就，楊毓琴仍在光華，他們共有一個兒子。最近王明姿也搬來做鄰居，還參加老頭他們的互助會，為的是每月能見面。明姿任職於COCO新竹家扶中心，她說頭街很多，鄰居叫陳太太，兩個孩子叫鵝鵝，往日的學生叫王老師，自我介紹時說是社會工作員。不曉得陳先生又叫她什麼？您猜。

在報界的，目前還有黃寬、何繼雄、王德寶。黃老在聯合報頭受器重，聽說對房地產行情頗靈通，同窗同學如要買北屋的房子，找他準沒錯。大鬼每週在中央日報法紀專欄寫稿，神通廣大，妙筆生花，一二百字的資料，一夜之間可以變成上萬字的長篇小說，而且情節曲折，步步驚魂。王德寶上回跟護士太太來台股置月，年前林勝義赴開會路過香江，特地去星島日報找他，可惜下落不明，也許要在星島登個尋人啟事吧！

周立平仍在教育部，聽說吳先生很體貼，也很會買菜作菜，周為了投桃報李，特地學了「馬殺雞」，聽說效果很好，我班上同學有沒有意思學學呢？可以找周立平。

此外，聽說林玲君又回新興教書，也苗條多了；黃美珠仍在內壢，文靜依然；阿昭、美華都在家裏作家管；波波在弘道，今年恰指導到母系實習生的指導活動，學弟妹很敬佩她；老湯聽說去了香港；葉華前一陣子兼營鵝場，賺了一筆；金得在埔鹽當教務主任，下回校長甄選說不定就上了；阿伯在中和南山商工教數學；錦森仍在三峽；阿祥在國父紀念館，現比以前豐滿多了，妻賢子孝，出版社事業順達，當然囉；賴妙最近發明了一種「油加水」，不但撈了一大票，也有助解決能源危機；阿多年初剛結婚，刻在中正預校任教；魏功美聽說在中正理工學院做館長；翁個好像退休了；gggg某亮動去了兩年加拿大，現回香港青年會。其他同學都健康活潑，不月一，希望以後彼此多聯繫，並祝大家諸事如意。



燃點的薪火

—系友會成立感言—

六〇級 陳 埔

一次又一次，接到系友會籌備會的通知，一回又一回的告訴我們，系友會正式成立的日子愈來愈接近了！八月四日，身為系友的我們，真是喜出望外，心頭的金盼是可以想見的。

屈指算來，母系第一屆畢業的學長已滿二十年了，二十歲的生辰，對個人來說，是多麼的重要，何況母系社會化的家庭，多年來為教育文化，為社會國家，擔當着極重要的角色，其意義正代表了健全的生長、成熟與茁壯。

……希望這能以「二十年」為燃點的薪火，一屆一屆傳下去，然後衍生「我們的三十年」……這感人肺腑的話語，引導着，鞭策着我不得不拿起禿筆，塗下如斯感言。

第一志願 教育主流

這是十二年前的事，當我還在小學教書的時候，某日榮獲獲師範學校的通知單，要我填寫申請保送師大附屬系的志願書，當時我對母校院系情形，雖也打聽過，但並不完全了解，可是我毫不考慮依照規定填上三個志願，第一是母系，第二是教育系，第三是X×系，當我把志願書投遞之後，心有戚戚焉；在簡章裏我覺得萬一因我條件不夠，被降為第三志願錄取，該怎麼辦，迄今仍心有餘悸，但是皇天不負苦心人，終於我如願以償，竟以第一志願保送入學，如今撫今思昔，彼時我的決定與選擇是十分肯定而正確的，因為社會教育實是當前一切教育的主流，依其優越的特質與其重要性，已超越了學校與家庭教育之上，且具有獨立的功能，確為宏揚民族文化，提高民智，厚植國力，推動社會革新的原動力。為了適應我國社會教育邁向現代化的需要，為了達成當前教育事業的任務，不論是從學校

教室、圖書館、社會福利事業或是大眾傳播工具等所發出的光和熱，只有推展社會教育，才能發揮最大的教育功能。

紅樓依舊 吾愛吾師

畢業八年以來，對我個人來說，最讓人懷念的事，要算是母系教育我的老師，真是紅樓依舊，師恩難忘。母校的紅樓像一座生生不息的洪爐，這個洪爐孕育出的莘莘學子，不知凡幾。誠正動機——是我們的校訓；止於至善——是我們努力不懈的目標。每當我們路過紅樓，只要見到它巍峨的影子，我們頓時從心底泛起一絲喜悅與榮耀，正如就讀大班的小女孩美兒常指着說：「這是爸！爸！的學校！」一字一字拉長了聲調，扣人心弦，令人遐思。

記得我們快畢業的前夕，當時系主任孫老師邦正，特別關心學生的工作和出路問題，每與學生個別談話，只要有求於他的，無不鼎力協助，昔日曾為我一口氣寫了兩封親筆推薦函，在垂詢中那般親切的關懷，和拔擢提携學子的愛心，充分流露了堂堂教育學家的風範，如今每見到孫老師慈祥、儒雅、博學的風範，愛護關注之情，一如往昔，使我從心底裡肅然起敬。最喜歡使用板書教學的路老師君約，也是當前我國教育測驗權威專家，愛護學生也是不遺餘力，三年前在偶然的機會中我決定做一個「電視對兒童生活影響之調查研究」，路老師特別強調其重要性，曾在百忙中允予指導，對全稿一字不漏的複閱批示，使該小冊子能順利完成，後承孫老師邦正推薦曾獲得教育部中國電視教育學會優良著作獎。此愛護學生之精神，實令人感仰至深。至於林老師清江在教育部任職期中，先後曾多次蒞校專題講演，近水樓台受益非淺，某次，校長派我接待他，在席間曾巧妙的在我主管面前讚美學生幾句，給我很大的鼓勵，如想到林老師對門生的愛護，亦是無微不至。提起郭老師為禪，該是如人不曉的現任母校校長，也是成就最高的第一屆學長。記得以前郭老師上社會思想史課時，喜歡考各國思想學家的姓名，我與法儉兄因年長記憶不及，常有張冠李戴之誤，考完總急得滿頭大汗，但所得分數並不低。記得畢業前夕，並曾在我紀念冊上題贈「有容乃大，無欲則剛」的教言，令人深省，郭老師今天有此成就，該是我們社教系之光。所以說，一個人的成功絕不是偶然的。

此外，令人懷念的老師很多，雷老師國鼎、趙老師裕、陸老師光、陳老師榮華、王老師洪鈞、歐陽老師醇、以及第一位為國家教育博士現任系主任李老師建興，和楊老師國賜、林老師勝義等經常見面並給予教誨



，使我們受益良多，因限於篇幅無法一一詳述。

人的建設 任重道遠

曾經有人說：「世界上最珍貴的寶藏不是石油，而是兒童，需要愛的教育。」；「最偉大的建設，都來自人的建設。」我國國民教育法經立法院三讀通過，亦於同年（六十八年）五月二十三日經總統明令公布實施，其制定該法的主要精神，不惟確定了國民教育的法定地位，同時，更充分表現出國民教育全民化的教育理想，也奠定了社會教育的堅固基礎。

母系成立之初，係因應時代和社會的需要，並分設新聞、圖書館、及社工（社會事業）三組，此三組之工作性質與對象，即為全力作好「人的建設」，以提高一般國民的文化水準。這種工作，是全民的，是終身的，是永無止境的，甚而超越時空，無遠弗屆的教育建設工作，實可謂任重而道遠。二十年來，母系各位學長們，無論國內或海外，都能堅守工作崗位，勤奮的耕耘，不論實際從事教書工作，或社會文化事業，或是大眾傳播工作，均有傑出優異的表現，在個人方面，其優良事蹟不勝枚舉，為後期的同學們開創一條嶄新的坦途。也為社會教育奉獻一己之智慧，樹立了正確的楷模；因此我認為一個國家，一個團體，或是一個人，要想在大時代裏擔當起重要的角色，成為社會的中流砥柱，而不迷失自己，最重要的應發揮繼往開來的精神，志節堅貞，不為勢現，從而激濁揚清，移風易俗，本其所學，服務大眾，至為重要。將總統經國先生最近曾對教育工作作了多項重要指示，其中特別強調加強社會教育和僑教工作。今天我們適逢此時成立系友會，有的來自海外地區的系友很多，實具有團結海內外系友，宏揚社教功能的時代意義，但願吾全體同學在母系諸位老師的指導，和全體學長的鼓勵之下，深信能集萬人之心為一心，集萬人之力為一力，共同為社會教育理想而犧牲奉獻，努力精進。

今日欣逢母系系友會誕生，深信這已為大家「燃點薪火，一屆一屆的傳下去」，謹藉此語，代表我千萬個虔誠的祝福，我個人才疏學淺，信筆寫來，不知所云，尚祈老師學長不吝賜教為感。

最後我謹在此敬告各位，我們六〇級的同學，自畢業以來，男有分，女有歸，立業成家，步各位學長之後塵，力爭上游，但大部份同學多從事教育與文化事業工作，不論在海外或在國內，大家殊途同歸，共同為推展社會教育，促進復國建國大業早日完成而努力。末了，荷承楊瑛如學長提供生活照片，謹此致謝。

往事如潮

六一級 郭麗玲

在忙的日子裡，「回憶」也是奢侈，但爲了這份稿子，我竟大方地用起奢侈品來。記得新生訓練時，孫主任「一」的跟我們談話，充滿了關懷和殷切，老師教授「教育概論」時總時把條式的教育原理融在和顏悅色的叮嚀中，微微泛白的髮梢和起毛邊的西裝袖口都深深刻在我們的心版上，真是一位清高的教育楷模，更是經師人師；他不費口舌，一切待人處事的道理盡在言行中傳授了。

大二有謝麗寬老師的「社會調查」、幽默的談吐、笑語如珠、班上總是爆笑或莞爾。老師曾爲僑教館前和平東路上的師大教職員宿舍取名爲「

和（河）東村」；一者位於和平東路，再者據說那兒住的四位教授均有河東獅母也！

清晨，常在校園裡看見楊國賜老師耳旁垂著一條白線，以耳機收聽英語廣播，無一日間斷，老師有今日的成就，絕非偶然，這也都是我們的榜樣。

暑假期間，大多數同學都參加貧戶調查的工作，深入山區和鄉間，陸光老師對貧戶的關懷和愛心，真令我們感動；聽了貧家凄苦的遭遇，我們只有忍著滿眶欲滴的淚水，不顧炎熱和蚊蟲，毅然跟著村里幹事翻山越嶺，查訪每一戶需要政府照顧的貧家。晚間大家圍坐燈下桌裏，統計和討論，常到半夜才能躺下休息，但是沒有人叫苦，沒有囑累，這就是「民胞物與」的情懷吧！

住宿舍的那段日子更是畢生難以忘懷。李紅是室友，全寢室九個女生，整天吵鬧個沒完，晚上尤其精彩；家教回來就「蓋」起來了，直等到宿舍快關門才衝到亂果街吃一碗「牛肉麵不要牛肉」的食物，再飛奔到街底買一塊葱油餅趕回宿舍；遠遠聽到舍監「關門了——」的聲浪，更嚇得使出全套本領向前衝刺，速度之快每級自己昨日的紀錄。

甚至下大雨的日子，也先是猶豫，後來總熬不過室友在你身邊煽動，「牛肉湯麵哪！」，「好香哪！油餅！」全寢決定出發時，又是時間無多，把褲袍一繫，套件雨衣，兩腳往套鞋裡一踩，成羣的飛奔出去；在麵攤上直叫：「老闆！快！九個小碗細麵，大辣！」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系六級畢業留念



後來社工研究社在社長李紅的領導下，發起「清掃隊」，每天清晨義務清掃整條龍泉街，這條僻靜的「師大腸」竟也清潔溜溜了，我們爲擁護此一運動，全室參加清掃大隊；牛肉麵攤的老闆也成了忘年的好朋友；漸漸他們良心發現，不但每日自行整理環境，還常在我們的湯麵裡丟下一、兩片鮮嫩可口的牛肉呢！

校慶前教官規定寢室大掃除，每一個寢室都陸續動起來了，只有我們「一三」穩如泰山，大家決議檢查前一天家教收工後開動，並從系辦公室借了一台音響很棒的老唱機，找幾張進行曲的唱片。快節奏的音樂加速了每個人的動作，但畢竟太靜了點兒，還是忙到半夜十二點多才做完清潔工作。「好！」一呼百諾。因宿舍和龍泉中心之間不只是路，還有鉄絲網，大家換了體育褲，球鞋，由經驗豐富、身手矯健的陳同學指揮，我們都挨個兒爬上高牆，跨過鉄絲網，再翻到牆外；只有室長騎在牆上，全身抖做一團，我們小聲勸導：「喂！別怕！下來嘛！右腳向前再伸一點就搞到了，快嘛！教官室就在旁邊，不是好玩的啦！」沒想到她老姊竟說：「不行！我不來！妳們去把教官找來，只要她把我弄下去，隨她記過、開除都行。」我們又氣又好笑，勸了許久，還是由經驗老道的同學上去，才把這「騎牆派」的大美人給搶救下來，順利到南昌街吃宵夜。

點點滴滴都是美麗的回忆，沒想到一旦用了奢侈品就省不下來了。不！還是就此打住，不然浪費篇幅就更奢侈了！

斷線的風箏

六二級 康春枝

靠著緣份，六十位來自天南地北的各方人士聚集一堂成為社教系六二級的同學，有師範生、僑生和剛自高中畢業的小毛頭，經過四年有笑有淚的日子，揮一揮手，大家各奔前程，又像斷線的風箏般飄向各處。

六年來，回到僑地的同學，曾回台的包括張歡華、高美霜、潘雄偉、陳禮智、施明輝和楊桂蓮。歡華六三年回國結婚，婚後一直當少奶奶，每年大都會帶女兒回來度假。美霜只回來一次，但每年的賀年卡不曾斷過。老潘在金門、花蓮當警務後回去香港，前年結婚已育有一子，聽說最近開始進修，精神可佩。陳禮智到英國轉了一圈，為「情」回來，返港後好似有了圓滿結局。「阿寶」到法國二年又回到台灣國中實習，根據可靠的消息，他已在那兒結婚生根了。楊桂蓮最近才帶著先生及兩個壯丁回國觀光，她大概是同學中跑得最遠的一個，跟著先生到過非洲，住過新加坡、馬尼拉等地。

出國赴美的同學有宋明勝、盧又華、胡肇植及陸桂珍，阿宋的先生已拿到博士學位，去留未定。胡及又華都在無音訊，桂珍是赴美為新娘，走後也了無消息。去美國最早的要屬溫靜儀，一畢業就去唸書，大概早就拿

到學位在香港做事了吧！

散居全省各地的同學，真正能碰面的機會很少，想舉辦同學會又缺乏「主力」人物來推動，是故從六三年舉辦第一次同學會後一直沒再辦過，相信大家都會覺得遺憾，希望藉著系刊的力量，使大家能再聚會一次。

幾年來的變化不可說不大，大多數的同學都已結婚，也都有一到兩個寶寶，除了簡老師、林老師的小孩外，畢業後結婚的小孩最大的當推蘇淑鶯的，大概已滿五歲，目前最小的是王錫璋的，預產期在七月呢！「官位」最大的數林老師，已是縣教育局的「課長」，不出數年大概就是本班第一位「校長」了。阿卜不務正業的在「國泰」作得有聲有色，不久後即將升為「轎車」階級。在國中服務的同學當主任、組長者不可勝數，這也是同學六年來的成就！

本人也「不務正業」的和陳桂芬、陳佩廷、呂燕燕同在母校圖書服務，若同學到台北來或路過師大，請千萬記得到當裏來，雖無美酒佳餚，但有開水一杯和無比的誠意，相信你也喜歡回母校和老同學見面、聊聊天吧！

拉回斷線的風箏



銓潤馬 級三六

民國六十六年暑假，我曾回台灣住了十多天。在我的親友眼中，我是「去」台灣玩玩，在我心裡，我是以逃兵身份「回」營地裡找尋自己當年留下的腳印。

當時，抱著很大的希望，以為可以找回很多自己一直珍惜而失落了的東西。後來發覺逃兵總是逃兵，一切一切都有了一份無奈的疏遠感。尤其感到難過的是，自己也曾屬於過台灣新聞圈的一份子，事隔三年，在班上同學的聚會中，大家所談的事物人物，我都感到陌生，連半句話也搭不上。聚會過後，面對西門町的燈火，不禁埋怨起來，假如當初自己不顧一切，堅決要留在台灣當記者，那就……

我帶著這份納悶到處跑，拜候師長，回師大，進圖書館，進系辦公室，去男生宿舍，回報社。哈哈寒暄也好，把杯敘舊也好，每當揮手道別，總不能把這份納悶揮去，只好帶著它離開台北。

兩年來，每當這份納悶湧上心頭，總在想：在無數為了現實生活而要離開台灣、回僑居地的系友中，有這份納悶的大概不僅我一個吧！

在這些日子裡，台灣面臨過無數次政治浪潮，每當有浪潮湧現，激動之餘，好想付出一點甚麼，好想振臂高呼；只是，還沒有找到付出的途徑，還不知道該向誰高呼，浪潮又過去了，剩下的還是那份納悶。

畢業才不到半年，千不願萬不願，還是要回到老家來。當初離開台灣的時候，確確實實拉着一條錢。只要有錢在，必要時把錢一攬，還不是隨時可以回去！飄遠一點也沒多大關係吧！

誰料得到錢會斷的？

知道「社教系友會」要成立，我彷彿看到很多既是師長，又是系友的籌辦人，都忙著在補錢、補錢，全心全意的要補許多斷了線的風箏拉回去。

在漫長歲月裡，從師大社教系的草坪上放出去的風箏，雖說數不勝數；尤其是那些遠飄海外的，在生活的浪濤中的有很多都被卡住了，也許暫時動彈不得。不過，假如這次我們挑的錢夠夠夠長，經得起那風風雨雨，任它天涯海角，總有一天都會飄回社教系那片草坪上的。

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六四級 溫智雄

「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四年，像春的脚步，走得那麼輕巧，去得那麼無息。

還記得那年九月，我們這羣留著高中髮型的六四級新生，在數學大樓二一教室裏，認識了即將一起生活四年的伙伴。其中有「不平凡的」樊



麗花、被許多男生稱為天人的李懷慈、女中丈夫的「賀大炮」、一身戰地氣息的盧志輝、當開失戀的「老鼠」……等，個個純樸踏實。只是十二個男生、四十六個女生，太不成比例了。

上課時一個男生的前後左右，經常都是女生包圍著，大大影響了這位男生的上課情緒。（至少我是相當惴惴不安的），別人都以為聽福不淺，我們男生卻叫苦連天。譬如第一次舉辦內湖郊遊烤肉，康樂股長林致華籌劃妥善，豬肉、牛肉、木炭、鉄架、麵包、可樂……，扛得男生四肢發酸。前面的女生面不紅、氣不喘的到達目的地，後面的男生卻在「拖死狗」，脫節且迷路了一個多小時後才「達成使命」。

一年級沒有分組，全一起上課；班長盧志輝又經驗老到、領導有方，那一年是最團結、也最令人難忘的一年。籃球、排球、演說、辯論、文物的、武的、在系裏都是無往而不利。加上「老鼠」、「阿福」等「甘草人物」，把我們那一年催化得好歡樂、好充實。二年級時由「小葉」，三年級時由「老威」當「帶班人」，他們都立下了不朽的汗馬功勞。四年級時由我當班頭，表現平平，不過畢業旅行似乎玩得還蠻愉快的。尤其最後一個晚上，下榻在日月潭的教師會館，吃過晚飯，我們五男五女，偷偷解開

人家綁在碼頭的小舟，撒向波光瀲灩的潭中。後來不幸被發覺了，我們索性划得更遠，跳到一艘大遊艇上，又唱又跳，直鬧到凌晨一點多才回來。在回教師會館的路上，我們手牽手，排成一列，昂首闊步，高唱「莫忘今宵」。

四年中給我們最多的是系裏的師長，閉起眼，一張張慈祥和蔼的臉又在腦海裏跳躍。博學負責的王主任（現任中央圖書館館長）、西裝口袋裝滿靈茄的戚老師（長誠）、最具學者風範的王老師（洪鈞）、說話叫人聽不懂的鄭老師（明東、不久前已過世）、愛抽三五牌香煙的沈老師（宗琳）、仙風道骨而頗似川端康成的趙老師（友培）、會唱新疆民謠的歐陽老師（醇）、上課最叫座的名作家黃老師（肇圻）、謙虛認真的李老師（建興，現為本系系主任）……。

離開母系，轉眼即將四年，班上同學真是勞燕分飛，台灣各地、香港、韓國、美國、英國、印尼、馬來西亞，到處有傑出的消息。想聚在一起「共話巴山夜雨」，大概難之又難了。願我們「天涯若比鄰」，每年聖誕節別忘了互寄賀卡，聊表問候之意。更願我們埋頭苦幹，以前我們以社教系為榮，今後社教系將以我們為榮。

難忘的是

約二個月前，在屏東子琪百貨公司遇到王振鵬師，遠看這位溫儒典雅長者，令我想起六十年十月第一次踏入系辦公室的情形。

當時的王主任問說：「為何考社教系？」我毫不考慮地回答：「希望以後能從事有益社會公益的新聞工作。」畢業三年了，見同窗好友能在新聞沙場馳騁，好不羨慕！

求學過程中，我最難忘的是黃肇珩及楊月孫師。

幾乎每一位新聞組學生都會被黃師認真、精神懨懨，她做事一絲不苟，編過「社會教育」的同學都親身體驗被過的窘況；有時，一條導言改了四、五次還不满意，為了一行標題，印刷廠跑了好幾次，好不容易刊物印出後，還得檢討改進。在黃師眼中，似乎沒有完美的成品。

黃師的文風自成一格，每次上新聞文學討論其文章，不管你喜歡或不喜歡她作品的風格，總是佩服其文章佈局的精巧。

她給人的印象，一直生氣蓬勃、笑聲頻率之高不亞男生。更驚訝的是，看不出她對新聞工作氣餒微兆，大概是樂觀天性及對新聞工作的熱愛影響吧！

有件事令我印象深刻，學生初次執筆，以為握有正義朱毫，於是大張撻伐，攻擊學校一些不合理措施，當然免不了帶些情緒語言。結果非但於

六五級 林於國

事無補，甚至破壞原有和諧氣氛。黃師以為，該用建議方式，提出建設性意見，如此方能為學校接受。我想，這不僅是報導原則，同時亦是為人處世的原則。

談到楊月孫師，眼前自然浮現一位捲髮，叨著玉山牌香煙，細長身材配上娃娃臉，永不會讓人覺得他已過不惑之年。

楊師擔任新聞英語課程，從上課到下課，流利的京片子英語，滔滔不絕，我們被過幾乎喘不過氣。尤其是他要求每天得聽、廣調類英文新聞，上課時就來個自由交談，這樣一來，每個人皆偷懶不得，乖乖地守在錄音機旁，一邊聽著China Post，一邊翻字典，否則上課時，真的沒處躲。

這件事，我個人受益非淺。剛入空軍時，恰逢英文教官考試，筆試、聽力勉強過關，輪到口試時，被要求唸一篇有關中東報導，當頭第一個字就是Pentat Begin，我唸對了（Begin人名重音第一音節，而非平常之第二音節），結果是我現在於屏東機場擔任英文教官職務。

這是一個寶貴經驗——為人師者，必須嚴格要求學生。

大一英文曾有篇文章，談假如我是大一學生，我覺得該文沒抓到癢處。身為新聞組學生，必須要很用功，多接觸新知，同時學習黃師，建立自己的風格，因若無風格（Style），其它專業要求也就無意義了。

也是感言

王素真 級六六

畢業離校近兩年，來到社會也有些微的「臨場經驗」，對在校所學的，也加深了一層體會與認識印證。平日工作繁忙，但偶爾閒暇冥想，或是夜深人靜午夜夢迴之際，總忘不了師大四年的點點滴滴——系裡師長授課的神采、同學相處的林林總總、母校的溫馨、自我的成長……這黃金般的歲月是那麼地令人懷念，雖已事過境遷，但學弟妹們仍不斷地湧進母校受業，出來社會服務，一批又一批，永不斷斷，似乎一切都未曾變遷，只有我們一年的趨於成熟，與大學歲月也越隔越遠，就趁此記憶猶新時，暫且記下一點小感言吧！

由於學的是社會教育，多少總希望能社會教育的園地裡盡些心力，盡些責任；不管是到了國中、進了機構、圖書館，我相信每位系友都能用心的肩負起社教的責任、把所學所知加以應用，這是系友內師長教誨的成功，才能使我們有這一敬業精神。但當我們慶幸彼此的負責敬業之時，却也發現我們往往有「書到用時方恨少」、「理論不足經驗缺乏」、「系友之間疏於連繫」……等等的缺憾。

社會教育的範疇是那麼的廣，四年，我們所學又能有多少？往往惟有畢業了，才能體會到學習的可貴，因此，我們惟有不斷的吸取新知，充實自己，多加進修，不使自己停滯落伍。由於這原故，我們要特別寄語在校學弟妹們：「多參與」、「多學習」，千萬珍惜寶貴的時光。同時，我們也盼望系內能為系友們提供更多吸取新知的機會，如果辦系列的學術講座、有關座談會等，使系友有機會回校充實自己，或者利用現有的「社會教育」雙月刊，多介紹有價值的新知給系友們，相信所有系友必都歡迎能有這些機會，使自已與母系聯繫更緊密。

今年是母系二十四週年的「大日子」，我們畢業未久，人微言輕，閱歷不足毫無「成就」可言，看到早期學長的成就，雖與有榮焉，但心中更深深期許自己，日後當更努力，為母校、為社會盡更多責任，才不枉費社教系的訓練與栽培！也願我所有系友們能一本年輕時的熱忱、熱心與衝勁，再接再厲，奮勇向前，做個社會教育的「尖兵」才好！

憶

六七級 黃明月

爲了這次的「紀念特刊」，再度拿起這支將近休息了一年的禿筆時，竟感到如此的艱難。一則，思緒紛雜不知從何下筆；一則，千萬文字竟不知如何組合運用，實在是煎熬。

記得大二時，上新聞寫作的黃肇珩老師曾一再強調，「犀利的筆鋒是從新聞工作的基本條件」，黃老師說這句話時，那股神聖、嚴肅的神情及含蘊著真摯、懇切的語氣，在我腦海裏，留下一個非常深刻的印象。也因此去年畢業前夕，在面臨著記者、教師這兩條路子的選擇時，我猶豫、彷徨了許久，最後權衡了自己無法和文字作「長期的抗戰」時，我只有背負著「專負師長教誨之恩」的愧疚心情，投入了教育的行列。於是一管禿筆也冰凍了一年。如今，不忝拙劣的文章，琢磨三天三夜，希望能表達一點對師長懷念、感激之情。

從大二的報業經營、大三的法學概論、憲法一直到大四的經濟學、經濟問題，戚老師和我們的關係最爲久遠、密切，也因此和同學的感情最爲深厚。戚老師是一位慈祥的長者，一支雪茄在口，只〇〇七在手，配上一套華挺的西裝，該是「七百萬」最好的寫照。

雪加如影隨身的伴著戚老師數十年，記得當時同學都以「香味」來判斷老師是否來臨。在我們唸大三時，戚老師生了一場病，同學們去探望老師時，發現老師的手中還是不忘拿著雪茄，因此同學私底下，給老師封個雅號「雪茄大師」。

戚老師上課，一向主張啓發式的教育，然而同學們最害怕的就是這種要花腦筋的課，因此一個個躲在牆角隱蔽的座位。而老師也精明，偏偏要找那些頭腦縮縮的人發問，較頑皮的同學就會回答道：「老師，我已被雪茄燻得昏睡了！」叫老師真是啼笑皆非。

「沈爸爸」儘管瘦削，却是聲如洪鐘。雖然和同學只有數月的相處，

然而他那具有震攝力的笑聲，消除了與同學間的陌生感。實在叫人無法想像的出，他就是那位經常以嚴正面孔出現在螢光幕前的監察委員沈宗琳。沈爸爸教學，以深入淺出的理論、幽默的言詞，談論時事。有時一語投機，就和同學天南地北的聊起來，使我們獲得不少的「額外」常識。大二的「新聞採訪學」，大概是同學們最感痛苦，但也記憶最深刻的課程。因爲擔任課程的于老師，臉上永遠蒙著一層寒霜，和沈爸爸成強烈的對比，不過，那一年在于老師的「逼迫下」，同學們的寫作能力著實進步了不少。

于老師上課就四平八穩的坐鎮前方，拿著他的著作，分點式的講解。那十幾二十點，常叫同學們考試時背得「不亦樂乎」！

一整年，于衡老師僅「微笑」一次，那一笑，真是既珍又美，相信同學都難忘懷的。事情是這樣的——有一次，老師點名，點到張麗原同學時，由於名冊上印刷錯誤，將「原」印成「厚」，因此老師特別問一下張同學說：「你的『原』是不是『原始人』的『原』呀？」叫張同學啼笑皆非無言以對，于老師這才頓悟的笑了。

「老楊」是同學們對楊月孫老師親暱的稱呼。早在大二時，同時對這位在學長們口傳中的「傳奇性人物」仰慕不已，果然大三時，楊老師翩然地從美國返台，擔任我們新聞文學課程，同學們也欣見了老師的廬山真面目。

楊老師學識豐富，加上良好的口才，上起課來，的確生動有趣。楊老師自稱細胞裏有「叛逆」的因子，使他在處於東西兩種文化之間，難免產生了矛盾、衝突。難怪同學們常說：「楊老師有時思想新潮得很，有時却又像個老古板！」然而不可否認的，同學在這一當中，思想上受老師的影響非常大，同時寫作上的內容也開拓了許多。

楊老師對我們像姊妹般的愛護，又像老朋友似無所不談，大家都慶幸有這麼一位老師，可惜楊老師在台灣，一年又飛往美國了。

此外像教大眾傳播的王洪鈞老師，大四的導師馬職仲老師，都是教學認真同時關愛學生的好老師，在他們的春風化雨下，同學們得以成長、茁壯。如今我也是一位教師，每當我站在講台時，師長們的風範，不禁浮現腦海，於是告訴我：「要教一位令學生敬重、懷念的好老師！」



社會教育學系大事記

本校奉教育部令核准於民國四十四學年度增設社會教育學系。
學校聘劉季洪先生為社會教育學系主任，未到職，由四院長楊林兼代系主任。聘施金池先生為本系助教。
本系參加大學聯合招生，錄取一年級新生三十六人。
社教月刊創刊號出版。
本系請台灣省教育會游會長彌堅講演。
本校聘孫邦正先生為本系主任。
社會教育學會正式成立。
孫邦正先生應教育學會邀請，在師大會議室演講，講題：「從菲律賓的偏教談到華僑教育的重要性」。
新聞天地發行人卜少夫應社教學會之邀來校演講，講題：「對當前東南亞現勢之剖析」。
新聞組與華僑新聞專修科合辦「師大青年」出版，校運會聘請新聞組同學擔任「校運通訊」記者。
本系增開「盲啞教育概論」一科，以培植盲啞教育之師資。

新聞組敦請曾一民先生來校演講。
新聞組敦請行政院新聞局長沈琦演講。
新聞組敦請國防部發言人柳鶴園將軍演講。
新聞組成立新聞學會。
日本名新聞學者小野秀雄先生，於三月二十五日下午二時來校與本系新聞組學生，舉行座談，並於座談後參觀本校各種設施。
本系第一屆結業生參加本校結業典禮。
王藍先生講「文學與愛情」。
王振鵠老師講「美國圖書館事業發展現況」。
社教通訊創刊號出版。
王振鵠教授接任本校圖書館館長。
吳主愚博士講「社會學的治學方法」。
新聞組主辦社會新聞專題研究座談會。
美密歇根大學贈送兩名獎學金名額，每名每年美金三千四百元，給予本系圖書館組績優同學以兩年深造的機會。
吳燦那參加五十年大專青年組三民主義論文比賽得第一名。
社三於樂羣堂召開「少年犯罪問題」演講討論會。
社一陳雪珍參加全省民族舞蹈比賽獲個人冠軍。
張任飛先生講「怎樣改善新聞寫作」。
錢劍秋女士講「婦女教育的新趨勢」。
楊國賜獲國語演講比賽第四名（以「重溫辛亥革命教育的一課」為題，於十月九日假樂羣堂。）
新聞學會邀請聯副主編林海音演講「文學、副刊、新聞」。
社二張世祿獲五十一年度中上學校學生文藝創作比賽、散文類大專組第一名。
社二張世祿獲五十二年度三民主義論文比賽獲大專青共在學組第三名。
本系李建興、張推葉、吳凱勳分獲中國安全協進會舉辦之論文比賽的一、二、五名。
社二陳淑英參加女青年會主辦演講比賽獲得冠軍。

本系系友李建興、王澤炳、詹緯樑、謝金菊、張樹三高考及格。

本系社事組創辦「社事通訊」月刊。

本系新聞組同學聯誼會成立，四八組

社事研究社 總理 聖寅 壽「從社會學觀點看帝國問題」。

本系增開「學生輔導」新課程。

本系新開「廣播與電視」由張思恆教授任教。

本報收發原見總發有官官上上實山恩務務去員十之勞

復興運動委員會菲律賓賓分會主辦菲華研習會訓育班教授。

社三張雲騰獲中國社會安全協進會舉辦的第三屆「社會安全」

五月曾獲中央日報論文競賽亞軍，近日又社

本系受開泰本系青寒學生，設置「充蓄力學資金」。

本系更改英文名稱為，Adult Education Department 原為 Social Education

Department:

四、紅樓閣總系左支學珠當選五十八年庚子大僑出女青年。

○

簡顯信代表我國大專學生組參加本年度日本舉辦中日文化交流書法展覽評列「金

實」獎。

法事且曰八級系友率大鐘慶土千共博士學立

楊紹泳參加本年度大專學生象棋比賽評獲團體冠軍外，並獲個人組第一名。

胡國燦參加華僑救國聯合總會大專僑生國語演講比賽評列第四名。

五三級友言清波從事外交，赴日任大使館三等秘書

本系李寶和教授甲等考試教育行政人員金榜題名。

陳塘代表本校參加台灣省第六屆國語文競賽評列大學組作文第一名，參加社會安全論文比賽評列亞軍。

陳埔等三十七名參加校際學藝競賽，表現優異。

陳君愈去師文學，拜展身圖國，不防遠方五月走美，歸，方去師於任中，并通詔林國。

戴支璜參加五十九年度社會安全論文比賽評列大專組第一名。

胡國燦參加全國僑生國語演講比賽評列大專組第一名

楊紹泳代表本校參加全國大專學生象棋比賽評列團體亞軍。

本系功教易國易於七月下力止英園倫敦大學教育研究所深達。

于衡教授所著「聯合報二十年」問世。

郭為藩老師獲得倫敦大學獎學金於九月底前往英國，在倫敦大學教育研究所研究

物死免重之轉運乃利。在走勢之前，幸未向於外至美國參加賽會。

名記者毛樹清教授贈送本校圖書館及本系兩套圖書（艾森豪政府與國會，甘迺迪

、磨森時代）。

蘇精通通圖書館人員普通考試。

三、鍾理和先生為中華民國建國六十周年紀念慶賀撰寫「六十年來的中國教育」一書，

共四十餘萬字，已於二月出版。

伍建新接受優秀青年表揚。

郭道藩、林清江老師分別在四月份出版新書「自我心理學」及「英國教育」。

行政一年。

六〇級系友羅萬倫參加我國駐泰大使館舉辦的「青年節徵文比賽」榮獲第一名，

並得到一張曼谷台北的往返飛機票。

本會前會事業總奉准改名為社會工作會。

楊紹祿參加全國第七屆大專象棋比賽冠軍。
黃家榮參加第一屆僑生論文賽獲第一名。
本系郭為藩老師出任教育部常務次長。
本校圖書館王振鶴館長兼社教系主任。
伍建新任暑期農村服務隊隊長，赴高雄縣六龜鄉服務。
本系林清江老師出長高教司。
五六級圖書組系友鄭恆雄出版「雜誌指南」。
已收經濟日報編輯鄭家鳳，將其生前遺款新台幣一萬三千五百元贈本系新聞組為獎學金。
黃榮珩老師出版新書「人類」。
五九級曹瀾官系友當選馬祖地區國大代表。
郭繼隆教授出版「社會問題」一書。
本系出版社教系刊創刊號及社教系通訊錄。
本系設系圖書館，陳書萬餘冊，並設閱覽室、討論室及閉路電視。
林清江老師著「教育社會學」出版。
四八級新聞組系友楊月孫翻譯名著「冷血」出版。
高孝孜榜，本系同學李文清、林麗娜、陳海泓、郭碧霞獲圖書館人員及格。陳育俊獲人事行政人員及格。
社教系教授新著陸續問世。
孫邦正——「普通教學法」、「中國學制問題」、「各國空中教育制度」。
靳久誠——「視聽教育」。
林清江——「小學與家庭」。
李建興——「社會教育與社區發展」、「中華民國發展訓練中心」。
社教學會及社教聯盟會聯合邀請彭歌先生蒞校演講「讀書與進修」。
社四伍建新、社三沈燕誠當選為全國示範小組長及優秀基層幹事，接受中央表揚。

社教學會理事長盧志輝代表本系贈送玩具、嘉惠育幼院的兒童。
林東泰、葉宣撰新聞行政高考及格。

五〇級系友羅歐洲任台北市國民就業輔導處副處長。
伍建新榮獲青年獎章。
王洪鈞老師著「大眾傳播」出版。
林美和老師領導學生調查中小學圖書館。
本系舉辦全國大專社工杯籃球邀請比賽。
四八級系友韓大鍵任新聞局電檢處專員檢査電視影片，並在政大東方語文系土耳其組授課。
歐陽聯老師出任中國時報副社長。
邀請項迪光教授蒞臨演講。
邀請周寧森博士蒞臨演講。
本系增開「社會科學概論」、「公共圖書館」。
社四新聞組同學赴立法院旁聽，並與蔣經國院長合影留念，得到蔣院長祝福。
沈燕誠膺選六十四年大專優秀青年。
邀請中央圖書館館長諸家駿教授演講。
本系獲亞洲協會資助，與美國中國圖書館員協會合作出版「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

楊國賜老師著「比較教育方法論」出版。
歐陽聯教授著「實用新聞採訪學」出版。
社教系加開「國文教材教法」。
四八級楊月孫系友由美返國，執教於本系。
五一級系友林清江任教育部常務次長。
四培林教授因病逝世。
李建興老師榮獲本校與威斯康辛大學學術合作計劃交換學生，赴美深造。
本系林美和老師獲國科會獎助金，往美國進修。
楊國賜老師任圖書館理學院分館主任。
新研社邀請李正中講演「當前國際局勢與我國應變之道」。
王洪鈞教授所著「大眾傳播與現代社會」出版。
新研社邀請馬駿仲先生講演「我國大眾傳播事業與發展趨勢」。

68 68 68 68 68
5 4 3 3 3
23 22 20

本系林美和老師完成「師大學生利用圖書館之態度研究」調查報告。
邀請社會事業、新聞機構及圖書館服務之系友代表參加座談。
舉行新聞組系友座談會。
本系鄭明東老師病逝。
本系吳瑠瑞老師赴美國南加州大學圖書館研究所進修。
註：本大事記資料摘自「師大校刊」、「師大青年」、「社會教育」、「社教系刊」等刊物上之記載，掛漏舛誤之處，勢所難免，敬請各位師長、系友繼續提供新資料，逕寄本系辦公室，以備來年續編時增列。

四八級同學通訊錄

組別	姓名	性別	籍貫	通 訊 處	電 話
社 工	文逸昇	男	貴州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五三巷一六弄一〇號之一（三樓）	宅：七六七—三八三〇
社 工	王文昀	男	台灣	台北市南京東路五段五九巷二八弄七號之二	宅：七六五—六九三九
社 工	宋瑞瓊	女	廣東	台灣省公路局中和汽車員工訓練中心	公：九六一—六一一五轉總務課
社 工	李淑信	女	屏東	新竹市南大路二八五號	三一〇三八〇—一〇
社 工	利英麟	男	廣東	香港九龍太平道四號正本大廈一五樓D座	三一〇三六二—九五
社 工	何謂熾	男	廣東	香港九龍亞答街三六—三八號八樓A座	公：三一二—二九七〇
社 工	林吳開洲	男	宜台	台北市景福街二五〇號二樓之二	宅：九三一—二九〇五
社 工	林漢洲	男	台台	台北市通化街二七一巷六號	宅：七〇二—二八〇五
社 工	林梅枝	女	新台	新竹市南市里勝利路公館巷三號之一	三一八六七—五二二
社 工	吳湘帆	男	江蘇	香港九龍蘇屋村百合樓七二三號	公：三一—二三四〇
社 工	周富美	女	台北市	台北市松江路二五巷一之三號	宅：五六—一〇九二六

圖 館	劉紹英	女	Mrs. Sung Chang-lean 1 Berlin 46 Blankenhainer Str. 18A West Germany
圖 館	黃文宏	男	Mr. George U Huang 1081 Corin Keel Court Chico Ca. 95926 U. S. A.
			公：九一六八九五一四九 宅：九一六八四二一八九一

已故同學家屬通訊處

組別	姓名	性別	家 屬 通 訊 地 址	備 註
社 工	尚鴻勳	男	香港九龍城衙前道四六號三樓	
新 聞	容志遠	男	香港九龍水沙通州街三三八號容太太	
圖 館	葉淑雯	女	香港九龍窩打老道山仁華園一樓B廠流芳先生	

編後

記得是民國六十七年十二月十六日，一個非常難忘的夜晚上，中美斷交，美國派副國務卿克里希多福來台北，引起民衆在機場激烈的反美情緒。在克里希多福坐的車機到達松山軍用機場前，我趕到紡織大樓八樓，參加了社工組系友爲籌募謝微字老師獎學金舉行的會議，陳重華是主席，他還寫了落（他因事沒有到），胡歐蘭和我，代表四八級的圖書館組和新聞組參加，順便談談一些事。

在會中，陳重華再度轉達了國內外同學的心聲：六十八年，是我們第一屆同學畢業二十年，希望來一次聚會。系主任，也是我們的系友李建興表示，社教系成立二十四年，已有二十屆畢業系友，但是，一直沒有系友會，希望在第一屆畢業系友聚會的同時，成立系友會。

有了兩個這麼大又這麼好的主題，人人贊成，緊接著推選代表，看手籌備。四八級是「老大」，又是他（她）們的「大日子」，推派代表五人：郭爲藩、陳重華、胡歐蘭、何謂職、黃肇珩。四九級是「接棒人」，代表三人：張樹三、張東哲、陳培基。其他各級每級一位（包括在校同學，由在場的社工組同學代爲推選，依序是：羅歐洲、林清江、何明宗、丁蘭湘、楊國賜、李建興、張錦郎、李錦元、宋建成、顏文門、林勝義、陳瑞、劉傑、薛吉雄、陳雪雲、劉貞孜、呂美媚、徐秀蘭、黃月月、游耀州、張漢遠、林美華、李慶元。

這個餐會很豐盛，很有氣氛，也很融洽，一項項工作推展得非常順利，最後決定要出一本紀念刊物。新聞組的人似乎命裏註定是幹這一行的，於是衆目對着我。二十年了，我仍然沒有學會如何去說：「不」。我答應負責做初步的估價工作，匆匆趕往機場採訪。當時總沒想到編這本紀念刊物，比克里希多福的新聞還難處理。

定名「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系友會籌備會」的第一次會議，於六十八年一月十四日下午三時在紡織大樓八樓舉行，大家公推郭爲藩主席，這是衆望所歸，事先大家也默認我們的系友會由他主持，並預擬名單，沒想到他婉拒了，原因是他身爲師大校長，不方便擔任社教系系友會籌備會的主任委員，他誠摯和委婉的說詞，得到了大家的諒解。目標一轉移，一場「推辭戰」展開了。

陳重華永遠反應最快，也最聰明，在場的委員，社工組的「勢力」最大，新聞組「人單勢孤」，我從幕後被推到台前，扮演起對我來說是「份相當有壓力——精神壓力的工作。大家同意把出版特別的事轉交給胡歐蘭。

這次會議並通過議案：

（一）上次大家推選的各級代表，爲籌備會的委員，並成立三組：

聯絡秘書組：林清江、陳 瑞、陳雪雲；出版研究組：胡歐蘭、張樹三、楊國賜；經費活動組：陳重華、羅歐洲、李建興。

（二）第一屆系友大會訂於六十八年八月間舉行，配合活動包括：1.舉行系友成立大會。2.出版紀念專集。3.安排海外系友參觀活動。

（三）由系友會各籌備委員，負責校訂各系友通訊資料，以便寄發系友資料卡，建立系檔案資料。

擬定系友會章程草案。

第二次籌備會，于二月二十五日下午三時，在中國飯店舉行，主要決定是有關紀念特刊的：

(一)紀念特刊預計印製壹千本，約十五萬字到廿萬字，力求精美。

(二)特刊內容初步決定分五部分：

(1)發刊詞

(2)社會教育系歷史：預計三萬字，由李建興系友負責提供有關資料，黃肇珩系友輔導在校社教系同學經由採訪補充資料並撰寫。

(3)師長的話：請歷任系主任及師長或撰文或題詞，預計二萬字。

(4)系友感言：預計三萬字。①四八級系友每人撰文一篇，約一千字。②其餘各屆每級一篇，由籌備委員會推介代表一名，負責撰稿。

(5)附錄：社教系大事記，預計一萬字，由胡歐蘭系友輔導圖書館組在校同學負責收集資料及編撰工作。

(六)特刊定於四月底截稿。

工作在緊鑼密鼓中展開，社教系辦公室成了籌備會中心，李建興主任和新聞組助教陳雪雲，成了我們工作擴展的主力。

第一封很有情感的徵求特刊文稿的信，于三月一日發出，然後就是漫長的等待和期盼。

胡歐蘭是非常非常負責的，她接過出版特刊工作後，立刻開始推動，因為時間實在太緊迫了。

在五月二十日舉行第三次籌備會議之前，我們面臨了幾個困境，第一個是我們的籌備會沒有基金，一毛錢都沒有，每次發信，信封紙要錢買，郵票更是一筆大開支，每位系友一封信，加上上海的航空郵資，開銷可觀，系辦公室代墊了這些錢。每次開會，都得由幾位負責同學掏腰包。

負責籌備經費的陳重華，一直勸我和胡歐蘭不要為錢擔心，但是我們這兩個女人，仍憂心忡忡，一天上午，我們約了陳重華在系辦公室開「三人小組」會，商談錢的問題，仔細分析後，發現原來表示要大力支持經費來源不可靠，印特刊初估需新台幣十萬元以上，我們不希望這本為紀念第一屆畢業同學的特刊印刷費用，向全系系友捐募。最後，我們三人決定，這筆印刷費用，由四八級同學樂捐，陳重華說，不足之數再辦法，同時，他先墊出新台幣二萬元，作為籌備會的各项雜費開支。他處理事情既快又爽，沒有他，我們的這台戲是唱不起來的。

錢的問題似乎解決了，然後是特刊稿件問題，最令人失望的，是四八級同學反應冷淡，預定四月底截稿，但是過入了五月中，才收到一篇。於是決定由我們三人分別向三組同學催稿。

五月二十日的第三次會議，在社教會議室舉行，李建興主任請大家吃茶點。會中通過了「三人小組」提出的有關經費籌募、催稿等決定事項。

為了籌劃、推展系友會成立大會及各項活動，決定成立三組，並推選負責系友：

議事組：負責擬訂大會議程，安排各項活動。由張樹三、羅歐洲負責。

接待組：負責接待海外及外縣市系友，並安排住宿和參觀活動。由李建興、陳重華負責。

事務組：負責大會會場佈置等工作，由丁蘭洲、林壽義、劉傑等負責。

這三組的系友，熱心負責，做事有條有理，八月四日那天的一連串活動——歡迎酒會、成立大會、聚餐、圓滿順利，他們的功勞最大。

五月二十六日，四八級在中國大酒店有一次非常隆重的午餐聚會，也是令人感動的聚會。我向同學們訴苦，並向大家要錢、索稿。大家開玩笑說：「這頓午餐真難下嚥！」「這客西餐太昂貴了！」說歸說，當每一位同學提筆在白紙上簽名為上捐款數目時，一點兒也不小氣，說真的，當時的五千、一萬、二萬，對我們這羣幾乎清一色的公教人員，（在場的，只有從嘉嘉趕來的阮志雄，是經營洋傘外銷的富商。）是一個月，至少是半個月的薪水。我們像小孩子般計算著逐漸昇高的捐款總數，超過十萬時，大家不禁鼓掌歡呼，竟忘了那裏不是我們的教室，難怪引來四周客人的瞻眼。

「三人小組」七上八下的心，落下了。這是一個好的開始，同學們二十年不變的情感，重建，信心，決定繼續向沒有來午餐的，以及海外的同學招募。

時序轉入六月，來稿仍然不多。我問夜車，培養情緒，代籌備會寫了一封自認為相當情感的信，說了許多請求的話、希望能打動人心的話、和我們四八級在社教系多麼有影響力的話。那個執筆的晚上，我只有一个意念，一個祈求：收到這封信的同學，能平心靜氣地看完它，然後提筆寫一段話，來充實「我們的二十年」。

記得在這封信裏會寫：

我們希望這段以「二十年」為燃點的新火，一組一組傳下去；每年，我們都可以看到一本不同面貌的「我們的二十年」；然後重生「我們的三十年」、「我們的四十年」、「我們的五十年」……

我們迫切需要每一位系友——您的支持和鼓勵，這次的兩項活動，如果缺乏了任何一個「您」，都很難達到圓滿成功的。

這封信長達三頁，並詳細說明活動的內容、時間，以及代海外同學安排的住宿，同時附了同條，信的最後，一再叮嚀、企盼：

到目前為止，最缺乏的是四八級系友的大作，也是主體，懇請老大哥、老大姐們，尤其是旅居海外的（無法電話催稿）兄弟姐妹們，請在收到這封信後，趕快開夜車，寫一篇一千多字的二十年感言；在校的、工作的，並附上簡歷和生活照片，如果能提供一些歷史照片，更歡迎。付待佳音，千萬別遲過六月底，不然就來不及了。

在這裏，我們很坦率地說出了我們的困難：「在時間、人力和經費上，都不允許我們再給您寫信了，懇請您儘快告訴我們您的決定，還有您的文章……」

說真的，如果沒有系辦公室、沒有我們的留校系友陳信雲，沒有在校同學的熱心幫忙，連給大家寄封信都成問題。試想，不必多，每人一封信，一次就需要寫一千多個信封，要花多少時間？摺信、封口、貼郵票，又是既煩又難的事。

不少系友抱怨沒有收到籌備會的任何通知，但是，我們也未見退回信件。于是，在長信的最後，我們請每一位同學，幫忙做個「傳訊人」，把這些事告訴他與她。

七月八日下午三時，我們又在中國大酒店舉行了第四次，也是最後一次籌備會議，主要的決定：

(一)確定特刊定名為「我們的二十年」，十六開本。封面請美術系黃同學負責設計，用彩色分色印刷；內容請在校同學周秀穎、蔡雲英編排。籌備會酌予稿酬。

(二)稿件不來的，只好作罷。

(三)成立大會程序中有關師長致辭，因限于時間，原則上只請孫邦正老師講話。

(四)海外回國系友，一律住新落成的綜合大樓，預訂六個房間。

籌備工作，在各組負責系友的分工合作下，推展得很順利，但是，「我們的二十年」却一折三折。

七月的台北，是夠熱的，責任心重的胡歐蘭，因為編社教系大事記，跑了許多路，訪問老師，徵求證、補充工作。一度又因催稿，她不知道打了多少電話，病倒了。

接著，我們發現大的，夠水準印刷廠，不肯承印「我們的二十年」，原因是時間太匆迫，沒有人事關係，看樣子是趕不出來了。我又找陳重華，問題立刻迎刃而解。他服務的輔導會，設有一家規模不小的印刷廠，他謙虛說他不懂這一行，要我們一起去，拜會廠長和見到有關的組長，談得相當具體，他們縱使感到困難，還是答應為我們趕工，顯示我們的陳重華關係之好。

其他各級稿件陸續到了，就欠「東風」，四八級的人個個鐵石心腸，去信不理，去電話，回答是一連串的「好」，事實上却真不好，難怪歐蘭要

「氣」病了。儘管等稿不到，收到的「指示」、「叮囑」、「建議」却不少，我了解，這都是出於同學們的關懷；有人說，有罵，遠比一概予以不理來得可愛多了。至少讓我們感覺有人在默默地關心「我們的二十年」。他們希望這本「書」一定要漂亮，要拿得出去，要好，花多少錢沒有關係。同學的期望，我們不能充耳不聞，而且，也真有道理，我們都畢業二十年了，不能再拿一本學生面貌的刊物，讓大家看了臉紅。於是，原請在校同學編出的「樣本」被擱置下來，再改弦更張。

我向胡歐蘭、陳重華求救，他們沒有責難，而且同意拿出一筆錢，請「專家」為我們設計主編，但是仍要我去找「專家」。

幾個在雜誌界被視為「藝術編輯」的好手，聽到時間不到一個月，內容又這麼複雜，稿件還參差不齊，都很客氣地提出一百個理由，表示抱歉。最後，我利用各種關係，總算「強迫」一位台北名雜誌的名編輯接下這本「書」。

我和歐蘭，去見了這位主編先生，把我們豐富的稿件——有題字，有書信，有七橫八豎、龍飛鳳舞的稿件，有花花綠綠、大大小小的照片，送給了他。

他很窮朋友，開夜車畫版樣，第二天，他送來「發排」的稿件，並附一封信（我還保存著），指示五點，要我把每張照片註明是那篇稿子要用的，而且一一覆印。彩色照片為了壓版省錢，我和歐蘭分別請我們的朋友，免費代為翻印，沖洗為黑白。信裏有幾句話令人印象深刻：「文章有的奇長無比，有的又奇短，只好統一用雙欄，也就是三十字高，否則多種字數，七上八下很不好看。」最後，他說：「這是我接手的最後的一件東西。」這不能怪他，一個局外人是很難了解「我們的二十年」的複雜性。

七月中旬的一個晚上，吳恩芳第一個回國，我和歐蘭到桃園中正機場接她，我們每個人手上還抱著初校稿，邊等邊校。

在機場回台北的高速公路上，和吳恩芳談起正在趕工的「我們的二十年」，她很冷靜地說了幾句話，把我們全點醒了。她說，這本特刊，最重要的，應該是我們這次重聚的歸頭，而不是二十年前的老東西，何必急著現在印出來。

總算有理由也有了藉口，我們都鬆懈下來，印刷廠也贊成，主編也不再生「氣」，皆大歡喜。我們把這個理由告訴大家，似乎沒有人反對。這一延緩，最大的好處，是陸續又「求」來了十多篇四八級同學的文章，並在二十年聚會的鏡頭中，為只給文章沒有照片的同學，做了補白。儘管我們追求完美，但仍免不了缺陷。

大概因為「主編」是我出面請的，印刷廠又去過了，「我們的二十年」編務，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悄悄地，很不幸地轉回我的懷裏，於是，拖呀拖個沒完，連我自己也搞得名不虛傳，最了解我的歐蘭，也起了疑心，重新估價我這個人，似乎軟硬對我都失去效用，怎麼說，怎麼問，「書」就是出不來。事實上，我表面一副不在乎，心裏真是沉重得「愧對」每一個人，甚至對「我們的二十年」這幾個字都發生過敏和恐懼感！

主編先生很忙，他寫稿、攝影、編雜誌，這是他的職業，又經常到鄉下採訪，我呢，一天忙裏忙外，連絡都成了問題。

經過很長的思考，毅然決定轉請另一位對編雜誌有經驗的先生，從頭開始。他和我在同一幢大樓辦公，連絡方便，催起來快，有問題也容易解決，於是，「我們的二十年」又開始動了，也上運行的軌道。

這樣幾經轉折，已是幾個月過去了。看完了第五次也是最後一次的最後一張校對稿，我輕輕舒了一口氣，但是，怎麼樣也驅不散內心的歉疚，尤其是幾位同學，代為受過、受責，更增添無限沉重的不安感。

當這本「我們的二十年」，送給大家面前時，我們已邁入了第二十二年。

展開扉頁以後，大家在字裏行間回味咀嚼了師情和友誼的永恆，從畫面上交相掠過二十年生活的吉光片羽，我們羣力出版這本紀念特刊的心願得償。如果再費上什麼致歉的話，似乎是多餘了。

黃肇珩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八級・國民六十八年八月編印

